

11
eleven
Cafe Bar

復興後ユグノアで料理店して
るカミユくんの話



復興後ユグノアで料理店してる
カミユくんの話

ひらこ



カバーイラスト・帯／ひらこ（くるぶし）

復興後ユグノアで
料理店して
る
カミュくんの話

ひらこ



アンペア

Menu



料理店するカミユくんとモブの話	9
料理店するカミユくんとモブと国王様の話	
料理店するカミユくんとモブと大商人の話	29
料理店するカミユくんとモブと国王様とホームシックの話	49

料理店するカミユくんとモブと誕生日の話	121
国王様とあるメイドの話	171
青髪の盗賊とある国王様の話	201
付録・あるユグノア史研究者の覚書の記録	302
奥付	300
付 おまけ	99

初めまして、こんにちは、ひらこ（くるぶし）と申します。この度はお手に取ってくださいり、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Webで読めるものを、本として手に取って頂けたこと、とてもとてももうれしいです。たくさん的人に読んで頂き、またたくさんの感想を頂けた話でした。シリーズものを完結したことの形にできたことは、今までにできなかつたことで、ひとえにこうして読んでくださってきた方々のおかげです。重ね重ね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ほんのすこしだけですが、おまけもありますので、また楽しんで頂けたら幸いです。主人公のふたり、そして勇者が仲間たちと救ったロトゼタシアと人々が、いつまでも健やかで幸せなことを願つて。

2020年／10月

Menu 1.

料理店、卡缪君、与某个路人

店长从我身后探过来看了看，注视着我的画，露出白牙笑道：「挺不错的啊」

「还差得远呢」我答道——大概只完成了六成左右吧。

「唉～」店长轻舒一声，抱起双臂，从我手边往前瞥去，说道：「辛苦啦」

「这边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正在晾干」我回应。

「这小子，又把它画得看起来真美味啊，谢了」

被这么直接、坦率地夸奖，我有些局促地挠头。店长与他最初给人的冷淡印象不同，总是毫不做作地认同并赞赏别人。

「美味？倒不如说，是因为店长的料理本身就……真的很好吃」我磕磕绊绊地答道，听上去像个不成器的口吃鬼，脸颊不自觉地发烫。

店长轻轻嗅了嗅鼻子，说：「干了就拿来给我，我要立刻挂上去」，说完便回到店里继续准备食材。

我也差不多该收拾回去了。把笔塞回桶里，收拾好摊开的纸和颜料。没干的颜料先放在木桶上，看今天的天气，十五分钟后应该就能干了。

我凝视着那一幅刚刚完成的画。意大利面裹着酱汁，热气腾腾地冒着，模样让人食欲大开。自己画得还算不错。店长也已经认可了。这是新菜品的宣传画，将挂在店里的墙上。

我在这家店工作已经一个月了。它藏在小巷深处，是间连招牌都没有的小餐馆。但客人却络绎不绝，午饭、晚饭时间几乎座无虚席。虽然店面不大，座位有限，但生意依然兴隆，全靠口口相传，还有那货真价实的美味。

虽说是餐馆，氛围一点也不拘束，反而很随意。菜品也是——当然不是味道淡薄、敷衍了事的那种，而是让人不必刻意，轻松就能吃得饱。价格实惠，量足又美味，这就是我心目中这家店的座右铭（真是太棒了）。

虽然没有什么高级感，但也不做作，让人能大口吃下去，味道令人安心。这里的菜不是这地方的传统料理，也很难说是哪国菜……更像家常菜，但又不是母亲做的味道，而是一种稍微清爽一点的风格，不让人沉浸在哀愁或感伤里的轻快感……说到这里，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。也许是店长的浪漫主义感染了我吧。

不过，这样的味道对我来说却十分救赎人心。在我眼中，那不是「母亲」或「家」的味道，也不是故乡的味道。如果在旅途中，遇到这样一家随意的店，吃到这样的料理，心里可能会莫名地变得暖和而充实。我想，不只是我一个人能从中获得安慰，一定有很多人也是如此，所以大家才会愿意常来光顾。夜晚这里还会提供酒（也是「没有什么高级感的那种」），姑且也算是一家小酒馆。

这家店开了大约两年，但几乎所有客人都是老主顾，因此大家几乎都互相认识。我能在这个国家安心落脚，也多亏了这家店。我想，不只是我，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吧。毕竟，这个国家是一个旅游和外出打工人口都很多的地方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曾经失去过「故乡」。

尤格诺亚，是近十年间发展迅速的新兴国家——不过，说它是「新兴」国家，好像又有些不太准确。

提到「尤格诺亚王国」，其实指的是两段历史。一个是旧・尤格诺亚王国，历史悠久，是洛特泽塔西亚数一数二的大国。然而在二十六年前，世界还笼罩在混乱的那个时期，这个国家被魔王毁灭了。另一个，就是现在的新・尤格诺亚王国。旧国的幸存者——同样身为王子的勇者——与伙伴们一起，恢复了世界和平；之后，他和曾经的国王、同时也是伙伴之一的先王罗，一起努力复兴了国家。

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——无论老少、贵贱——都纷纷前来支援，各国也给予热情援助。如今，这里是洛特泽塔西亚最年轻、最充满活力的国家。或许因为「勇者」的人脉，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和贸易也非常活跃。据说，该国尤其与狄尔卡达尔王国的关系紧密，两国结下了不容断绝的羁绊。

国中到处都能见到建设中的建筑与设施——换句话说，这里工作机会很多。「尤格诺亚」在恢复旧城风貌的同时，也吹来了自由的新风。无论走到哪里，空气都充满活力。古老与新颖在此融合，共同塑造出「新・尤格诺亚王国」。

——当然，这些大多是我听来的，除了勇者的故事以外（那可是众所周知的事情，谁听了都心跳加速！）。常来的客人们口口声声称赞尤格诺亚，我也就顺便记住了。不过，我自己也会不由得想，「啊，果然如此」。

我来到这个国家的第一感受，就是活力与新鲜感，同时又有一种宁静和柔和。原以为勇者建立的国家会充满严厉和强硬，但实际流淌的，却是平和的气息。虽然是这样的大国，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温暖。我心里想：「如果能在这里生活该多好啊」，不仅是因为这里是勇者建立的国家，是梦想中的大都市，更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，「这里真不错」，虽然难以用语言表达，只是模糊的感受。

店长似乎非常喜欢我讲的这些话。我曾两次向他讲了差不多一样的故事：我被录用进店的时候、还有某次关店后，店长喝醉了缠着我听。看他的样子，恐怕以后还会再缠我。他的眼睛闪亮，仿佛这故事是他自己的经历一般开心。他说：「喂，再讲给我听吧，说这国家一踏入就能感受到宁静而有力的气息」。——虽然我好像一句也没说过这种话。我把这归结为店长的浪漫主义。

说说店长吧。

他是这家店的店长，同时也是经营者、厨师，还负责采购；直到一个月前，还兼任服务员、收银、清洁和其他杂务。店刚开始忙碌，我才被雇来担任服务员兼杂务。因此，这家店目前只有店长和我两名员工。

店长，如果一句话形容，就是帅哥。不是那种「有男人味」的帅，而是更酷一些，总之非常好看。蓝色的头发微微翘起，海色的眼睛深邃明亮。他的五官精致到让人忍不住想，「要是我也能长成这种脸就好了。」身材略小，但肌肉结实，细长有力的手臂可以轻松搅拌大锅，单手搬动六个大盘子，甚至轻松摇晃超大的平底锅，动作熟练到让人情不自禁地发出「哇」的惊叹声。

初看他可能觉得冷漠、可怕，但一开口就会发现他很随和，「真是好人啊」这种感受会立刻浮现。他对待客人真是公平又周到。

此外——他有个在我眼中算是小毛病的习惯——他有时会把食物送给没有钱的客人。在看起来很穷的年轻人面前，悄悄放上一大份蔬菜肉意面。客人手里只有一些零钱，就像一份不起眼的土豆沙拉而已。我轻声拉他袖子提醒：「店长……」

他却说：「总不能看着他们饿肚子吧？不劳而获是可耻，但饿着肚子哪能作战呢？」

这些话虽然有点莫名其妙，但那人饿得眼睛闪亮、鼻子吸着，把意面吃得津津有味。店长微微皱眉笑着，把水和纸巾放在他面前。水也是免费的。他真的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说实话，我也是如此受到帮助的人之一，所以没资格对他指指点点。

这家店的利润，其实真的很少。

所以，因此，总之——「店长简直太帅了」。外表和内心都如此。这样的店长，女性们怎么可能放过呢？绝不可能。女顾客们，毫无疑问都是冲着店长来的。虽然也有人是为了料理而来，但她们投向店长的目光热烈得让人无法忽视。当我去帮她们点餐时，她们的脸上明显流露出失望的神色。

店长虽然人气极高，但他对女性的态度却是一贯冷静——「一点兴趣都没有」——这种坚守令人震惊。他能轻松避开任何热烈的追求，迅速回到厨房。他并非不擅长与女性相处——他和女顾客们交谈自然、微笑亲切（而且笑脸格外清爽，让人心动不已）。与女性说话时，他不会结巴或犹豫，而我自己每次开口，总是笨拙地「啊、那个、请问……您的点餐……」

惊人的是，这位极度自律的店长竟然佩戴着一枚戒指——不是在手指上，而是被细银链穿着挂在脖子上。那是颗镶嵌着

澄澈蓝色宝石的戒指，微微闪着光。那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时尚……也就是说，它明显高贵不凡，散发着非同寻常的气场。

我仔细盯着它看时，店长微微一笑，带着一丝调皮的神情，说：「好看吧？」——也就是说，这戒指对他而言意义非凡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我也觉得他极为专一。若作为丈夫，也几乎可以称得上完美……只是，不知为何，他身上丝毫没有妻子的气息，这更显神秘。

（我猜测，大概是妻子早逝了。但店长依旧深爱着她，绝对如此。戒指不戴在手上可能是职业原因，也许它本来就属于那位已故的妻子……）

许多女性注意到挂在店长脖子上的闪光，会惊讶，甚至流露出略带受伤的表情。真是个罪人啊——我第一次明白，所谓罪人，大概就是这种人吧。在这座城市，有些男人甚至连招呼都羞于打出，更别说吸引女性了。

店长另一个令人称赞的地方，是食材的丰富程度。主要采购海鲜，但几乎都是我从未见过的食材。也许是因为我在乡下长大，但仍能感觉到其丰富。无论鱼类还是贝类，都极为美味：贝类味道浓郁，鱿鱼柔软，虾肉紧实。调味料也是一样，即便是胡椒，也能轻松取得。店长绝非凡人，他肯定有自己独特的采购渠道。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

关于这位充满谜团的店长，我唯一知道的一点，就是他有一个妹妹。

店里摆放着许多店长在各地旅行时带回的物件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套娃（据说叫做「マトリョーシカ」）。圆滚滚的，像鸡蛋般可爱。在店长的人偶旁边，有一个更小的女孩人偶，同样是蓝发蓝眼——我想，那应该是店长的妹妹——「玛雅」吧。

店长很少谈及自己，但会常说玛雅的事情。他谈起妹妹时，神情平和而真心喜悦。我可以感受到，这是他引以为傲、无比珍视的妹妹。

我曾想亲自见见她（当然没有奇怪的想法）。在店长的讲述里，玛雅显得栩栩如生。据说，她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，常年奔波各地。（我当时还不知道，这位「玛雅」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宝藏猎人——玛雅。）

我的工作主要是服务员、收银、打扫杂务。忙的时候几乎不停，但空闲时，店长总说「想干啥就干啥」，于是我就画画。三餐全包。店长对薪水总是抱歉地说「没法多给你」，但对我而言，这已经是最理想的条件了。流落异乡的我，有饭吃，还有工作，我无比幸运。

半年前，我离开了家乡的村子。我的村子偏远极了，甚至地图上都找不到（就连跑遍全国的店长也没听说过）。我并非讨厌故乡，只是十六岁了，却困在那狭小的村落里，觉得太浪费人生。

世界很大。传说中的「勇者」十六岁就踏上旅途——我虽然不是勇者，只是一个普通村民，但也是成年人，渴望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。我喜欢家乡的山河，但我想看更多风景，想试试自己的能力。

我从小就喜欢画画，生日总向父母索要新画册和铅笔。比起和朋友玩，我更喜欢在山丘上作画。我的梦想是成为画家。十六岁那年，我抱着画具和所有积蓄，毅然离家，踏上前往尤格诺亚的旅途。旅途十分平静，因为十年前，魔物就已经不复存在。但生活能否维持，则另当别论。我的零花钱很快花光了，于是我靠卖画维持生计。

渐渐地，我意识到自己的画远比想象中拙劣，备受打击。但正因如此，我明白了自己必须继续练习，变得更好。同时，

我也发现，总有一些人会买我的画，这让我很高兴。旅途中，画画虽辛苦，却无法放弃，我意识到，这确实是我所热爱的。

即便如此，每天都不确定能否买到明天的面包。画册和铅笔太贵。在并不富裕的家中，想起父亲买这些东西的心情，我更加不敢回去，觉得必须变得出色。

终于抵达尤格诺亚时，我几乎筋疲力尽，身无分文，或许是三天未进食了。我执着于画画，想象着这里有许多人会买我的画，但手却因饥饿颤抖着，无法握住铅笔。夜幕降临，我彻底动弹不得，只能爬到无人的街巷，挤在酒桶之间，抱着失去知觉的双腿。眼前浮现家乡的山川、房屋、家人。愧疚与悔恨让鼻子发痛。我明白，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，是自己不成熟愚蠢的错。

「喂……」

「怎么了？」

叫我的，是店长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我离店只有五步之遥。店里正在用餐的客人看到我，把店长叫了过来。我本以为店长会训斥、殴打，甚至踢我，如今回想，却令人怀念。店长那一贯的「好人本色」依旧，把我带回店里，让我吃到美味的饭和汤，直到吃饱喝足。

我狼吞虎咽，而店长只是静静看着，给我加水，什么也没说。等我吃完、喝尽杯中水、长舒一口气时，店长才开口。问话很自然，没有审问、挑衅或探听，只是单纯的提问。我讲述故乡、想看更广阔世界的心情、抵达尤格诺亚的感受和未来梦想。店长一边小口啜酒，一边认真聆听，没有嘲笑或贬低。要知道，闭店时间早已过了。

我把画册递给店长。虽然对饭钱无济于事，但这是我唯一能给的东西。

店长大力夸奖我的画，一一赞赏、惊叹——夸张的称赞让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饭吃饱了，画作被夸，我的心彻底被救赎。直到此刻，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被他人的善意支持着成长的，也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与不成熟。

我重重合上画册，店长整理姿势，思索片刻，然后看向我。

「如果你愿意，要不要在我店里工作？」

「……唉？」

「正好想雇服务员。薪水不高，但有饭吃。如果你能帮忙画菜单上的宣传画就更好了，怎么样？」

我当然二话不说答应了。在尤格诺亚，在这个国家工作，有饭吃，还能画画——简直是梦想成真！我再次泣不成声，店长爽朗地笑着。

我现在住的出租屋，也是店长帮忙找的。确实如他说的那般「小」，但小屋更舒适。二楼贴近屋顶，租金便宜，窗外风景绝佳。晨昏夜晚，都能清楚感受到尤格诺亚的美丽。我对店长心怀感激，因此心想：「我得快点独立」不是讨厌这里，而是想尽快成为一名真正的成年人，回报店长的恩情。

我在画宣传画的时候，即使食物不在眼前，也尽力回忆它们的样子和味道。最近我意识到，仅描线勾形是不够的，表现食物带来的感受同等重要——例如店长的鱼肉炖汤，喝上一口，身体就会变得暖呼呼的，仿佛多余的力气和不好的东西都消散了——必须在画里传达这种感受。

原本只有文字的菜单表，渐渐添上了我的画，顾客反响不错，点餐量似乎也增加。有顾客会说「这画不错啊」，店长便得意地指着我。目光温柔。顾客在酒后将小费放在我手里，同时点了「肉与鱼的野味炖菜」，我高声叫出订单。店长看着硬币，疑惑地说：「这是你的吧？」

「这样的顾客肯定会越来越多」

店长拍了拍我的背。我心想，如果我的画能为别人带来帮助，那我会非常开心。

拿到第一份工资，我想买信纸，写封信——给故乡。

Menu 2.

料理店、卡缪君、路人、与国王陛下

我目送着踉踉跄跄、神情满足的客人走出店门，看着他们穿过巷子，最后的背影渐渐远去，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——我很喜欢这个时刻。空气充满肺腑，再缓缓吐出，紧绷了一整天的身体慢慢舒展，力量在体内一点点散开。今天也算结束了。一天平安地工作完了，今天还活着。既不饥饿，也不口渴，只有那种健康而充实的疲惫感。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让全身都放松开来。

夜空晴朗。被狭窄巷道框出的天幕上，星光璀璨，仿佛随时会洒落。双臂缓缓轮流转动，肩膀和上臂弥漫着舒适的成就感。吹过巷子的夜风拂过颈项，带走了汗水的余温。

虽然很想就这样一直站在夜风里，但工作不能停止。我把挂在门口的「OPEN」招牌翻转成了「CLOSE」。

回到店里时，店长已经开始擦桌子了。我开口说：「我来吧」，平时店长总会爽快地回答「那就麻烦你了」，可今天却不一样。

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可以先下班了」

我愣了愣，瞟了眼墙上的钟，已经稍微过了闭店时间。店长一向好心，容易被「再来一份」「再来一杯」动摇，常常允许顾客在最后点单后又加单。每次都让我无奈地耸耸肩，但他的表情总是满满的喜悦。

所以，今晚我们也在闭店时间之后才离开。其实，这种情况挺常见的。我看着店长的细心与温柔，却又不好意思把剩下的工作全丢给他。

「那我去洗碗吧」

店长答了声「谢谢」，却摇了摇头。

「大部分都收拾好了，剩下的我会一起处理。你只帮忙把地拖一下就行。桌子已经擦完了」

我感到一丝不自在，但还是点头「明白了」，从清洁工具柜里取出拖把。

平时，我负责洗碗、打扫厨房、擦桌子和地板；店长则整理锅碗、核对收银账本。我偷偷瞟了一眼厨房，确实，碗已经收好，但锅和煎锅还放在灶台上。店长拧干抹布、洗手回来后，就坐在柜台边，有些出神。——他是累了吗？

我心里有点紧张，盯着窗边发呆的店长。表情淡淡的，有些模糊不清。

「你没事吧？」

平日明朗爽快的店长迟了一拍，像是被惊醒般，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，答得有些支支吾吾：「啊……没、没事」

「店长……？」

「抱歉，没什么，别在意」

店长苦笑着，好像在掩饰什么似的，焦躁地挠了挠后颈。我总觉得，这样的情景以前也出现过。

大概是在一个月前——也可能更近一些。那天，我也收到了店长和今天一样的提议。那时的我，刚刚开始在这里工作（现在也差不多如此），完全没有余力。所以，当店长说出「今天就先下班吧」时，我松了口气，一点忙都没帮，就匆匆回家了。

第二天，店长看起来有些倦怠。虽然动作依旧干脆利落，一如往常，但话很少，神情中隐隐透着沉重。即便下单不出错、数量不差——依旧是那个完美无缺的店长——可总让人觉得他心不在焉，有些疲倦。他穿的衬衫，平时总是敞开胸口的款式，那天却扣得严严实实，这是第一次。

我小心翼翼地问：「哪里不舒服吗？」店长只用略显沙哑的声音答：「没事」。从那天起，他的衬衫上最上面的纽扣，整整扣了五天。

要知道，店长平时敏捷干练、似乎从不生病——我懊悔不已，意识到那天他可能真的身体不适。毕竟，做店长很累吧。料理做起来就够辛苦了，还得一个人打理整个店面。

而我这个新员工，总是笨手笨脚，尽管极力注意，也常因失误增加店长的工作量。即便如此，店长从不咄咄逼人地责备我。他会指出问题所在，让我意识到错误，并耐心地从头教我如何做好每件事。生气、恼火？我想店长肯定也会，但他绝不会被这种情绪冲昏了头脑。

拖完地板后，我还是打算去洗洗碗、整理厨房。能做的都做了再回去。还是说，应该给店长准备点热饮呢……不，不如先快点收拾完……

我一边心里盘算，一边拖着地板，忽然听到有人敲了三下门。我慌忙回头。招牌明明已经翻成了「CLOSE」。不对，正因为这样才敲门吗？我稍微提高了声音，对外面喊去：

「啊，对不起，我们今天已经打烊了——」

「不，没关系，没事的」

店长轻声打断了我慌乱的解释。他从椅子上站起，走向门口，解开了锁。随着钥匙转动的声音，门把慢慢转动开门。我偷偷瞥了一眼店长，他默默地盯着门，似乎带着一丝窘迫的紧张感。门上挂着的铃铛叮当作响，店里的灯光映出人影。店长原本僵硬的神情，在这一刻放松，露出温暖的笑容。

「晚上好」

随着温和的声音走进来的，是一个美得令人屏息的人。

「来得真早啊」

「久违了，所以赶紧过来。会不会太唐突了？」

「没关系，完全没问题。请进」

「嘿嘿，我来打扰了」

「啊，欢迎」

店长为那人让开道路。鞋跟轻轻在店里响起，简单的打扮：衬衫和裤子，就像街上的人们日常穿的衣服，既不华丽也不张扬。但即便如此——气场明显不同。从头到脚，全身散发着不同寻常的气质。具体是哪里不同，很难用语言形容。大概可以说，连空气都变了，甚至连气味都带着特殊感。我似乎明白了一——这是「品格」的存在。

如果有这么高的身材，该有多好啊——这种憧憬，仿佛化为实物，出现在我眼前。那人的腿很修长。如果我是雕刻师，

肯定会想要打造出这样一副作品——既不多余，也不欠缺，线条洗练，完美无瑕。看着不禁长叹一声，令人心动不已。

五官之美，已经无法用「端正」二字来形容；他的脸带着一种宁静而优雅的气质。蓝色的眼眸明亮清澈，让人心跳加速。在脑后随意地束成一束的头发，柔顺得几乎触手可及。

就像所有人心目中的「王子」——没错，王子般的存在。

他和店长对视，店长也看着他。店长显得格外小巧，肩膀比他窄得多。他的手臂健壮有力，店长几乎可以完全靠在上面。身高差让店长自然抬头，喉结的轮廓清晰可见。

「怎么，一路跑过来的？」

「嗯」他回答，呼吸略微急促，刘海有些凌乱，但那反而更显美感。满脸泛红的他，就像盛开的玫瑰一般。

店长缓缓伸出手，触碰到他垂下的一缕头发，然后轻轻别到耳后。动作自然流畅，他露出开心的微笑——仿佛周围都开满了花。他那美丽的嘴唇轻轻动着，修长的手指划过店长挂在脖子上的戒指。

「卡缪——」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店长那样的表情。

我心里慌乱，想避开目光，却不知为何无法移开，只能紧握着拖把柄。大概，我触碰不到这份特殊的亲密感。他们之间的空气温柔而粘稠。店长的金色耳环在微微晃动的耳垂上闪烁，耳垂颜色像熟透的桃子。

「嘶——」

店长正看着他，突然眼神转向我，我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，喉咙里发出一声无力的惊呼。

「那孩子是——？」
「嗯？」

那一刻，我从心底觉得——早知道还是老老实实早点回家好了！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尴尬、歉意和羞耻感，让我眼前都开始发晕。

「你就是那个在店里当服务生、画画很厉害的孩子啊！就是画菜单图案的吧。哇，好棒啊！画得真好，看起来特别美味」

他一下子亮了眼，用宛如清泉般透彻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，然后才开始打量贴在墙上的菜单。

我忍不住了，结结巴巴地开口：「店长，那个，他是——」

我能感觉到自己全身都在颤抖。即便是像我这样从乡下出来、没什么教养的人，也能察觉到那股不同寻常的气场。

店长眨了眨眼，露出一副「咦？」的表情。

「嗯？你不认识？没见过吗？啊……原来如此，因为我在这家店里天天让你忙活，你根本没机会好好观光……真对不起……」

「我最近也总是在外面跑来跑去呢……」

我连连摇头，身体微微发抖。休息和假期都是按规定拿到的。只是休息的时候，要么出门到巷子里画画，要么宅在家里画画，这才是问题所在。

然后，我终于彻底明白——眼前这位人物，明明是我费尽心思来到这个国家才有机会见到的，可我却从未真正努力过，想去亲眼一睹他的风采。去过城里两次，做过些卑微可笑的举动，但现在就连那些行为在内，回想起来只觉得羞耻与懊悔。一直以来，敬畏之心先行一步，我把「出身乡下」的自卑，当成了「无知也情有可原」的借口，从未真正想过要了解什么。说到底，我简直就是个大笨蛋。

「这个人啊……」

竟然连这个国家的国王的面容都不认识，自己也太无礼了！

「尤格诺亚的国王陛下……也就是说，您是……」

这个国家的——也就是说，也就是——

那个人没有责怪我这万死不赦的无知。优雅而平和，却又带着某种恬淡的气质，微微一笑。

「是的。我就是伊莱文」

我完全不知道国王陛下会悄悄光顾这家店。我才真正体会到，「美达帕尼」就是这种状态啊——全身发热、手脚发软，头脑有些混乱。我摇摇晃晃地把拖把放回原位，这才明白，店长没去整理厨房，也是为了给这位客人准备料理。如果说一声就好了，我一瞬间甚至有些埋怨店长，但当他带着那副歉意的表情说：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瞒着你……」的时候，我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国王陛下坐在店里最靠里的座位上，一边喝水，一边悠然自得。当他与我目光相接时，轻轻一笑，我整个人都摇晃了一下。

真是——像一幅画。美得令人窒息。

我暗自幻想，总有一天想画国王的肖像。——尤其是刚才，店长与国王并肩而立的样子，那简直就像一幅崇高的画作——

「那个……这件事，能不能尽量保密？」

店长的话让我猛然回过神，连忙拼命点头。没问题，当然可以。太过令人敬畏了。就连写给家乡的信，也肯定写不下这些事情。

「我倒是没所谓啦」

国王陛下轻描淡写地说。我吓了一跳，店长则皱起眉头，像是在安抚我一般说道：「你看啊……」

「这个时间出门没问题吗，国王陛下？」

「今天的工作已经处理好了，所以没人会阻止我。即便有人阻止，我也会溜出来，没问题的」

店长嘟囔着，「不是那回事啦」，带着有些无奈的表情。看起来很困扰，但嘴角却软软的。

「那个……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」

国王陛下露出「是吗？」的表情。尽管他是国王，但一点也不做作，不摆架子，非常温和。因此，我的背脊不由自主地挺直，同时心里又松了一口气——是一种奇妙的感觉。

膝下依旧有些发软，我才勉强站稳。于是，我退到一旁，把围裙塞好，深吸一口气，赶紧整理好自己。然后回到店里，深深鞠了一躬，说道：「我先告辞了」。

我不清楚店长和国王陛下的具体关系，但我明白，那绝对是某种特别的联系。同时，我也意识到，如果我在这里，显然会打扰到他们二人。

店长刚给国王陛下的杯子添满水。像往常一样，他轻轻抬手说：「辛苦了」，国王陛下也温柔回应：「辛苦了，注意身体哦」。整个空间弥漫着和煦柔软的气息。

……将来，如果有一天能再见到国王陛下，他说「什么都可以问哦」，我一定会问起那次冒险。当然，是勇者的冒险。那次冒险连我所在的小村子都传开了——我梦想着，能听到那个故事——

现在，正是机会。但我之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对于一个普通村民来说，实在太过令人敬畏了。我不能打扰他们二人。国王陛下，肯定是特地来见店长的。店长，也早已在等待国王陛下的到来。

然而——然而，当我在门口回头鞠躬，再次抬起脸时，我想着，也许这样的机会，再也不会有了吧。勇者的冒险故事，连同重建尤格诺亚的事情也一样。我有一件事，无论如何都想要告诉国王陛下。

「国、国王陛下！」

我呼喊出声，喉咙在颤抖。为了不显得失礼，我鼓起全力提高音量，结果声音比想象中还要大。国王陛下和店长都露出惊讶的表情看向我。因此，我无法在中途停下正要说出口的话。我紧闭双眼。

「能见到您，真是我的荣幸！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！从以前起，我就一直憧憬……尤格诺亚——传说中的勇者伊莱文的国家，所以，我一直想来这个国家……但现在，我更喜欢这里了！啊，不过我刚来不久，店长和大家都非常温柔，国王陛下也很和蔼，我想……我想说的，就是这个！我……！可我以前竟然连国王陛下的容貌都不知道……啊啊，那、那个，请原谅我的冒昧！」

连我自己都搞不清自己在说什么。我尽力鞠躬，几乎是逃跑般地从门口出去。对那时的记忆，几乎没有清晰印象。我一路跑回房间，心脏咚咚地跳得厉害。跑步的缘故？还是因为其他原因？我不再去想。途中，我才意识到忘记带了素描本，但我知道，今天无论如何也画不出来了。

国王陛下和店长的画面，在我眼皮下还残留着淡淡的色彩。我凝视着那一抹印象。抬头的瞬间，我看不见国王陛下左手无名指上闪烁的清澈蓝宝石。

翌日，店长和前一天一样，显得有些疲惫。当我来到店里，他用略显沙哑的声音对我打了个招呼，同时用手抚了抚喉咙，像是在确认自己的状态。他穿着一件扣到颈子的衬衫，黑色的衬衫衬托着那条纤细的银色链子，格外显眼。

「啊、那个……怎么了？」

我心里明白国王与店长之间的关系。他们彼此看对方的目光中都带着温柔，但我感觉自己不该去询问——只知道那是「特别的关系」。也就够了。昨晚店长身上那种微微松弛、柔软的气息，今天似乎还留有余温，但看起来并不坏。

我自己本来想开口，却又闭上嘴不说，店长歪了歪头。等我摆手说「没什么」时，他眼角的神色缓和了下来。

「谢谢啊」

我发出了介于「嘿」和「诶」之间的愣声。

「是关于昨晚的事。」

「昨晚……那个……」

我意识到自己当时极其失礼，只要回想起来，就浑身冒汗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。店长却轻轻嗤笑了一声。

「那家伙，高兴得不得了呢」

我的脸瞬间热得像要着火，耳朵都觉得灼痛。店长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，真心地笑得那么开心，好像是为自己高兴一样。

然后店长像往常一样开始准备食材，动作熟练，比平时更加沉默。眼角微微肿胀，颈间指环上那颗澄澈的蓝宝石，在朝阳下闪闪发光。

Menu 3.

料理店、卡繆君、路人、与富商

「店长究竟是什么人啊？」

戴克先生「唉～？」了一声，语气里带着惊讶，还有一丝好笑。

我「唔」地加重了语气。戴克先生看起来果然觉得有趣似的，却还是一边「嗯——这个嘛」，一边回答。他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下。今天是进货的日子，他特地亲自过来。

「我总觉得店长不是什么普通人……戴克先生，你应该知道些什么吧？」

声音压低了些，一方面是怕让店长听见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我心里有愧。毕竟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打听，本就不大光彩。——当然，「店长的店会有国王陛下私访」这件事，我更是不可能说出口的。（虽然说不定戴克先生也早就知道了。）

戴克先生露出一副天性淳厚的笑容，对我和气地笑了笑。

「这个可说不得呀——要是被大哥发现了，会挨骂的」

戴克先生笑着说道。据他说，以前他曾经把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内容偷偷讲了出去，结果被店长狠狠训了一顿。明明店长再三叮嘱「不许说啊」，他却偏偏当着写信人的面，把那信大声念了出来。（怎么想都觉得那确实是戴克先生不对。）

「那时候的大哥啊，可真吓人呢～」

他一边这么说，一边却露出怀念似的神情，笑容里带着点傻气的满足。「真是怀念呀，呵呵呵」那笑意里深深的酒窝，实在讨人喜欢。

「你很快就会知道的啦～」

「……会吗？」

「会呀～」

戴克先生哼起小曲，显然不打算在这个话题上再说下去。我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帮忙把马车上的货物卸下来。马儿们正把鼻子埋进嘴边的饲料袋里，愉快地咀嚼着青草。

「……」

戴克先生说得没错。既然店长没有开口，那就说明——这是不能说的事，或者说，还不需要说的事吧。大概其中牵扯很深。而至少，现在的我，还不在能听到真相的那个位置。

这让我觉得，有点遗憾，甚至相当遗憾。鼓起勇气去问时，店长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：「我就是你眼前看到的，一个普通的店长啊」或者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」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会垂下眼帘，长长的蓝色睫毛轻轻颤动，手里小心地摆弄着脖颈间那枚闪着光的戒指。

——没错，这让我很受打击。不仅是因为店长不告诉我，也因为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

但我也明白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。我不想自己胡乱去揣测。所以……最终我能做的，只有在真正能够知道的那一天到来之

前，或者直到店长愿意亲口告诉我的时候，把每天的工作认真做好。戴克先生说得没错。

我从戴克先生手里接过货物。沉甸甸的木箱，里面装着什么，我并不知道。

「店长就不用说了……戴克先生你，也不是什么普通人吧？」

「我～？」

戴克先生瞪大了黑色的眼睛，接着又忍不住笑弯了眼：「我就是个普通商人呀～」

「普通商人」？——哪有「普通商人」会被冠以「大商人」之名的！就算是我这个乡下长大的家伙，也听过这个响亮的名号。

大商人·戴克，世界数一数二的顶尖商人，在狄尔卡达尔王国拥有气派的本店，里面据说摆满了世间罕见的各国珍品。其他地方也开设了许多分店，专营那些独一无二的货品。人脉极广，交往遍布各地。他生性不喜纷争，可偏偏总能让别人心甘情愿地把他想要的东西卖给他，再从他那里大笔买下更多，甚至乐意为他效力。那种谈判术，被传得就像魔法一般——「没有大商人戴克搞不到的货」。

这样厉害的人，居然这么亲切，这么随和……我完全没想到。（不过，也许这正是「大商人」之所以为「大商人」的原因吧。）更别提这家小小的店，竟然还是他的客户之一……

戴克先生一边巡查各个分店和客户，一边偶尔顺道来这家店。今天之后，他大概还有其他地方要去，也可能会去一趟王城——马车上堆着各种货物。

那个传说中的大商人竟然亲自送货过来，那么这个被戴克称作「大哥」的店长，绝不可能是普通人——啊，怎么感觉我周围全是厉害的人呢。

想着这些，我从戴克手里接过货物，这时店长探出头来，露出笑容：「哦，怎么样？」

研磨后的咖啡香伴着店长的脚步飘了过来，轻轻弥散开来。这是戴克带来的咖啡豆（在我的故乡，根本买不到咖啡。直到来到这家店，我才第一次认识咖啡）。

「快好了～」

「辛苦了，戴克也休息一下吧，吃过早饭了吗？」

「好呀，那就不客气了，大哥～」

店长露出白牙笑开了，腰间的围裙带轻轻晃动着，他又走回厨房去忙活了。

「说起来，那是——」

我之所以注意到它，是因为清晨的阳光照在铜牌上，闪了下光，射入了我的眼。门旁墙上的一块小而窄的铜牌凸起，上面写着「料理店」的字样和「店名」，像是在证明这里不是普通民居，而是一家「店」。

「这是招牌啊」第一次看到时，我很惊讶。招牌小得几乎不起眼，完全不像它该有的作用。我的视线顺着店长围裙带翻起的边缘，落到铜牌上的细字。现在这个角度，阳光反射得太刺眼，看不太清楚。

「店名，有点特别吧？」

虽然可以直接问店长，但我总觉得不好意思——可能是因为这个店名对我的生活来说过于庄重、宏大，带着村里小人物

不太能匹配的重量感，让我说出口时心里有些发怵。每次看到店长用心擦拭铜牌，我都会心跳加速。

「店名啊，确实有点热情的感觉呢～」戴克圆圆的眼睛看向招牌。店长定期打理，虽然有些刮痕，但一点灰尘都没有。每一条细纹都被晨光照亮。

「大哥他也犹豫了很久呢～不过，『因为这是那家伙想要开的店，只有这个名字最合适』，大哥他是这么说的哦」

「只有这个名字最合适……」

真的能说「只有这个名字最合适」吗，这个店名真的能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吗？还有……那家伙，是指……？

「啊哈哈，是大哥的风格嘛，很浪漫」

戴克没有回答我的第二句话，把身体挤进了马车的货斗里。

「那么，这下应该全都搬完了吧～」

戴克擦了擦额头的汗。我虽然心里有些不甘，但还是接过货物，运进了店里。接下来的清点工作，由店长负责。

「辛苦了，两位，谢谢啊」

店长端着托盘走过来。三只散发着香气的马克杯，以及三明治。咖啡：店长的是纯黑的，戴克的是加了牛奶和糖的。面包烤过了，面包边没有去掉，这是店长的风格，很有嚼劲。培根三明治的特制酱也很美味，鸡蛋火腿的那款芥末味够劲儿，让人感觉有点辣。

「记得先洗手漱口哦」

听到这句话，戴克和我赶紧去准备。

回来时，每个人的马克杯都摆放在各自的位置上。我一看见店长，刚才因为食欲差点忘掉的对话又涌上心头。当然，店长也注意到了我紧张怪异的举动，疑惑地看向我和戴克。

「嗯，怎么了？」

「呵呵，我们刚才在说，店名是不是让人很在意～」

戴克的话说完，我点了点头。店长好奇地挑起眉毛：「嗯？」

「啊，先吃吧，你们也饿了吧」

「饿得咕咕叫啦～我的背都快贴上肚子了」

「那也太夸张了吧。」

店长笑着坐在戴克旁边，我的斜前方。在「那就开动吧」的呼声下，我们双手合十道了「我开动了」。

戴克立刻咬了一口三明治：「好好吃～！」他咀嚼着，脸上满是幸福的表情。我也忍不住伸手拿了一块。面包松脆，培根多汁，生菜清脆，番茄酸爽，美味得让胃都像醒过来一样。（虽然胃没有眼睛，这比喻有点奇怪）我也跟着咀嚼着，嘴里发出「好好吃」的声音。

店长说「我只是简单地把食物夹在面包里而已」，可这「只是夹了一下」，其实很讲究。他咬下一口，看似随意——其实不然，他的每一口都小心翼翼。

我们默默地吃着（在美食面前，人总是安静），店长舔了舔拇指，歪着头思索：

「——名字至于让人这么在意吗？」

店名。比起让人「在意」，更准确的说法是让人「心头一紧」。我暂时无法把这股「心头一紧」的感觉用语言表达，只能和三明治一起咽下去。

「我觉得名字挺不错的啦……」

「是啊，店里根本没有显眼的招牌，所以更让人印象深刻」

「嗯——招牌啊。现在也挺忙的，已经够满足了，也不觉得不方便。」

店长咬下最后一口三明治，轻轻吞咽，随即发出一声低哼。垂下的睫毛勾勒出清澈的蓝色眼眸，颈间的指环随动作闪着光。

「店名嘛，当我觉得它必须要特别的时候，就只有它能合适。对我来说，过去的一切都是这样，现在也是」

店长干净利落地说出这些话，语气清澈、直率又有力。听到这话，我反而为曾经的羞涩而感到羞愧。

「也不是要大张旗鼓地挂出来，本来也没打算立招牌。现在这样已经足够了」

我在想，自己有没有一天也能像店长这样——毫不掩饰、轻松自然地说出这样的话呢。毫不拘谨、清爽而坚定地。

即便是现在的我，也被这家店、被店长拯救了。也许，这样的经历，就足以称作『命运』吧。

「好了，吃完稍微休息一下，就该准备开店了」

店长微笑着，抿了一口咖啡。眼角的细纹里，刻着我无从知晓的岁月。

世界辽阔，有太多我不懂的事。这个广阔的洛特泽塔西亚、戴克的事情、店长的事情、美丽的尤格诺亚王国，以及那位国王。

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信的：店长做的饭，今天也一样好吃。

清晨的阳光洒在桌上，清新的风吹动窗边的窗帘。这家名为『命运』的料理店忙碌而美好的一天，又开始了。

(*译者：好有趣～前面写两人的反应
对店名的奥妙渲染了很多！
最后才揭示店名为「命运」
很有卡缪风格的名字呢 w)

Menu 4.

料理店、卡缪君、路人、国王、与乡愁

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。阴天的时候，连石砌的沟渠都冰冷僵硬；即便是晴空万里的日子，一到阴影处也立刻感到寒意刺骨。小巷里难以被阳光照射，更加寒冷。只是倒个垃圾的功夫，便让我冻得透彻。

店长今天依旧只穿着长袖衬衫，胸前的系带也懒得系好。店里暖洋洋的，店长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搅拌着煮沸的锅物，但看起来却完全像是春天的打扮。他轻快地说，自己习惯寒冷了。还补充道，尤格诺亚的冬天其实算是相当暖和的。

窗外的玻璃因为结露而滴下水珠，天空是一片灰蒙蒙的颜色。我这才切身理解到，自己成长的村子原来真的是个温暖的地方。巷子里呼啸的风把门窗吹得咔嗒作响。店长说过，这里基本不会下「雪」。就算会下，也要等到下个月以后。我至今还没见过真正的雪。因为天气冷的缘故，今天热腾腾的浓汤依旧是受欢迎的。

慢慢地，我也逐渐习惯了尤格诺亚的生活。已经不会在城里迷路，也结识了几位熟面孔。在路上碰见时会挥手、会心一笑，偶尔还会停下来聊几句。只有在星期天帮忙看店的花店姑娘，我始终没能好好打个招呼。（那张如天使般的笑脸，对我来说实在太耀眼了。）

工作方面，比起以前，我也觉得自己多少能派上用场了。不会再把订单记错，也不会在洗碗时把盘子打碎。渐渐地，我能看清自己「现在该做的事」。桌子或地上的污渍、空下来的餐盘、配餐与结账的时机……这些我都能注意到。店长每次都会发现并夸奖我，这让我很高兴，也更想努力下去。

收入虽然很少，但总算开始攒下了一点。虽然那点积蓄少得像一吹就散的尘埃，甚至不会引来小偷或强盗，但对我而言，这是第一次靠自己劳动得来的财富。离富裕还差得远，可是，这些小小的存款，本身就是我能「在这里」生活下去的证明。不是虚幻，而是真切的实感：我确确实实住在了这个国家。

每一天都很充实。工作虽然忙，却有干劲。店长温和，人们亲切，街道热闹而生机勃勃。休息日还能画画。我感到满足，被眷顾。所以，本该没有不满，也没有不安。——本该如此。

然而，不知为什么，最近总会在某个叹息的空隙里，被一种莫名的不快感攫住。呼出的气在空气中泛白。

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。过去的我，早晨起床，换衣服，出门，去店里干活，回来后再换衣服，数到三就沉沉睡去，不做梦，一直如此。可这段时间，钻进被窝以后，身体虽然很疲惫，眼睛却怎么都合不上。忽然变得很难受。

那是当我踏进寒冷的室外时，在回到家门的一瞬间，在早晨眺望美丽街景的时候，在洗碗的时候……都会突然降临的感觉。像是与当下的场所错开了一阶，好比踩空了台阶，虽然只是细微的失衡，却让我整个人仿佛滑落。等到回过神来时，心

口已被彻底冻透，隐隐作痛。呼吸变得沉重，甚至重到连叹息都掩盖不住。这种异常的感觉发作时长不定，过一阵子会像没事人一样消散。然后，又再度来袭。

这究竟是什么呢。心中不安，寒意袭来。痛苦、难熬。近来我甚至会因它而烦恼，变得阴郁。我明白，这不好。于是把毛毯拉过头顶，只能忍受。——我想起了母亲曾经常唱的摇篮曲。每当那歌声响起，我的眼皮便立刻沉重，在唱到第二段之前就会安然入睡。可是如今，我只能在脑海里默默哼唱，而这反而让胸口愈发酸楚，愈发难过。

就在我拿起拖把的那一瞬间，那种感觉又来了。啊，糟了——等我反应过来时，已经不行了。

要是在洗碗的途中，或者在结完账的瞬间，那样的忙乱间隙里袭来的话，姑且能在接下来的工作里混过去，装作没注意到。可偏偏现在，店门上挂着「CLOSED」的牌子，我的工作只剩下这片地板，擦完就彻底结束了。

店长已经把厨房的收拾放到一边，坐到角落的座位上，撑着腮帮子，微微出神。——在这种时候，会有特别的客人到来，这是我知道的。所以我本该快快收拾干净，说一句「您辛苦了」就离开店里。（虽然店长从来不说，但我自己想要那么做，也是不想去打扰。因为很明显，那是特别的时刻。每月一次或两次，店长一定是在期待的吧。）

所以我明明该赶紧打扫完，可不知为何，身体像被什么卡住了一样，动弹不得。拖把的毛像黏在地上似的，变得无比沉重。心里的焦躁和愧疚混在一起，在胃里越搅越沉。

「那个啊——」

「啊、我在！」

被突然叫住，我一下子露骨地跳了起来。正因为磨磨蹭蹭，才让店长觉得奇怪吧。我下意识地做好心理准备，以为他要说的是「打扫就到此为止吧，今天早点回去休息」。于是我慌忙抢先一句「对不起！」（话说得结结巴巴的，所以大概听上去非常含糊不清）。店长只是歪着头，然后伸出食指，轻轻「咚咚」敲了两下桌面。那并不是催促的动作，而是示意他对面的座位。意思是——坐下。

「——」

我应声，把拖把靠在墙边，小心翼翼地在店长对面坐了下来。要挨训了吗？是因为我做事太慢，还是因为……最近这种状态？虽然我注意着不要叹气，但也许无意间暴露了出来。肯定没什么好印象吧。缺乏干劲，一副懈怠的样子——我自己其实很清楚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——唉？」

「最近啊，你脸色不太好吧？」

这么问我的店长，一边揉着后颈，一反常态地显得有些消沉。低着头，好像不太好开口似的，神情郑重，慢慢地说道：

「是累了吗？还是，有什么烦心事？最近客人也多，比以前忙……而且，你这阵子帮了我很多，我却仗着这一点，把你晾在一边了吧。真的，对不起啊」

我慌忙摇头。店长嘴角带着一丝歉意的笑容，眼神却微微垂下。白皙的眼睑上，睫毛投下细密的阴影。

「任谁都有一两件说不出口的事。所以，这话可能有点多管闲事，你别放在心上……」

他先这么打了个预防针，又停顿了一下，像是在斟酌。手指在桌上重新交叠，接着说道：

「不过呢……要是能说出口的话，我愿意听。也许不能帮你解决问题，但有时候，说出来能轻松一点。或者，如果有我能帮得上的地方，就尽管开口。想休息也行啊，你一直都没好好休息过……没关系的。嗯……虽然我自己忙得糊涂，没什么资格说这些就是了。——呃，咦？」

店长突然抬起头，吓了一跳。那也难怪，因为我已经哭得稀里哗啦。喉咙一紧，发出一声带着哭腔的呜咽。眼泪一滴滴砸在桌子上，把桌面打湿。我自己都被吓到了，更别提店长了。

「呜、呜呜呜、呜、呜……」

「怎、怎么了！？是肚子疼吗！？还是我哪句话说错惹到你了！？」

店长惊慌得要从椅子上站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挂着「CLOSED」牌子的门被「咚咚」敲响，接着伴随着门铃的「叮铃铃」声，被直接推开了。

「晚——上好！我来啦——卡缪——今晚真冷啊——……咦？」

外面冷冽的空气中，推开门进来的人，鼻子红红的，脸色微微潮湿，头发也稍微有些凌乱。他一边看着我，一边看着店长，眼神里满是惊讶。确实，看到这种场景，谁都会吃一惊吧。

「唉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难道，是被卡缪骂了？卡缪！」

「不是我啦！不，不是我！」

「不，不是的！不是的！我……」

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我只是自己哭得控制不住而已，店长什么都没做。在这一连串的抽泣里，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一点。

那位来客——国王陛下走到我身边，弯下他高大的身躯，俯视着我的脸（今天的国王依旧美丽，而且带着淡淡的香气）。店长急忙拿来了纸巾（不是手帕，这一点很店长，也让我觉得格外贴心，干净，而且带着店长的气息）。国王温柔地对我说话，店长扶着我的背，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。

我并不是哪里痛，也不是悲伤。要说原因，大概是因为店长太温柔了，而更深层的原因，其实是我自己。店长和国王都如此温暖，让我感到无比抱歉。人的温柔，会让人泪流满面。我想起了那个夜晚——我哭着来到这家店，吃下店长为我做的满满一餐饭。原本寒冷的心，慢慢地温暖起来，奇怪地被填满。那些自己都说不清、不明白的多余情绪随之消散，留下的，只有一个最真实的感受——

「孤单」

真的很孤单。

以前从未有过这种心情。寒冷的冬天让我的心里涌起一阵空虚。明亮热闹的街道，对我来说似乎很遥远。睡前映入眼帘的，是并无特别的山川田野，还有些老旧的小房子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心情下思念故乡。和旅途中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刻闪过的景色不同。因为我现在生活在这样美好的国度里，周围都是善良的人们，每天忙碌、健康、充实。可是，为什么心里会涌起这样的情感呢？为何父母、弟弟们，以及村子里那些平日里没什么交集的人们的面孔，会在脑海中忽然浮现，让我产生这样的思绪？我摇了摇头，还是不明白。

「呜……呜呜」

我不明白，但是真的很孤单。那就是「孤单」的感觉。我思念家乡。思念那个村庄。

「这种时候，就该用那个了」

「用那个正合适」店长和国王对视了一眼。店长慢慢站起身，走向厨房；国王坐到我身边，轻轻抚摸我的背。我既敬畏又害怕，但抽噎却停不下来，只能把店长的手巾紧贴在脸上。

国王静静地坐着，店里只有我的抽泣声。店长在厨房里忙碌，偶尔冷风从窗户吹进来，发出轻微的摇晃声。国王一句话也没说，但手指的触碰、传来的体温、呼吸，以及环绕他的空气，让我感到被保护。国王的手温暖、宽大，覆盖在我的脊背上，我能感到喉咙的颤抖慢慢平息。国王没有责怪我这个可怜的我。他像一棵深深扎根的大树，却柔软得令人安心。我感到被接纳了，被允许哭泣。

我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，深呼吸顺畅起来，抽噎也停了。国王似乎微微笑了，但仍继续抚摸着我的背。想到这双温暖、柔软而又慈爱的手，是握着剑、守护世界、统治着这片尤格诺亚的手，我心跳加速，同时深深认同：这确实是守护、珍惜人们与世界的手。

「谢谢您……」

我声音哽咽地说。国王温柔地「嗯」了一声回应我。

曾经，我以为拯救世界、勇者的职责，都是一些充满暴力的力量。但事实完全不同。正因为如此，世界得以和平，尤格诺亚才能重建。我今天第一次真正体会到，静谧竟是如此温柔。

店长端着三只马克杯回来了。热气腾腾、漂浮着白色蒸汽的杯子，分别放在我、国王和店长面前。店长微笑着问我，是否稍微平复了情绪。我揉了揉鼻子，轻轻端起杯子。杯中液体像蒸汽一样洁白，带着淡淡的甜味和温暖的气息。

「热牛奶……」

店长眯起眼睛，露出调皮的表情。「加了一点小心思」

「这种夜晚，喝这个最合适。趁热喝吧」

国王高兴地说「我开动了」，店长轻声附和，我也跟着说。
杯子很烫，我小心地吹了口气，慢慢啜饮。

果然是热牛奶，温暖又舒心。但「小心思」很快显现——先是微苦，然后慢慢甜润。喉咙像着火般温热，吸气时鼻子微微刺痛，即使湿润的鼻子也能感觉到。咽下去，长长的叹息随之而出。

「加了蜂蜜，还有一点点酒。不会醉，应该可以喝。喉咙、肚子、手脚的末端都能感到温热。酒我不太能喝，但这个很好」
「嗯，好喝……好温暖」

店长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国王也露出了微笑。

「呵呵，我也喜欢这个。好好喝啊」

杯口前低垂的睫毛，在烛光和蒸汽映照下，像是融入牛奶里的蜂蜜般温润。玫瑰色的脸颊散发着淡淡香气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离国王陛下这么近，不禁心跳加速，有些局促。

为了掩饰紧张，我连忙抿了一口杯中的热饮，「烫、烫」地轻声叫着，把两人吓了一跳。

每抿一口，身体便渐渐暖和起来。身体慢慢舒展开来，心里的轮廓也愈发清晰。多余的紧绷感消散，只剩下最真实的自己。

我感到孤单，故乡离得太远。又抿了一口，甜美又温暖。

「——对不起，突然哭了……我、那个……」——这是所谓的「思乡病」。

坦白说出来时，脸都快红透了。既尴尬又觉得可笑。一个已经成年的人，为了这种事情在人前哭，简直让人羞愧。

更何况，我住在如此美好的国家，在国王陛下如此温柔的国度里，在店长的店里工作，却还会感到孤独，实在是失礼又不该。我的话，并没有让店长或国王陛下嗤之以鼻，也没有生气，只有温柔的眼神。

「我也曾有过这种感觉呢，思乡的感觉」

国王陛下轻轻吐出一口气，低下眼眸，我惊讶不已。

「完、完全无缺的勇者，居然会有这种心情吗？」

我惊讶地看着他，国王陛下却轻轻笑了笑。

「就算是勇者也会感到孤单呢。每次都会向卡缪撒娇哭诉」

「呵——真是美好的回忆啊。」

我看向店长，他的表情带着一丝害羞。

「就是这样为我准备的。酒、牛奶和蜂蜜，都是从某处弄来的呢。」

今晚，可以尽情被宠爱、被安慰、任性地低落；明天起，又可以重新振作。

这，就是为刚刚步入成人世界的大人们准备的——为「小小大人」准备的热牛奶。

「真怀念啊，好好喝」

国王陛下双手捧着马克杯，一口一口地细细品味。左手背上，清晰可见的纹章，是无可置疑的勇者的象征。

「有时候在睡不着的夜里，我也会自己做，可为什么总觉得不一样呢。」

「什么？说了我给你做啊？只要你来店里就行了」

「如果你能来城里，那就完美解决了啊」

「——那个……不行吗？出差料理，或者说……」

当时我说出这样的话，把两人都弄得一脸错愕。国王陛下笑了，店长则露出困惑的表情。

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，这句话其实带有更深的含义。笑着的国王陛下，手指玩弄着戒指的店长（那是店长感到困惑时的习惯），两人看起来如此令人喜欢，如此美好。

在城里的国王陛下，高贵、神圣又帅气；但在这里，他显得更加亲切易近。也许是因为不是在宫中，衣着不同，不在众人面前，但我明白，最重要的是——店长在这里。

而店长，平时爽朗开朗，但和国王陛下一起时，平日严谨的边界松弛了许多，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。温柔的店长，更温柔，甚至带着些甜意——并不是令人不快，而是让人觉得帅气的店长，带着一丝天真。两人在一起的空气，温暖、和谐，却又流动着某种特别的气息。

「……也就是说，你们曾经一起旅行过吗？」

「诶？」

开口的是国王陛下，他睁大了眼睛，惊讶地看着我。

「难道你不知道？咦，我没告诉你吗，卡缪？」

那一刻，我几乎可以确定了。之前我悄悄建立的所有猜测与推想，现在终于以一种清晰的形式连结在一起。我端正坐姿。

「这个人，是我的搭档」

店长说，他本没有打算隐瞒。我早就料到，他会用正是这样的话语、这样的语气。店长无奈地搔着后颈，似乎真的没有恶意。

「也没什么好说的嘛……反正现在他是这家店的店长」

「其实不需要保密啦！」

国王陛下比我先撅起嘴，装作生气的样子。店长更加弱弱地说「对不起啦」，我也就完全释怀了。

毕竟，原本根本没意识到的我，才是问题所在。我一直把与国王陛下（也就是勇者大人）亲密的店长，仅仅当作「普通店长」，真的以为就只是这样吗？

勇者的七名伙伴，不仅在拯救世界的伟业上有功，每个人也都名声显赫。以先代贤王罗为首，还有狄尔卡达尔王国的公主玛尔蒂娜，同样来自狄尔卡达尔的英雄格雷格，传说中的旅行艺人西尔维亚，以及圣地拉姆达的双贤姐妹。

即使旅程结束，伙伴们仍活跃于各地。于是，今天的尤格诺亚王国与狄尔卡达尔王国，依旧为世界带来繁荣与和平。大魔法师维罗妮卡创立了魔法学校，与治疗贤者・雪妮雅一同传授魔法知识，同时守护「生命大树」。西尔维亚今日仍在某处表演，笑声不断，每年索尔提科的大巡游更是万人向往的盛会。

六人，还有最后一人——这最后一人，就是「勇者的搭档」，却至今连名字都未明。

与其他伙伴不同，「勇者的搭档」出身与身份不明，没有留下肖像，因此面容与姿态成谜。有人说他是盗贼，也有人说像海盗，但无一确切。拯救世界后，他可能回到故乡，也可能踏上新旅途。曾一度有人传言，著名义贼团的首领就是他，但仍不得而知。

拯救世界的勇者，唯一的谜团，就是他的搭档。这份神秘，使「勇者的冒险故事」更加扣人心弦。令人好奇，他究竟是怎样的人？为何无人知晓？

至于已知的，只是——

「勇者的搭档」是男性，有着如海洋般鲜明的眼睛与头发——在这个世界，蓝色的头发很少见。所以，当我第一次见到店长时，心中不禁一震。鲜艳如海的颜色，如天空一般……然而……

「没想到，他竟然在尤格诺亚开了店……这、这也太……」

店长与国王陛下都静静看着我，歪着头。我不由自主把话吞了回去，却又忍不住颤抖着说出：

「……我原本想象的是，更、更加可怕的人物……」

店长——勇者的搭档，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放声大笑。国王陛下也是，两人捂着肚子，几乎要伏倒在桌前。

「可、可是，传言说你是盗贼啊、海盗啊……我本以为，你的身体一定很魁梧，手臂像木桩一样粗……也许，还有点粗野之类的……」

我一时太激动，竟然直接说出口，店长顿时大笑出声。国王大人则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「真的假的！你居然把『我』想成那样！」

「呜，好、好可怕……」

「啊、呜呜、对、对不起！不过，这完全是我自己……我自己的想象啦！可是那个……！」

「不，卡缪，这都是你的错啦。哈哈，好痛，我的肚子都笑疼了，果然还是该称自己为盗贼绅士才对啊。」

「你们笑得太过分了啦，国王大人！」

「盗贼绅士……」

「啊，不，那没什么，忘了吧。啊，不过，说真的……对不起啊，没能符合你的期待呢。」

店长咧着笑，国王陛下则擦拭着眼角的泪。我拼命地鼓起勇气，把声音挤了出来。

「那个……店长被称为勇者的搭档，我真的很高兴……而且是店长，尤其是店长……那个！」

「嗯？」

当然，我欣赏的人离自己很近，格外帅气又温柔、值得尊敬的店长，这是一个原因。但不仅如此，还有另一种喜悦。怎么说呢，这种感觉……

「勇者的搭档是店长，一个温柔又帅气的人……虽然说法有点奇怪，但，那个……」

伟大的两人，然而一点也不摆架子，非常温柔。那份温柔在这里弥漫，让空气里都是……很自然，所以，真的……「——真的很般配啊，你们两个。」

勇者的目光闪亮，而「勇者的搭档」则显得有些害羞。看到他们没有感到不快，我松了口气，同时也深深地明白了一一

这人，就是一直被视为谜的「勇者的搭档」。如此温柔而温暖的人，是那位勇敢、俊美、总是那么温柔的勇者的伙伴。我感动不已。没错，因为两人如此自然地在一起，就像融为一体一样，真是天作之合……

「——啊，就是你们两个，拯救了世界……」

内心莫名地感到温暖、开心。也许很平凡，也许很现实，但我觉得，我可能真的很幸福。能生活在这样美好的世界里。
「我……好开心……」

「哇！害羞啦！好害羞啊卡缪！对吧！我说了，我们很般配！」

「嗯、嗯——哦——」

即便受过无数赞美，这两人染上羞涩的模样仍然美得令人屏息。仿佛——像曾经见过的那对美丽的鸟儿——更美、更高贵。

原来，一直就在眼前啊——勇者和他的搭档，面对面，害羞地微笑着。店长的颈间和国王陛下的左手，闪烁着相同的光芒。

「但、但是，为什么会在这家店呢？」

正因为活生生的他们就在眼前，我再次感到惊讶，也有些困惑：如此伟大的人，竟然会悄悄开起店来。

「那是……」

国王大人看向店长。柔顺的发丝轻轻摆动，桌上橘色的灯光映照着端正的脸庞。店长换了手臂，花了一段时间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「秘密」

那一刻，他的笑容，就像当年我问颈间戒指的理由时一样，充满了喜悦。

然后，我要了一杯热牛奶，不过这次是为了聆听「勇者与勇者的搭档的故事」。并不是他们拯救世界的那段旅程，而是之后，他们亲口讲述的，两人一起巡游各地的经历（我之前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旅程，简直是惊天外传）。

他们的语气虽克制，却充满了喜悦和快乐的回忆。我既惊讶又紧张，心怦怦直跳，惊险又紧张，同时笑得肚子都疼了。店长怀念地眯着眼睛，完全没有一丝厌倦。正如他说的那样，这段经历虽发生在和平的世界，却依旧是一段充满刺激与戏剧性的冒险。内容丰富得简直不该只在这里讲，但对他们来说，

那并不是伟业或传说，而是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特别且珍贵的「回忆」。能够听到其中的一部分，我的心里暖得几乎要麻痹。

时间转瞬即逝，当我喝完第二杯热牛奶时，终于猛然意识到。国王陛下忙里抽空来看「搭档」，而店长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，如此迎接「勇者」。现在的这一刻，是两人能够慢慢交谈的难得机会。

「对、对不起！打扰你们兩人的时间了……！」我慌忙低下头。勇者和搭档都轻松而平静地笑着说：「完全没关系」「别在意啦」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不能再打扰这段时间。

「不过夜也确实晚了呢。本想说『留下来吧』，可是……地方不够。」这样一个令人惶恐的提议，我回答：「我回去」

正当我准备起身时，是国王陛下拉住了我。「那个啊……」他沉吟后，眉头微低，「也许会让你想起什么，不过……」

「是关于思乡病的事啦」

对，我也因此丢脸地哭了起来，被两人安慰。沉浸在冒险故事中，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情绪，羞愧得耳朵都热了。

国王陛下表情缓和后，缓缓端正坐姿，直直看着我（清澈得无以比拟。我从未见过如此的眼睛）。然后，他以凛然而低沉的声音，对我说话。

「想家吗？」

我点了点头。「是的」

「那，你想回故乡吗？」

我愣了一瞬，但答案很快就浮现——「不想」。我摇了摇头，随后意识到自己的心情竟是如此意外又奇妙，不由得退缩。国王陛下微微皱了皱额头。

「想念故乡，但还不是回去的时候。不能回去，也不想回去」

我抬起头，国王陛下带着一点顽皮，略显害羞地露出洁白的牙齿——那一刻，我心里豁然开朗。这就是我的心情吧。那些漂浮不定、摸不着头绪的感受，终于有了名字，说出口后，连力气都变得轻松了。

我凝视着国王陛下，感到很奇妙。作为国王的勇者，也曾有过这样的心情吗？就像一个微不足道的村民，会抱有这样的烦恼吗？勇者平静地微笑着，仿佛在轻轻安抚我心中的疑惑与不安。

「那种孤单的感觉，也是你宝贵的一部分，所以，不必责怪自己。这是可以好好珍惜的东西哦」

「我的……一部分……？」

「那是卡缪以前对我说的——」

「我说的？」

话题突然转向自己，店长显得有些惊讶。他眨了眨眼，用手指擦了擦下巴。

「你说过啊，二人旅的时候」

国王陛下轻轻作声，那蜜色的睫毛中，我仿佛看见了他们过去遥远的时光（那是我无法想象的旅程。他们经历了那些，勇者和他的搭档，一起……）。

「我不想回去。只是怀念而已。就算明白了，孤单的感觉还是会一次又一次袭来。不过，那并不是坏事，我觉得这样就很好」

「虽然也得学着和它相处啊」

国王陛下眉尾轻轻下垂，露出一抹微笑，而轻轻叹息的，竟是店长，比我还要先松了口气。

「你变得……很成熟了啊」

「嗯。毕竟我也是国王嘛」

他挺起胸膛，努力摆出一副自信的样子，反而显得有些孩子气，店长和我忍不住轻轻笑了。

国王陛下鼓起了腮帮（那模样又十分可爱），最后三个人一起笑了起来。

壁炉里的火光，像阳光洒落一般。温暖、柔和、让人心头暖洋洋的。我不知为何，又差点哭了出来，但强忍住了。

两人起身，送我到门口。店长一边帮我整理羽织的衣领，一边说：「要送你回家吗？」我苦笑着摇头。面对店长的过度关心，我当然回答：「没关系的」。

刚刚度过了这样愉快而温柔的时光，回家的路上，我或许会感到一丝孤单。躺在床上，或许又睡不着，眼泪也可能会渗出来。但是，我一定没问题。因为，这样就好。毕竟，这是勇者的认可。

我整理好姿势，向两人深深鞠了一躬。

「今天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」

「我们才要谢谢你呢。很开心！」

「如果感到辛苦了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商量。不只是想家这件事哦。我会给你做热牛奶的」

「下次也要这样再聊哦」

这次一直都是我们在说话，下次要听你讲讲你的故事。是啊，听到那柔软而真诚的声音，我感到有些惭愧。我只是个普通的村民，没有什么值得告诉谁……告诉勇者的事情。没有让人心跳加速的，也没有令人期待的东西。但国王陛下所说的，肯定不是这些。他不是想听有趣或无聊的事，而是想听「我」的故事。国王陛下的眼神，就是那样看着我。我鼓起勇气，轻轻点头，说了「好」。想着总有一天，要讲故乡的事情。讲我成长的村庄。

「晚安」

「辛苦了。晚安。明天见」

「晚安」

店的外面，寂静而寒冷。石板路上回响着我的脚步声，薄云密布的天空里，看不见星星，也看不见月亮。冰冷的风拂过头发和耳朵。我缩着背，一步步踏着地面走着。

身体里，还残留着店里的温暖。暖洋洋的。美味的、略带成熟感的热牛奶，在舌尖上、在腹中，清清楚楚地停留着。白色的呼吸吐了出来。

我想象着国王陛下和店长曾经一起旅行的情景。再次描摹他们对我讲述的冒险。还有那善良的二人，以及他们的搭档们，拯救世界的传说。拯救的世界，就这样构成了我们的当下。如今的一切，都是建立在他们所孕育的世界之上。

我想着自己的故乡，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——

渺小，却沉重。寂寞，带着微微的寒意，却也夹杂着温柔的思念。但，这样就好。

国王陛下曾说过，这些都是值得珍惜的。我再次确认了这一点。寂寞的情绪。确实，这就是我的感受，是我必须承载的重量。

一步步踏着雪走去，身体仍然温热。今夜，也许能安稳入睡。但——

就算睡不着也没关系。我再次吐出一口气，抬起头。家家户户的窗户里，还微微透着灯光。

这是尤格诺亚的一个静谧而美丽的冬夜。

Menu 5.

料理店、卡繆君、与路人的生日

春天来了。阳光洒下，看上去暖洋洋的。打开窗户，空气比预期略微清涼，轻轻拂过耳边。可这并不是刺骨的寒，而是一种充满希望的温度。万物复苏的气息让全身都兴奋起来，胸口也跟着跳动——春天来了。

冬天也很美。尤其是清晨被雪覆盖的时候，整个世界仿佛变了模样。静谧而庄重，尤格诺亚庄严的街道被白雪映衬得熠熠生辉。清冽的空气刺痛鼻尖，踩在厚厚的雪上，软软地沉下去，让人惊讶。雪花闪闪发光，触碰时冰凉而融化，在我指尖留下痕迹。初次遇到雪的我惊讶地看着，店长笑着说：「反应真好呢」。

我和店长一起在店前扫雪。每一片雪花都轻得像空气，但一旦聚成一团，就沉甸甸的。松软的雪压实后会变得坚硬，如果玩得久了，指尖会冷得发痛。我一边挣扎，一边看着店长轻松地用手（竟然不戴手套直接裸露）捏出一个个小雪人，摆在窗边。那些雪人随冬天离去，而取而代之的，是春天里新栽的花。几天之内，它们的花苞迅速膨大，不久就会盛开，店长说。

店长从不让花儿凋谢。无论店内还是店外，总有季节的花静静地存在。大部分都是店长亲手栽培的。简单质朴，却带着一丝优雅，很适合这家店。即便寒冬，窗边和桌上的花依旧盛开，让人惊讶。它们是耐寒的品种，在克雷莫兰也很常见。我说：「您真喜欢花啊」

店长回答：「不完全是这样」，然而他抚摸花瓣和叶片的指尖的时候，都透着温柔。在店长的悉心照料下，花朵的叶脉光亮润泽。

「花朵们总是安稳地笑着，像默默陪伴在你身边一样，让人安心，对吧？」

店长略带害羞地笑，我却想起了国王陛下。

冬天固然美，但我更喜欢春天。色彩丰富的季节，温暖而阳光明媚，天空与草地都漂亮。想跑到户外画画，想用新买的颜料尽情作画。我想认识这个世界，想去描绘它。想看尽各种事物，一种身体里涌出的冲动，不由自主地冒出来。记得自己离开村子，也是这个季节。

「你看起来很高兴啊」

「……是吗？」

「是啊。看起来神采奕奕的」

「神采奕奕？」

我不禁有些害羞，店长咧嘴笑着，把招牌翻到「OPEN」状态。我挺直背，深吸一口气。神采奕奕……虽然自己不太清楚是什么样子，但很开心。不出预料，今天肯定又是忙碌的一天。

店前和窗边的花开得正盛，蝴蝶和蜜蜂飞来飞去。那天店里也很忙，从中午开始就一直坐满顾客。餐具洗得不够快，还得拿出备用的盘子。店长忙得连吃饭都没空，只能站在厨房里匆匆扒了几口。像这种连店长也忙不过来的时候，老顾客们会

自己拿菜、搬酒、用布擦桌子，甚至帮忙接其他客人的点餐。店长从厨房里喊着「喂喂，真的假的」，大家都乐于助人，令人感激。

就在忙碌的下午即将过去的时候，店里的灯忽然全灭了。不是一盏，是所有的灯都熄灭了。烛光也不足以解释这种不自然，仿佛有人精心安排过似的。

我慌忙环顾四周。室内比窗外黑暗，而窗外的天依旧明亮。夕阳已过，天色呈现惊人的蓝色，与残阳交织，光线像洒落的红酒，氤氲柔和。夜幕开始了，街灯淡淡圆圆，家家户户灯火闪烁，屋顶上零星星辰闪烁。尤格诺亚的暮色如此美丽。那份惊讶与回忆，至今仍留存于我心底。

店里没有喧闹，像是一首歌流淌。每个人都在唱，却不乱，笑声也混杂其中，但拍手整齐有力，充满整个不大的店。

「Happy Birthday to you～」
「Happy Birthday to you～」
「Happy Birthday dear——」

随后的名字让我不禁出声笑了，但很快被歌声吞没，我几乎听不见。

「Happy Birthday to you!!」

于是，最后一阵热闹过后，消失的灯忽然又亮了起来。抬头一看，全都在客人的怀里。客人们都看着我，像是成功搞了一个小恶作剧，连鼻尖都闪着光泽，满脸都是开心的表情。

紧接着响起的掌声如同爆裂，我的眼睛和耳朵被闪得有些晕乎乎的，还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店长就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双手捧着又大又圆、闪闪发亮的东西——是派——苹果派。店长咧嘴一笑，露出整齐的牙齿，神情爽朗。

那是我最喜欢的东西。特殊的日子里，妈妈会做给我吃。派皮光滑油亮，蜡烛像画圈一样插在上面。一支、两支……十七支。啊，差点忘了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

「祝你十七岁生日快乐！」

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」声音在空气中回荡，掌声再次响起，不远处还有香槟塞子啪地飞出。有人拍我的肩膀、敲我的背、握手，我的身体被前后左右摇晃得晃来晃去。

「这家伙被吓到了」

「哈哈哈」

「十七岁啊~！年轻真好」

「祝你生日快乐」

「一直以来辛苦了」

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这些话，我被揉成一团，慢慢地、渐渐地，头脑才稍微清醒过来。虽然明知道不行，但不管怎样，鼻尖还是酸酸地痛。吸了吸鼻子，头和脸又被泪水弄得湿漉漉的。背上被拍了一下，我踉跄了一下，脸颊被揉得有些疼。

「喂喂，就到这里吧」如果店长不制止，估计我早就被揉成皱巴巴的桌布了。

生日。今天是我十七岁的生日。

「为、为什么大家会知道这件事？」

「嗯？你以前不是说过吗？」

店长笑着回答。

「我就想着要好好庆祝一下。然后大家也都很乐意，就变成了这样的惊喜。」

「当然了。你一直都很努力嘛」

「我们也想祝福你嘛。要祝福的话，用惊喜会更有趣吧」

「是啊」

「所以才让你吃惊啊。来吧，生日快乐啊」

我再次被鼻子和眼睛的酸涩弄得急忙擦拭。

我把生日告诉店长还是很久以前的事，大概是我刚来的时候。可能在聊天中随口说的，店长却记得清清楚楚。店长对自己倒是马马虎虎，但别人事情都记得很清楚。常客的生日和纪念日，他会送上喜欢的食物。但他自己的生日，连具体哪天都记不清，还笑着说。

「快，把蜡烛吹灭吧，一口气吹掉」

店长催促着，周围的人也拍着我的背，我看着眼前的苹果派。

苹果派。圆形的整块苹果派。光滑闪亮，装饰和边缘编织得整齐有序，烤成了金黄色，每一处都很美。上面插着蜡烛，火光眩目地摇曳着，让派的颜色更加闪亮。蜡烛的数量是十七根。生日的时候，就要在蛋糕上插上和年龄一样多的蜡烛。就像绘本里的生日一样。就像做梦一样，又大又华丽的苹果派。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闻到的是烤苹果派的甜香，还有温暖店里的气息。生日。十七岁。生日快乐、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

我照着说的，用力一口气把十七根蜡烛全都吹灭了。掌声和口哨声随之响起。头发被揉得乱糟糟的。果然像做梦一样。能被这么多人这样祝福……

「……好开心，好开心，我……」

我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发出了声音。擦了擦脸，湿漉漉的。一直在哭，差点快有个外号了，但大家只是温和地笑着。没有取笑我，也没有调侃我。取而代之的，是认真地看着我。

「起初，我还担心你行不行呢，不过是多虑了啊」

「画也进步了不少吧？」

「如果有什么事，我们能帮忙的话一定告诉我们」

「大家都知道你做得很好」

我吸了吸鼻子，点着头，一次又一次地。

「谢谢，谢谢……你们」

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了。因为，我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日子。那个快要在路上倒下的我，竟然能在这里过上生日。一个微不足道的村民，竟然身处如此辽阔的国家，还能被这样庆祝生日。要是对十六岁的我说这件事，他肯定不相信吧。曾经那个因不安、贫困和孤单而颤抖的我，现在想挺起胸膛。能带着这样的心情挺起胸膛，我感到很开心。十七岁的我，幸福得令人惊讶。

苹果派是大家一起吃的。要不然，我根本吃不完。店长笑着说：「偷偷给你做这派还真不容易啊，多亏了花店老太太家的大烤炉帮忙。」难怪从外面就能闻到那股特别香的味道。店长熟练地切好分配，但我那一块特别大。漂亮的切面里，苹果几乎塞得满满当当。

「我开动了」

「好耶」

豪华漂亮的苹果派，旁边还配有冰淇淋和薄荷。我拿起叉子，混合着紧张和期待的心情，咬了一口。

「——！」

手和嘴比语言先行动，我立刻又咬了第二口。努力克制着想狼吞虎咽的冲动，慢慢细细咀嚼。咽下去太可惜了，但喉咙却像催促一样，跳动着要把它送进胃里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终于发出如同叹息般的感想：

「……好好吃！」

「哈哈哈！」

我说的话让店长的眼角微微舒展。「我啊，对甜点什么的可不太拿手」他这么说着。

「那我也尝一口」

「哦——好好吃！」

「要不要也放进平时的菜单里？」

「真的吗？可算了吧，做甜点可得绷紧神经呢」

苹果爽脆，奶油绵软香甜。派皮酥脆，散发着香味，肉桂放得稍多，所以微微带点辛味。

「好好吃，好好吃啊！」大家纷纷喃喃称赞，四处响起满足的声音，某处还有开葡萄酒塞的「砰」声。

「虽然肯定跟我妈做的不一样，但我觉得，这样就挺好啊。好吃就行」

我真说出这种话了吗？这确实是我的心头好。在乡下的村子里，最丰盛的美味，最终还是母亲亲手做的料理。被看透了，觉得有点害羞，却也同样开心。

「是的，」

我点点头。原本应该是甜酸的味道，却带上了一丝咸涩。我赶紧用手臂擦去从眼角滑落、差点落到派上的泪水。

「好好吃」

我抬起头。烛光洒在脸上，闪闪发亮。在那光芒的包围下，大家笑眯眯地看着我，微微点头。大家都喝了点酒，脸颊微微

泛红。店长害羞地揉了揉鼻子，又拧开了一瓶葡萄酒。是尤格诺亚的葡萄酒。说是还年轻，但口感清爽轻盈。因此不需要复杂的讲究，顺顺利利就能喝下去。这个国家的味道。今天也干杯，为健康的一天。有人像唱歌一样说道：

「非常好喝！」

家里的苹果派，苹果都是切得很碎，接近果酱的口感。因为兄弟们缠着要吃，所以母亲奢侈地多放了卡士达奶油，味道偏甜。

我大口品尝眼前的苹果派。和母亲做的派不一样，但正因为不同，所以很好。开心，好吃。这味道告诉我，自己离开故乡，走到遥远的地方，还能这样被庆祝。苹果派，对我来说，依然是特别日子的味道。是我十七岁生日的味道。

*

*

*

*

抬头看着天空回到家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夜幕落在每一片屋顶上。星星在旋转，可能是因为微醺。即便已经长大成人，酒量依旧不行。

顺着店长劝我喝的酒喝下去，我连拖地都觉得有点困难。店长非但不生气，还说「主角不要干活」，让我坐回椅子上，又给我续了一份苹果派和红茶。等我吃完，把杯子和玻璃杯里的东西都喝得干干净净时，听到常客说：

「生日的话，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」

「好好，明天又要被店长使唤了啊」

「真是没法反驳啊」

常客们哈哈大笑，不知拍了我多少次背。我虽然醉意上涌，脑门也有些发痛，但还是撑住了。

「没事吧？要不要送你回家？」

我意识轻飘飘地晕乎乎的，但对过度保护的店长摇了摇头，那是我清晰的意志。毕竟，我已经是大人了。十七岁。

「明天也请多多关照」

视线微微晃动，我在门口回头，低下头致意。鞋尖脏兮兮的，但映着烛光呈现橘色。我回身叹了口气。眼前是店长，还有常客们。店里明亮、闪闪发光、愉快、轻快、温暖。这家店，店长，还有这里的人们本身，都是如此。光亮刺眼，让人目眩。

我不断眨眼，不知为何，店长也眯起眼睛，显得有些眩目。
「回去路上小心啊，」他帮我整理上衣领。

「我这边也请你明天继续多多关照」

微带冬日余韵的风，吹在微热的脸上，格外舒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再缓缓呼出。呼出的气已经不再是白雾。手袋里装满了生日礼物。鼻腔深处还留着苹果派的香气。

回到家时，有两封信等着我。我微微吃惊。

两封信各自呈现不同的样子，完全不一样。一封信，信封上时不时带着些许污渍，封口鼓鼓的，已经膨胀到看起来要爆开，还是熟悉的模样；另一封信，干干净净、一尘不染，信封边缘装饰精美，笔挺美丽。——我怀疑是不是寄错了，但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。翻过来一看，封印上是这个国家——尤格诺亚王室的徽章。

我心头一紧，瞬间清醒过来。盯着这封美丽的信看——对了，想起来了。好像有人说过，生日的时候，会收到国王寄来的贺卡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、仔细地拆开封口。从雪白的信封里拿出的，果然是同样雪白的卡片。卡片角落有和信封相同的装饰。

卡片上印着一条祝福国民生日的讯息：

「祝你生日快乐。感谢并庆祝你的诞生。愿这一天成为美好的一天——」

就这样，即便是普通国民，甚至像我这样并非在尤格诺亚出生长大的外来者，国王也会为每一个人的生日送上祝福。啊，真是令人欣喜，又让人感到无比敬畏。

（我心怦怦直跳，同时又稍稍松了口气。要是这是国王陛下亲笔写的，那可就糟了。国王陛下可得整天不停地写生日贺卡啊。）

我叹了口气。目光一次次落在文字上，细细品味。然后，无意间把卡片翻过来时，我发出了有些无力的声音。

「——哎呀」

卡片的背面，有另一条讯息。而且不是印刷的文字，而是确确实实用钢笔直接写下的。

「生日快乐。感谢你来到尤格诺亚，在那家店里工作。希望还能再和你聊聊。」

我的醉意顷刻间消散，直接坐到床上，重重地仰面倒下。仰望天花板。心脏似乎要停止跳动，这正是那种感觉。脖子以上，仿佛要冒出热气一般滚烫。

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那温柔的文字。每眨一次眼，我都害怕它会消失，但它却稳稳地呈现在我眼前。原本以为是纯白的纸张，仿佛被织入了细微的颗粒，在烛光下闪烁着，如同星星的微光。

「……」

我轻轻地触摸着美丽卡片上的文字。浓绿的墨水形成的每一个字角都圆润，形态平和。我想起国王陛下——「这是国王陛下写的字啊」，十七岁的生日。

我坐起身，把美丽的卡片小心翼翼地放回美丽的信封里，然后轻轻地收进桌子右侧的抽屉里，珍重地保存起来。

接着，我看向桌上另一封信。信封隐隐鼓起，比平时更显膨胀。村里没有可靠的邮递服务，这封信必须翻过一座山，送到邻镇。从那里，还要经过漫长的道路。在这漫长的旅途中，它被弄得略显脏污，但最终，还是完好无损地送到了我手中。

我必须给这封厚厚的信写回信。

写下有人为我庆祝生日；收到了好多美味的派和礼物；还收到了国王陛下的生日卡。

卡片上有国王陛下写的留言；我没有感冒，也没有受伤；我按时吃饭、按时睡觉，身体很好。

我已经十七岁了。

桌子上摆满了生日礼物。夜空格外晴朗，屋顶上仿佛洒满了星星。故乡的村子当然看不到。偶尔我还是会感到孤单，但这里是个好地方，大家都很温柔，我也很健康，而且——我长了一岁。

Menu 6.

料理店、卡缪君、与路人

回想起在那家料理店度过的日子，感觉真是短暂极了。按时间算，不过一年多一点。和之前的人生相比，或者和之后的岁月相比，那真的就像一瞬间的事情。

可是，在那家店里的每一天，都格外鲜艳、特别、闪闪发光。即便十年、二十年——甚至几十年过去，依然不会改变。

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绝对不变的东西，那么对我来说，那就是在那家店度过的时光。在那里，我永远是个年轻的、爱哭的画家兼服务生。青涩的我，在那家店的回忆里，依然闪闪发光。

那是宝物。对我来说，那家店就是『命运』。现在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。未来再有多少快乐、多少有趣的事情，那段回忆绝不会褪色。我会像悄悄窥视珍贵的宝石箱一样，温柔地回忆它。就像美丽的宝石。回忆起阳光明媚的秋日，比任何天空都澄澈闪亮的蓝色光芒。

那是白云茂盛、浮在晴朗蓝天的季节。云朵蓬松得让人忍不住想跳上去，就像成群迁徙的羊群一样。天气干燥又炎热，所以冷汤卖得飞快。下午时分，锅底的汤汁已经没了，没喝上汤的常客们撅着嘴，用新鲜烤鱿鱼下酒喝得酩酊大醉。喝得多了，自然也想多吃。

店长总是慷慨回应源源不断的订单，但今天他却无奈地耸了耸肩：「不好意思，今天那个也卖完了」

「啊，难得见到这种事」

今天依旧辛勤工作的木匠们，擦了擦满是污渍的额头，显得有些失望。最近这里的活儿格外多。

「抱歉啊，这个当作补偿吧，不用付钱。还有，那边架子上的酒，喜欢的就挑一瓶带走」

「啊，啊……谢啦，不过，怎么了？进货不顺吗？」

「不是那回事」

店长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了。那份无忧、清爽的笑容，让男人们闭上了嘴，只顾享用店长送来的「酸香腌菜」。尝了一口，虽然有点酸，却很快缓解了疲惫的身体，让人开心地扭动、享受那份美味。

店长用剩下的食材不停地做菜，摆满桌子，几乎不收钱，最后还把做好的小菜、腌制品等零碎东西打包，让大家带回去当下酒菜。虽然有客人感到疑惑，但店长一贯如此豪爽好客，再加上大家喝得正微醺，谁也没有多说一句抱怨的话。

厨房比平常早些开始打烊，空得惊人。连一只小虾都不剩。明天准备用的材料也没有了。

从傍晚开始，我一直觉得不太舒服。端着盘子走向客人的桌子时，心里非常忐忑。我隐约感觉酒架上的酒品「有点少」，

却眼睁睁看着它们瞬间消失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架，甚至有些头晕。

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。食材总是很丰富，就算客人提出无理要求，店长也会边调侃边应付。常客们总说，「这里什么都能端出来」。事实上确实如此。即便如此，明天用的材料也会按计划妥善保存。等到丰盛的食材稍稍减少时，戴克先生就会来补货。厨房虽然不大，但却十分充裕。

空空的厨房显得格外寂静。洗干净的碗碟整齐叠放，静静无声。关掉灯，仿佛整个空间都变得像洞穴般冰冷。

「辛苦了啊」

洗碗和拖地的活儿做完后，店长像往常一样慰劳我。他翘起腿斜靠在椅子上，肘撑在桌上，悠闲地坐着。「你也坐吧」，他指了指对面的位置。

店长一边啃着烤得酥脆的鱼头和鱼骨，一边小口啜着酒。低垂的眼睑投下的睫毛影子里，除了单纯的疲惫，还隐隐透出一丝深沉。我看到这，胃里猛地一沉，店长自然察觉到了。他轻轻苦笑，把骨头和酒递给我。平时我会欣然接受，但这次我摇了摇头。店长修长的眉尾微微下垂。

「抱歉啊，让你不安了」

店长的声音柔和得像在安慰人，我却暧昧地摇了摇头。

我自己都清楚，自己的举止有些异常。客人们似乎被常态以外的状况弄得不太灵活，但更让我注意的是，他们的视线总是落在我身上——一个因为店长过于慌乱、出奇大方而显得手忙脚乱、憔悴不堪的我身上。

「店长，那个……」

「唔……」

所以，我吞吞吐吐的话，店长早已完全理解。甚至我半开着嘴，带着撒娇似的扭曲表情；甚至我对不稳重的店长有些责备的心思，店长也全都察觉到了。

店长解开交叉的双腿，端正了坐姿。我光是看到这一幕，就忍不住想要逃开。心头涌起不祥的预感，喉咙像被石头堵住一般，痛得呼吸都困难。

「……事情有些突然，——从明天起，我打算关店大约一周」

「这么突然，实在很抱歉啊」，店长道歉道。

听到「一周」这个词，我心里稍微松了口气，但不安仍像慢慢刺痛一样存在。

「这是我的决定，所以休假的工资我会照常发。放心吧。带薪休假，就是那个意思」

所以，不用担心生活费，店长有力的语气，充满着为了让我安心的坚定。可我反而，可能，表情有些阴沉。

我反复咀嚼着店长的话。带薪休假……

钱，当然是必要的。不然，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村里人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。即便在和平的世界里也是如此。生存本身就需要花费金钱。这一点，我在到达这个国家之前，就已经深刻体会过。能吃到足够填饱肚子的食物，能有一份维持生活的工，这份珍贵和感激。

可是，这家店不仅仅是为了这些。这家店，不只是这些，它带给我的，似乎还有更多。

那句话语几乎要冲上喉咙，差点脱口而出，但最终还是吞了回去。它在腹中翻滚，却让我意识到，在这一刻，我无法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，而且，我想问的，也不是这种事。我换了句话，却还是忍不住结结巴巴地说：

「……身体状况不太好吗？」

「不，不是那个意思」

店长一边无奈地笑着，手掌轻轻挥动。依然生龙活虎，嘴里还啃着鱼尾巴。

「有点事……现在不能说。请你谅解」

「啊……」

店长带着歉意垂下眉头，轻轻侧了侧头——这一动作，让我彻底说不出话来……不仅是我的，连旁边的常客们也明白了：

「我们也有错」。面对完全说不出话的我们，店长却丝毫没有忽略。到了这个地步，谁也比不上店长的洞察力。

「……我在犹豫该怎么办。不过今天，客人意外地少了不少。所以，也就下了决心吧……或者说，心里踏实了吧……突然的事，真抱歉」

我慢慢地点了点头。目光落在那张据说是用旧木头做成的桌子上，凝视着深深的纹路，试图把刚才听到的话在脑中消化。踏上决心……心里踏实……这些我从未了解的词语在脑中回响。到底是什么决心，是什么让他心里踏实了呢？

如果是稍早的我，大概会就这么默默地点头。既然店长说了，那就一定如此吧。不会多问，也不会怀疑，一定会心甘情愿地接受。

但我只是盯着桌子那道深深的暗纹。今天，也有很多人坐在这张桌旁，吃着美味的料理，喝着酒，吃得饱饱的，然后满

足地离开。我为这张桌子上摆放过餐盘，也为收走的盘子擦拭得干干净净。我原以为明天、后天，也会这样继续。

我是这里的员工。员工啊。所以，我理应有权把这份不安说出来吧。大概。或许吧。

我颤抖着艰难地张开嘴唇，努力让打结的舌头动起来。

「店长，你……不会……突然消失、——逃走吧？」

我忍不住这样想。店长那么帅气、那么从容，体贴、温柔、大方又洒脱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好像根本没有固定在什么地方。不让自己困于执着，慷慨分享，不固执，也不倔强，所以让人觉得他随时可能突然消失。不会留恋什么，也可能不在意这家店，这座街，甚至连那位国王，都会被他丢在一边吗？

店长瞪大了他那海色的眼睛，目光定定地落在我身上，眨了眨眼，然后猛地笑了出来。对着「逃走」这个词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「才不会做那种事呢。绝对不会」

店长干脆地摇了摇头。无论表情还是声音，都没有任何含糊。

「让你担心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很健康，也不是讨厌这家店。怎么说呢……就是度假吧，『假期』那种，度假……」

店长说着「度假」，认真地点点头，然后把盘子上最后一根鱼骨放进嘴里。

「嘿嘿，偶尔放松一下也不错吧？最近一直在做店长，但我可是前盗贼、前宝藏猎人、前海盗呢！」

听到这话，我一怔。震惊之余，又觉得释然，心里松了口气。对啊，我一直只看到他作为店长的样子，但他原本就是个喜欢冒险的人啊。盗贼、寻宝猎人、海盗。更何况，他还是勇者的搭档，走遍了世界各地。

我感到一阵羞愧，心里火热。自己到底以为自己了解店长多少呢？而且，店长一直在辛苦工作。早起晚归，连午餐都常常顾不上吃。虽然我可以休息，但在店铺的休息日，店长还得处理采购、准备食材、核算营业额、计算账目，以及其他琐碎的事务。

——我怎么会忘了这些呢？当然，店长也需要偶尔放松啊。我一下子满是反省。店长好不容易想休假，而我却疑神疑鬼，还想搅局。

「对不起，我……我……！」

「不，是我事先没商量，是我不对。抱歉……而且一直让你连休息的机会都没有，现在就好好放松吧！」

面对我这个迟钝的家伙，店长一点也没有生气，反而露出一点调皮的笑容，说：「大家都一样啊」。

我一下子心里暖暖的。我们都是这家店的一份子……像伙伴一样……被他这样看待，我心里充满了喜悦。刚才可能表现在我脸上和语气里的那份「郁闷」，仿佛被店长完全看透了，虽然有些害羞，但也感到非常开心。

在互道「辛苦了」之后，又交换了「那……一周后见」这样的问候，我带着既紧张又有点被轻轻挠到的、羞涩的心情，走出了店门。

「既然这样，我打算好好悠闲地游览一下尤格诺亚」
「那就好」

店长看起来很高兴。然后他说：「那这个就当作你休假的小补给吧」，从厨房深处拿来一瓶酒，递给我。虽然我酒量很差，但这是我曾说「好好喝」、很喜欢的蜂蜜酒。店长把这瓶酒留给了我，就好像专门为我准备的一样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给我准备了一块沉甸甸、结实的培根。

「祝你假期愉快」

「假期愉快」

怀着这份沉甸甸的喜悦，我走出了店，穿过小巷，仰望屋顶上的星空。此刻，我终于感受到一阵久违的轻快心情，心中洋溢着清爽的喜悦。

我轻轻哼着刚刚落在唇上的新鲜音律——「假期愉快」，多么美好的话语啊。

于是，我开始了自己肆意、几乎有些放纵的悠闲一周。

『致客人：本店因店长临时休假，一周内暂停营业，敬请谅解』

这张告示给很多人带来了不小的震惊。然而，「临时休假」几个字（大概是因为我看到店长要「闭店」而慌乱，所以特别写明的吧）让大家在惊讶过后，都点头认可：「确实如此啊」

「平时也太忙了啊」

「我也总是待得太久」

「我们太依赖他了啊。啊，偶尔还是要好好休息一下呢」

几个人聚在一起，互相点头，甚至稍微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，然后轻快地散开。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「很有道理」，可见店长平日里工作确实十分勤勉。而我之所以知道这些，是因为我的脚不自觉地走向了店里。

休假的第一天，我忽然有种差事刚办完的心情，想着「得去店里看看」，就走向了店铺。走进小巷，看到店门上的白色告示，以及几个人认真盯着告示看的背影，我才「啊！」地意识到，手里抱的不是食材袋，而是速写本和铅笔。

常客中的一个人忽然回头，看见了我：

「喂，小子，听说店休假了？」

「啊？」我愣住了。

「你也被劝好好休息吧」旁边的男人也回头看了我。

「嗯嗯，最好是这样」

「我正趁观光游客的心情在街上转呢」

那些大叔们笑着说：「那倒不错啊」。

我说「和店长说的一样」，大家就哈哈大笑。

「不错啊。毕竟是尤格诺亚国啊。还有很多地方在建设中，但我们会慢慢建设起来」

「完全同意。我喜欢这个国家啊，年轻而美丽」

「嗯，当然我也喜欢故乡，但能住在这个国家，我也感到自豪。还有这家店……」

「待得很舒适啊——哦，午休时间快结束了。这周换个地方吃午饭吧」

「那家店也不错，怎么说来着？就是鞋店对面那家」

「哦，那就去那里吧」

「小子啊，好好享受假期」

一群大叔笑闹着走出小巷。我再次注视告示，心里有些发痒，又有些温暖。如果店长听到这些话，一定会深深点头，然后请我喝特制的青柠酒。我也走出小巷——好假期啊，这样也不错。

想着店长像是把这国的名声当作自己的喜悦一样笑的样子，我又想起了国王大人，于是萌生了去城堡看看的念头。

尤格诺亚城是街上最为宏伟的建筑之一。到处搭着脚手架，今天也有从各地运来的石材和木材堆得高高的。我看着高声指挥、配合工作的工匠们，心里想：「真卖力啊」——这种感想反而让我觉得有些自己事不关己，心里小小地懊恼。就在正午，工匠们汗流浃背，我却在悠闲地享受假期。心中夹杂着些许局促、特权感和优越感，我朝城堡正门走去。

城门开着，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城堡范围。城内有未完成的区域，出于安全考虑禁止进入。不过，每年有一次特别开放，据说很多游客都会特别期待这一活动。夏天左右举行，所以可能很快就要开始了。

即便不能进入城堡，环绕城堡的庭院也很壮观。五彩缤纷、盛开的花朵散发着芬芳，整齐的树木显示出园丁的用心。这些信息我是从常客那里听来的，而我只是看得入神，傻傻地张着嘴。庭院花木繁盛，据说尤格诺亚城完成还需十年，但即便如此，已非常雄伟。

国王陛下此刻在做什么呢？

当然，我这种人想要窥见国王大人的行踪，只会让自己心惊胆战。即便国王大人曾到过店里，我也不敢自以为和国王亲近。

不过，我还是忍不住想象：在高高的窗户那边，那位美丽、英勇又温柔的国王陛下，现在在做什么呢？

我边看窗户边踱步，突然与城门附近的守卫对上了眼。被发现盯着城内看也不足为奇。我慌忙移开视线——虽然更可能引起怀疑。此刻我想立刻离开，但若就这么逃走，也显得可疑，而且对国王陛下——对温柔的国王陛下——那样态度，好像也缺乏诚意。（温柔的国王大人，即便是我这种乡下人也一视同仁，轻轻抚过我哭红的背，手掌温暖而宽大。生日卡背面的文字……）

我慢慢走向守卫：

「啊、那个……」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……国王大人现在……安好吗？他现在在……哪里呢？」

我本想表达类似意思，但话到嘴边却舌头打结，结结巴巴。
守卫那精心擦拭过的铠甲闪闪发光，让我忍不住低下视线。

虽然我有些冒失，守卫却和蔼可亲，似乎习惯了这样的情
况。他大概是见过很多像我这样的观光客。

「国王大人现在不在，他出外访问了」

据守卫说，国王今天清晨刚出发，大约一周后回到。

「真是忙碌啊。希望他能偶尔放松一下」

守卫有些困扰，轻轻摇头，眼神中充满了对国王的关切。

「放松……度假之类的，也不能吗？」

「度假！真的希望他能享受这样的休假。啊，今天的天气
尤其适合度假」

守卫眯着眼仰望远方的天空，蔚蓝深邃，风爽朗，真是绝
佳的观光日。

守卫转向我，仔细端详我的面孔，然后露出和蔼的笑容：

「你是来观光的吗？如我所说，伊莱文大人很忙，平时很
难见到。但有时会在广场露面。今天运气不好，但请尽情欣赏
这美丽的庭院和尤格诺亚王国」

守卫的关切与话语让我深深点头（毕竟这周，我就是游客）。

「近来的国王真是忙碌啊……在那张美丽的面容上，似乎
也略显疲态。虽说是健康之人，但还是担心他的身体和心灵会

不会过度劳累……国王有太多我们无法知晓的事务啊。若有谁能在国王身旁，比左右大臣更贴身地支持他……噢，刚才的话当作没听见吧，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守卫自言自语罢了」

我当然点头致意，然后继续在庭院散步。看着盛开的玫瑰，心中衷心祈祷国王陛下的健康。

从城里回来的路上，我经过了花店。店里居然不是店主老太太，而是每周日帮忙的她——店主的女儿。

她猛地回过头来，肩上的发丝轻轻跳动，随风晃动，然后我们的目光相遇。花店的女儿微微勾起桃色的嘴角，笑了。

「哇，你好啊」

「你、你好」

我结结巴巴，说不出话来。明明在店里做接待工作时，我已经能稍微明亮地打招呼了，可在她面前，却完全不行。

「听说，你们店今天休息？」

「嗯……是的」

原来如此。所以我才会在散步途中，现在正是从城堡看完回来的路上——如果我能这样说就好了。可我这会儿，只能愣愣地站着，低着头。对自己感到无比惭愧。

该死，振作起来啊，我！

「啊、那个——今天不是星期天，但，你……在看店啊？」

我慌慌张张地问出这个突兀的问题，女儿一点也没有露出嫌弃的表情，只是微微一笑——有点害羞，又深深地笑了笑。

「奶奶让我多帮衬帮衬。我原本只是想着偶尔帮帮忙而已」

花店的女儿耸了耸肩。肩膀又细又小，仿佛一碰就会折断。

「她最近老唠叨，说『要是我倒下了，这店怎么办啊』什么的」

嘴巴撅着，却是又滑稽又高兴的表情。

「不过，总觉得奶奶似乎能一直很健康呢」

「呵呵，真的呢」

我们相视轻轻笑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奶奶精神抖擞地喊道：「喂——你去哪儿啦！」声音响亮，叫着女儿，让我们忍不住笑得更欢了。

「那个……可以让我看看店吗？」

「当然可以！」

她像花儿般绽放的笑容——在我眼里，真的就是那样——让我心头一软，我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店里。随后，我怀着几乎想要蹦跳的心情走出店门。那「女儿推荐的精选花束」，在我胳膊和素描本之间轻轻晃动。鲜活、生动、美丽的花朵。我还向她请教了如何让花长久保持的方法，然后将它们插入花瓶，并画下了这幅画。

接着，我小心翼翼地吃着培根，轻轻品尝着甜美的蜂蜜酒，眺望着美丽的尤格诺亚街景。心里想着，如果能把这幅花的画送给她，一定会很棒。

*

*

*

*

店长准时在一周后回来了。等我上班时，戴克先生像事先约好似的到来，空荡荡的厨房又恢复到以往的繁忙景象。做着准备工作，到了中午稍过一些的时候，店开门迎客。常客们似乎听说了店重新开张的消息，纷纷而至，尽情享受久违的美食，直到晚餐时间过去，店里依旧满座。即使拥挤，也没有人抱怨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无法掩饰的喜悦。

经历了一周精彩的假期后，再次投入工作，对我而言刺激过强。我疲惫不堪，几乎想要赞美曾经的自己，完全累瘫了。几个人豪爽地笑着拍我的背，客人们似乎瞄准我摇晃的身影，把盘子接走。我眨眨眼，说着「没事没事」。

「收假后工作，谁都会这样」

「这一个星期才意识到，平时一直麻烦你了啊」

「度过了一个好假期吗？」

「是、是的……！」

「店长呢？」

「啊！多亏了，休假过得很好！谢谢你！」

店长依旧，丝毫没有休假的疲态，干脆利落地工作。一周的休业仿佛没发生过，店长依旧如常，只是，总感觉哪里略有不同。和一周前相比，仿佛多了一丝空灵感，微妙的不同。我还没来得及细察，店长已忙碌得干脆利落，依旧爽朗快活。

那天，店稍早打烊。因为没有预备菜，原本不多的料理全都被清光。常客们也不久留，边说「真好吃啊」「下次再来」边离开，满心喜悦地感受店铺重新开张的快乐。

当我擦净桌子和地板后，店长叫住我：「能留一下吗？有点事想和你说」他神情庄重，我心里一紧。这不是疲劳的阴影。

「不好意思，让你在累的时候留你」

我坐到店长对面，摇摇头。店长似乎不是想听我讲一周的假期趣事。我的一周里——花店的女儿喜欢我画的花，把它装进漂亮的相框挂在店里，街上随处走走看看，城堡花园的壮丽——这些兴奋的事我并没机会向店长兴高采烈地汇报。

「不过，我想早点告诉你」

「……」

今天我真的累坏了，也出了一些错，但工作果然很开心。我喜欢这家店，喜欢来店里的客人……这里的人都很好。也许是因为国王温柔、稳重，这片国土的人们也很善良。毕竟是勇者和伙伴们拯救过的世界啊。对了，国王好像还在外出游历呢。现在，也一定为了这个国家、为了世界而奔走各地……不过，店长果然厉害。我虽不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，但我会努力锻炼身体，让自己更加精神、更加干练……

这些零散的、想对店长说的事情，本应像云朵般浮在喉间，却都变得坚硬冰冷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，只觉得食道与胃之间发紧发涩。

「那个啊——」

店长的声音很沉，带着罕见的迟疑。我屏住呼吸，喉咙发出不快的声音，我拼命忍住。一周前，当得知休业时的不好的预感，现在如巨浪般卷土重来。我低下头，紧闭双眼，胸腔里涌起一股蛇一般奇异的蠕动，让我屏息凝神。

「——」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啊、……呃」

「……？」

「其实，……那个……」

突然间，原本绷紧的气氛仿佛松开了，有一种拖沓、慵懒的感觉，像是炖烂的土豆一般。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——然后，瞪大了眼睛。

吓了一跳。店长，那个店长，竟然呈现出我从未见过的表情。他白皙的皮肤，像熟透的章鱼般泛起红晕，整个额头都通红了，耳垂和颈项也是如此。只有他的发色、眉毛和睫毛，依旧维持着平日清凉的色调。

「那个……」

我看着看着，心情逐渐晴朗起来。先前积压的厚重阴云，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，如今天空已经彻底明朗，光芒耀眼，万里无云。

「……我、我啊……！」

我已经兴奋得不行了。因为，因为啊，这绝对是件好事。能让店长，那位店长，露出这种表情！而且，就连迟钝的我，也能察觉到。我希望这件事能够成真，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期待着。能让店长变成这样的人，只有一个人而已。

「我……要结婚了。和伊莱文一起——」

然后，店长开始一个个讲述起自己成为店长之前的事情，以及上周一整周发生的点点滴滴。

在海上的旅程结束时，国王向他求婚了。对此，他请求国王等待，给他一点时间考虑。国王认真地看着他，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他为了更了解国王的国家——尤格诺亚，开始在这个国家居住。国王为他建立了店铺，非常喜欢他做的料理。他开了自己的店铺，成为了店长，发现这份工作比预想的还要忙碌，但

也非常有趣。每一天，每一天，他都越来越喜欢这个国家，也越来越喜欢国王。

店长没有用酒润润口，也没有用食物来缓和气氛。他带着严肃的表情，一如既往地认真，慢慢、仔细地讲述每一句话。当话语差点卡住，或者快要说得太急时，他会用右手的手指轻轻划过左手的无名指，深呼吸一下，再继续寻找合适的词语。

他讲述了这一周和国王一起旅行的经历；去了国王故乡的村庄；去到两人共同的回忆之地；并在那里告诉国王自己等待已久的答复——答应了求婚。

店长从容地拿出什么东西，放在桌子上。是一个小盒子，刚好能放进手掌大小，他打开给我看。

那是一枚显得格外珍贵的戒指，安放在洁白而纯净的布里。那是他平时挂在颈间、随时摇曳的美丽戒指。我这才意识到，之前自己胸口那种若有若无、奇怪的感觉，原来就是源于它的存在。

「因为还要做料理，还不能戴在手上呢」

店长低下睫毛，看向左手。

那是他惯用的手，眼睛几乎来不及捕捉的速度切分蔬菜、娴熟地处理海鲜，将面包切成笔直的断面，用魔法般的手法剥开水果的外皮，用力搅动大锅——他的手指纤细而白皙，灵巧得几乎可以传达出这一切。仔细看，会发现手上有许多细小的伤痕。指甲修整得整齐，总是短短的。那是做完所有工作的、成熟男子的手。

无名指上——什么也没有。店长微眯双眼，眼神中带着耀眼的光。

「让你等了三年啊」

戒指从颈间解下，恭敬地安放在木盒里。终于，它将迎来应有的归宿，回到它真正的所在。戒指落在店长左手的无名指上。

「因此，这家店——终于到时候了——」

在安静的店内，这句话沉重而坚定地回响。甚至能听见灯芯吸油燃烧时的轻微「滋滋」声。

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可能。这家店，将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。——因为店长将住进王城。

「我知道，你很在意这家店。我很感激，也很开心。我自己也喜欢这家店。它比我想象中更重要，更舒适，已经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。还有，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……还有你」

「你是这家店重要的员工，也是我的伙伴。正因为有你，我才能做到今天这一步」

——我听到这句话，鼻子都酸了。喜悦几乎要让胸口炸裂。心底像火焰般炽热，喉咙都在颤抖。

为了让我的感伤不至于溢出，店长大概特意用平稳的声音接着说：

「我雇佣了你。这是与雇佣有关的事情，也关乎生活。我对你的生活负有责任，」

如果我被赶出这里，如果这里不复存在，我可能会流落街头。虽然我需要找其他工作，但不管做什么，我都想继续干下去。我喜欢这个国家。——在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份心意说出口之前，店长接着说道。

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花店正在找人。那里的老太太年纪大了，需要帮手。而且，她希望最好能有年轻小伙子帮忙。花店那边，活儿还挺费力的」

「我一直在夸你呢，也夸过你的画。听说你画了那家店的花。老太太虽然没直接对你说，但她高兴得不得了。你虽然年轻，但干得不错。本来以为你没什么毅力，结果，意外地行啊——大概工资也不差，说不定比这里还好」

说完，店长轻轻叹了口气，慢慢摇头：

「这是自私……完全是我的自私……对不起」

「我根本没考虑你的感受——上周一周，也包括以后。但我……」

店长停顿了一下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又将气呼出来。右手的手指紧紧握住了左手的无名指。

「从今以后，我想一直陪在他身边。这是我决定的——我自己决定的」

这个国家，还有他的未来。即便这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，我也想这么做。我想和他在一起。不管周围的人怎么说，我都想陪在他身边，支持他，和他一起生活。

「所以，这家店已经无法继续经营了」

店长说得干脆而坚决，那是坚定不移的意志。我明白，他经过了深思熟虑和挣扎，才做出这个决定。我想，他打算承担很多——这家店，我，我自己，国王陛下，这个国家。无论别人怎么说，这都无所谓。

这个人——店长，他爱国王陛下。他的感情像海浪般涌动，直直地冲击、溢满了眼眸。真挚而深沉，一点虚假都没有。我仿佛在另一个地方见过这种目光，很快就想到了——国王与店长脖子上一直佩戴的宝物。很快，这光芒将落在店长的左手无名指上。

「我爱伊莱文」

他将自己的人生全部赌上，店长爱着国王陛下。

想到这里，我心中一阵酸楚。想到这家店，我感到失落、寂寞、空虚……可是，当他把这些话说出口，我感到无比欣喜。店长把如此重要的事情，毫无保留地向我——向我们——说了出来。

「……祝……祝贺！」

「——……？」

「不庆祝一下吗！」

我激动得站了起来，身体微微晃动，膝盖后的椅子发出咯吱声。

「总之！让我干杯吧！我请客！这个时候应该喝点酒吧，不过，我不知道应该喝什么……对了！店里最好的酒！」

「那么，婚礼什么时候举行？这个月吗？」

「嗯……不，还没……」

「这个星期？还是明天？」

「不，还没……三个月后」

「还早呢——！」

店长吃惊，我忍不住笑出来。我本以为婚礼马上就要举行，结果还有三个月！店长有些歉意地歪着头，摆出一副困惑又抱歉的表情。我也忍不住笑了，心里暖暖的，就像喝到店长特制的汤，或者「稍微大人一点的热牛奶」时的感觉。

想到店长认真考虑了我的感受，考虑了未来，我就很开心。虽然是去花店——就是那家花店——但光是他认真考虑这件事，就让我感动。

「店长！」

这家店要消失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对我来说，这里就是生活本身，也是另一个家。店长这个心地善良的人，还有这些有趣的顾客——对许多人来说，这里都是这样一个地方。正因为有这家店，我才能在这里生活得这么好。它是我的依靠。

所以，我感到失落，也同样感到开心。

「太开心了！太开心了！勇者和他的搭档要结婚了！多么美好啊！太开心了！美丽、善良、般配的两个人！我……我岂不是正在见证一段历史性的瞬间啊！太棒了……太棒了！」

说完，我猛然意识到，我自己也太兴奋了——明明不是我自己的事，却这么激动，真丢脸。我慢慢把高举的手放回膝上。店长有些发呆，嘴微微张着，眼睛睁大，注视着我。

「店长，真的，真的恭喜您！」

店长眨了眨眼，嘴唇轻轻动了动，却什么也没说，微微颤抖着闭上眼，再睁开。

「你……」

接下来他本该说的话，我不知道。店长把它咽了下去，然后终于笑了。那是我和大家都喜欢的店长的笑容：眼睛眯起，眉尾微微下垂，带着一丝困惑，嘴角展开，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。

「啊，真的，谢谢你」

店长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「听你这么说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」

店长用手背擦了擦鼻子，轻笑着，发出「滋」的声响。可能因为我——一个微不足道的、村里都没名字的小人物——的一句话，让店长产生了这样的反应。我想，他一定经过了很多挣扎、迷茫和思考，做出了我无法想象的深刻决断。

帅气、善良、爽朗的店长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曾经如此烦恼过。他细心大方，从不执着，所以看似随性无根。而现在，他有一件事绝不妥协，不管别人怎么说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。

我看着眼前这位美丽的人，也想到美丽的国王陛下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充满了喜悦和尊贵感——仿佛想跳起来，却只能叹息，这是一种奇妙的安宁与喜悦。

美丽的两人，在忙碌中静静地度过了属于自己的时光。

「喂，」

店长用手臂擦了擦眼角和鼻子。鼻尖、脸颊和耳垂泛着淡淡的樱桃色，害羞又开心地看着我：

「告诉我，你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时，感受到了什么？」

他的眼睛像风暴过后的海面，清澈闪亮。

「一踏入这个国家，就感受到平稳而有力的气息……」

真是的，店长最喜欢听我讲这些话了。

说说店长吧。

店长既是这家店的店长，也是经营者、厨师，同时负责进货。在我被雇来做服务员、收银、清洁和各种杂务之前，这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。这家店的员工，只有我和店长两个人。

店铺位于狭窄的小巷中，是个小巧的地方。店名低调得几乎不可察觉，刻在铜牌上，挂在入口的墙上。菜单完全取决于店长当日的心情，但即便是顾客无理的要求，他也会尽量满足。从大商人戴克那里进的食材总是丰富、稀有又新鲜。

店长有着尖锐的蓝色短发、清澈的眼神和海洋般的瞳色。脸整得让人忍不住想，「真希望自己生来就长成这样的脸」。他帅气、冷峻，一眼看上去，似乎冷漠而可怕。但他一开口就很亲切，很快就让人觉得「真是个好人」。露出白牙微笑时，十分迷人。

而且，他极其善良，加上有点浪漫。店总是比规定的关门时间晚一小时才结束营业。看见有人饿了，他会主动端上食物；看到有人心情低落，他会悄悄把酒和下酒菜递过去，说：「吃饱喝足，振作起来吧」。

所以，大家都非常喜欢店长，也都很喜欢这家店。

店长脖子上戴着一枚戒指，细链晃动着，光芒非同寻常，很难说只是装饰品。大家都知道，那是店长的特别宝物。虽有些轻松的调侃或打趣，但没人会深究。

大家都爱店长，也爱这家店。

「我很高兴开了这家店」

这句话不带任何做作的情绪，让人心里踏实。没有感伤，就像旅途中，遇到这样一家毫不张扬的店，吃到这样的料理，会让人觉得精神都被治愈了。这里有一个清爽、温柔、肯定比谁都爱这个国家的店长。

这些，就是关于店长的故事。

「三年的日子，快乐、平和而充实。谢谢你」

店长是这家店的店长，也是十年前拯救洛特泽塔西亚的勇者的搭档。而从现在起，他将陪在国王陛下身边，一起守护这个国家。

*

*

*

*

那是丰收的季节，阳光明媚的美好日子。秋日的晴空，铺满了城堡的屋顶。

广场上人山人海。像节日一样热闹，却又有一种紧绷的气氛在弥漫。大家仰望尚未完工的阳台，同时尽力压抑着无法收回的兴奋，通过相互交谈稍稍缓解。

终于，那个时刻来了。喧哗仿佛被秋天的天空吸走，一切归于寂静。每个人都屏息凝视，目光无法移开。

两人身着纯白的礼服。耀眼而庄重，传统而新颖，散发着芬芳。神圣却又令人感到亲近，不是令人畏惧的庄重，而是一种奇妙的亲切感。衣领上的装饰闪闪发光，令人目眩。

四周不时传来赞叹的叹息声。我也深吸一口气，回想起店长曾偷偷告诉我的话——

「这是他手工做的。真的很用心……虽然不是我一贯的风格，说实话有些害羞」

这一切非常适合店长。鲜亮的发色、白皙的肌肤、柔韧的身姿，他的美被衬托得淋漓尽致。谁都能一眼看出，这件礼服是被最了解店长的人精心制作的。

两人并肩而立，仿佛是一对天作之合。

国王陛下看着店长，店长也看着国王陛下。两人四目相对，微笑，低下眼睛，然后——

当两人的身影完全重叠时，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。有人拍手庆贺，有人紧紧相拥，有人踏着喜悦的步伐起舞。还有人开始吹响乐器。

接吻结束后，两人互相凝视，然后略带害羞，却又满心喜悦地转向大家，举起手回应欢呼。掌声几乎占据整个广场，夹杂着欢快的口哨声和更多的喝彩。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两人送上祝福。有人像唱歌一样喊道：「尤格诺亚万岁！」声音此起彼伏，连成一片。

「尤格诺亚，万岁！」

听着这声声欢呼，我心里有些依依不舍，但更多的是无比的喜悦。

店长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两人准备餐食，也不再在窗边焦急等待国王陛下的到来。国王陛下今后不必在夜晚偷偷溜出城堡，店长也不再是那个每天料理这家店的人了。即便偶尔烹饪，那也一定是为了亲近的人。今后，国王陛下可以随时享受店长亲手调制的热牛奶——不过店长不再只是店长。

我把一篮子花瓣撒向空中，紫色与蓝色的花瓣漫天飞舞。有人高声唱道：

——愿你们二人，这片国土，以及整个世界，永远幸福！

我想写封信，寄回故乡。用我存下的信纸，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，还有一件美妙至极的事情发生了。我会画下这幅画，把溢出的欢声、不断响起的音乐、随处炸开的烟花、撒向空中的花朵的清甜香气，以及我眼前的这一切景象都描绘下来寄出。我终其一生也不会忘记。今天的美好日子，这场如此美妙的婚礼。

在一片无云、清澈透明的天空下，比任何蓝色都纯净的两颗宝石紧紧依偎，闪耀着光芒。

Menu 7.

国王陛下、与某个女仆

国王陛下即使对我们这些女仆也关怀备至，是位非常温柔的人。他记得每个人的面容，对我这样身份卑微的人，也会亲切地招呼。

早晨的「早安」清爽而让人精神振奋，夜晚的「晚安」温柔而充满慈悲。温和而美丽的国王陛下。正因如此，我每天早晨都会想着「今天也要努力」，睡前则能怀着平静的心情自我慰劳地说「今天也辛苦了」。

国王陛下对所有人都是平等而温柔的。

若看到有人脸色不好或心情低落，国王陛下会「怎么了？」弯下高高的身躯询问，并会指示「不要勉强自己」，同时附上「一直以来辛苦了」的慰问之言。高处的灯具，他会毫不费力地亲自更换；沉重叠放的床单或餐具，他也会帮忙搬运。对我们这些感到不好意思的人，他会微笑着说「这点小事让我来做吧」。

据说国王陛下能使用一种名为「鲁拉」的咒文，那是只有特别的人才能施展的，可以瞬间飞到遥远的地方。即便如此，他一定也会很疲惫吧。国王陛下真的非常忙碌。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的神情始终安详，发丝也丝毫不乱。明明必然也会有疲惫或身体不适的日子，但至少我（肯定大家也是）从未见过国王陛下面露不快。

所有人都由衷地仰慕着国王陛下。

我作为一名女仆来到这个城堡工作，才不过一年，自然没有什么可以与国王陛下轻松交谈的立场。可是——我却有一件事，甚至对女仆长都隐瞒着。

夜里，我负责厨房的收拾。虽说如此，锅碗瓢盆的清理大多是厨师和他们的学徒在做，我的工作不过是擦拭台面、清扫地板、整理买菜所需的零散备忘录之类的琐碎小事。还有一件重要的职责——注意是否有人偷偷溜进粮仓偷食物。那也是女仆长交给我的特别工作。

但是，「饿得睡不着」是一件非常寂寞又悲伤的事。大家都那么辛苦工作，我虽说是受命看守，但若真要冷酷地赶人走，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。所以，我会偷偷把剩下的面包递给他们，或用剩下的蔬菜做点简单的食物，或者端上一杯热饮……当然，绝不会动用明天要用的食材。只是那么一点点，就算少了也不会有人察觉的东西。

身为女仆，还是见习生，做这样的事确实很任性，我也不是没有那种如火烧般的负罪感。但近来我渐渐觉得，让他们吃上一点东西、喝口热饮、随意聊上几句，或许真能抚慰人心。那些深夜里无法入睡、心中充满不安而走进厨房的人们，等到他们安心下来，再回到自己的岗位或房间时，我心里也会觉得暖融融的，像是沐浴在一种奇妙的安慰里。只要把用过的餐具洗干净，放回原处，我的一天就算结束了。

其实，我想女仆长大概是心知肚明的。因为储藏架深处的「夜里不期而至的客人用茶叶」，总是不知不觉就被补充了。

所以，我的秘密并不是这些，而是从这里开始的事。女仆长一定不晓得——大概、或许、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

那是一月一两次的事。总是在深夜里，没有月亮、星子格外明亮的夜晚。而且一定是在没有「先客」来访的静谧时刻。

「咚」，靴音响起。「咚、咚」。女仆长常教导我们，说女仆必须凭足音分辨来者身份。但我至今还没学会，连大臣大人、园丁大人和门卫大人的脚步声都分不清楚。然而，那声音却是特别的。就算记性不好的我，也会立刻察觉到，那是无可取代的脚步声。

步伐悠长而从容。沉稳，安静，从脚跟到脚尖踏得扎实。不急不躁，不傲慢张扬，却满是谦和与诚实。咚、咚。

声音渐渐清晰，当脚步停在入口时，我会悄悄回过头去。就在那一瞬，那个人会探出脸来，然后必定会咧嘴一笑。不是平日那端庄的微笑，而是有些像顽皮孩子的表情。

「晚上好」

他会稍稍压低声音，带着亲切感打招呼——国王陛下，这位夜晚的来客，就这样出现在厨房里。

我的秘密，就是这件事。国王大人会以「夜里意外的客人」的身份，悄然来到厨房。

夜里的国王陛下不穿王座上的礼服，而是简单轻便的衣着。但即便如此，那种高贵气质依然掩不住。对我来说，实在是过于尊贵，心跳总会加快。但那并不是令人窒息的不安紧张，而

是一种可以深呼吸、自然地说出「晚上好」的安心感。比我自己想的还要自然、顺畅。

他那让人不由自主放松的微笑、沉稳而令人心动的声音、清澈的眼眸——再加上那顺直美丽的秀发在肩上轻轻摇动，即便是强壮的守卫也会被迷住，只能应声「是」。

端正的面容，柔和的印象被英气的眉形所平衡。即使穿着厚重的衣物，也遮不住他宽阔的肩膀和胸膛。那双腿仿佛能轻松走完千里之路。就像小时候翻烂的绘本里出现的王子——但他比王子更有力量，更勇敢。因为，他就是曾经拯救世界的勇者。

国王陛下在伟大的贤王罗大人指导下，日复一日忙于国事。不仅要处理国内事务，也频繁出访他国，工作极其繁忙。即便是我们这些对王务还不熟悉的新手女仆，也能感受到他的劳碌与努力。

伟大的贤王罗大人，据说过去也会在深夜来到厨房。他是个「偷吃零食的惯犯」，据说当时的前任女仆长总是苦口婆心地训斥他，这事如今还像传说一样流传着。国王陛下似乎也知道此事，曾经朗朗一笑，说过「大概是尤格诺亚的血缘吧」。那是陛下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夜晚。

国王陛下不会「偷吃」。他从不碰点心，也不喝红茶。陛下所希望的东西，总是同样的一样：

「可以给我一杯牛奶吗？如果再加点蜂蜜，再放上一点点白兰地，就更好了。」

在那个初次的夜晚，国王陛下带着几分困窘的腼腆，轻声说出了这样的话。

「我自己来就好。只是加热一下而已，不会弄脏厨房的。今天你也辛苦到很晚了，你去休息吧。别担心，我会收拾干净，不会让人发现的。」

最后那句话，是带着恶作剧般的神情和口气说出来的。

我当然，本是打算拒绝的。让国王陛下亲自做这样的事情，身为女仆实在不妥。倘若仰赖于陛下的温柔，那才是厚颜无耻的行为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准备说出拒绝的话。可是，呼吸却没有化为任何声音，只是慢慢吐了出来。

国王陛下沉默着。那是深沉的沉默。厚重得像岩石一般，深邃得像幽暗的森林……我觉得，倘若由我来开口打破它，将是一种冒犯。国王陛下低垂的睫毛下，隐隐透出一抹阴翳。

——您是否在烦忧着什么呢？心中是否有令您黯然的事？您，是不是很疲惫呢？

仿佛看透了我的担忧，陛下放松了表情，随即露出一丝苦笑。

「只是有点……这样的心情罢了。让你担心了呢，对不起」

我慌忙摇头。勉强挤出的「没有」一词，竟是那样颤抖。竟然会让国王陛下对我道歉！

国王陛下困惑似的，轻轻吐出一口气。那口气，似乎是吐向他自己——向这般来到这里的自己，所流露的一声无奈。

国王陛下。统治着这片国土的国王陛下啊。一定背负着许多我无法想象的重担。

——国王陛下只是，想要独处吧。

迟钝的我，终于察觉到了。这样的夜晚，无论是谁——就连国王陛下，也一定会有的吧。

我低下头，说道「谢谢您。请随意使用吧」。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恭谨、平稳，不至于让人听来不堪。

「谢谢」

国王陛下眯起眼睛，如此答道。那美丽的苦笑，却依旧没有消散。

我把新鲜牛奶、蜂蜜和白兰地的位置告诉了陛下。国王陛下深深地低下头行礼，那副郑重认真的模样，让我心里有些发痒似的，奇异地感到开心。

白兰地的瓶塞已经开过，但看瓶身的标签，似乎并不是放了很久的东西。从它堂堂正正地摆放在橱柜里来看，与其说是谁私下偷喝，不如说是料理上常用的材料吧。若是真正的上等佳酿，那肯定是存放在酒窖里的……

我这么一说，国王陛下却轻轻摇了摇头。

「不，不必了。已经足够了。谢谢你，真是帮大忙了」

看起来，陛下并不是在勉强自己。

站在灶火前的国王陛下，显得是那样新鲜而不可思议。笔直挺拔的背影，被一袭素白的衬衫勾勒出来，与厨房的墙纸似乎并不相称，但又奇妙地融洽。

陛下操作小锅的模样自然而娴熟，尤其是，当陛下吟诵出「美拉」的咒文时，火焰便精准地燃起——不大不小，恰到好处，美妙得令人屏息。

我检查了烛台的蜡烛是否足够长，灯油也尚且充盈，然后收拾好杯具，把抹布放回原位。

「晚安了，国王陛下。我就先告退了」

我的声音刚一落下，国王陛下便转过身来，轻轻眨了一次眼，随即展露出笑颜。那是一抹温柔的笑容，微微弯起，如同暖意融化的微笑。国王陛下的肩头，那一头笔直而美丽的发丝，随之轻轻摇曳，沙沙作响。

「嗯。谢谢你。晚安」

走出厨房没多远的地方。明亮的厨房这边看过去，那面墙壁只是一片暗色的木纹，但其实横着有一道细长的虫蛀洞。大小正好可以贴上双眼去窥视。爱恶作剧的女仆同伴们常常借此偷偷张望里面的情景，然后猛地跳出来，把我吓一跳……那种事经常发生。

虫蛀洞的用途，也不过就那样而已。所以从来没有人去在意。大家都太忙碌了，哪有心思管这种事。而且夜里那些「意外的来客」们都明白，从那里偷偷摸摸钻进去偷吃，不如直接对我说一声来得更快。

所以，我从未用过那个死角。只是偶尔漫不经心地想起：「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么个东西啊。」仅此而已。那天，从厨房出来正好路过那里，突然想起了它，也不过是个纯然的偶然。

可是，为何——为何那一刻，我却弯下身子，把眼睛凑了过去呢？绝不是因为怀疑国王陛下方才所说的「会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不会被人发现」的话。

那是一种甘苦交织的心情。我也知道，那并不是什么好的好奇心。若是小锅、灶火出了岔子，让国王陛下烫伤了怎么办？

若是茶杯突然破裂了呢？——明知道不会发生这种事，我却还是在心里把这些当作借口。于是我屏住呼吸，躲在暗处。

由暗处望向光亮处，看得格外清楚。国王陛下独自一人站在厨房里。油灯静静地照亮他宽广的背影。

微微垂下的面庞忽然侧过时——我大概忘了呼吸。

浮现在国王陛下侧颜上的，是我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。许多情绪纠缠汇聚，凝成了一种深邃的色彩。那并非憎恨，也不是愤怒，而是……更像是静静飘落的细雨。

只是沉默、静谧的忧郁。并不是由沉积而成的混浊之暗，而是澄澈透亮，却因为过于深邃，而化作了浓重的色彩。

我对那份神情，是有印象的。那是国王陛下偶尔会流露出来的一抹阴翳。

平日里，他总是开朗温和，常带着安宁的微笑。可就在那微笑消散的一瞬间，当眉眼微微垂下时，就会悄然浮现出那一抹阴影。

黄昏时分，用餐之后；或者清晨，空气仍带着青白色的寒意……在那样的时刻，他忽然望向远方时，眼神中便会浮现那份若隐若现的东西。仿佛心早已不在此处，而是远在别的地方。

而这一次，我看到的，是更深、更浓的一抹阴翳。那阴翳沉重下来，盘桓不去。

当国王陛下独自站在厨房里，为自己温一杯热牛奶时；当他透过窗子，凝望夜空中闪烁的群星时——他便能毫无顾忌地，任自己沉浸其中。

我潜藏在暗处的时间，大概不过够一张松饼烤熟一面的工夫吧。再久一些，我便再也承受不住：既承受不了自己的罪恶感，也承受不了国王陛下那份深沉的阴翳。于是我总是逃离，穿过厨房，走上通往寝室的走廊。

那时，我就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卑劣与懦弱。夜里，国王陛下来到厨房，只为自己做上一杯热牛奶，一个人饮下。而我，却卑微地想着想要窥见他的心境，屏住呼吸躲在暗处……到头来却只能狼狈逃开。

国王陛下心中的那份深邃阴翳，我既触碰不到，也无法理解。

在这样的夜晚，我总是难以入眠。国王陛下的侧颜，带着那道清晰的阴影，深深刻印在我心中。那阴翳仿佛落在长长的睫毛下，映照在面庞上。那是某种我不知名的存在，深藏于陛下胸中。而为了承受它，他垂下眼睑。

那道投落在眼下的阴影颜色，让我的心紧紧揪起，隐隐作痛。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哀伤。

*

*

*

*

国王陛下的婚礼，毫无疑问是极为美丽动人的。那是任何人都会憧憬的景象，美丽而耀眼。

升空的烟花，回荡的欢庆乐曲，从不知何处随风飘来的紫色与蓝色的花瓣——

全国上下举国同庆的婚礼，整整持续了三日。每一天都极为壮丽非凡，但若要说其中最令人难忘的，必定是第三日晚，那一场举国的舞会——宛如梦境一般。

两位主角在舞台中央格外耀眼。

卡缪大人的腰间，缀着精巧的蕾丝装饰，轻盈地鼓动，优雅地随舞姿飘动。而国王陛下的发丝，则笔直而柔顺，仿佛连空气都能发出沙沙的声响般轻轻摇曳。为这一夜特意重新擦拭得熠熠生辉的吊灯，将细碎的光雨倾泻而下，洒落在两人身上。无一尘埃的洁白大理石地面上，光芒反射成七彩，眩目得几乎要奏出声音一般。两人脚下的圆形影子，亦紧随他们的舞步，步步相依。

那已不只是「优雅」所能形容的了，而是一种更为洗练的美感。仿佛精心磨砺、细致打磨过的刃锋，在微光下闪烁着冷冽却无比动人的光辉。

在场的所有人都屏息凝神，被牢牢吸引。舞台中央的两人，气息不乱，步伐合拍，回旋转身，宛若天衣无缝。从头顶到脚尖，他们像是一个整体。甚至连呼吸，甚至连心跳，也似乎在同一个节奏中重叠。让人忍不住觉得：仿佛他们一直如此相依相伴，甚至，这便是他们生命原本的模样。

两位主角退场后，舞会的氛围渐渐松弛下来，像雾般散开。但那也是另一种愉快与美好。人们随意享用美食，举杯小酌，兴致一来便踏入舞池。哪怕笨拙，哪怕跌倒，哪怕踩到裙摆摔得不成体统，这样的良辰美景也丝毫不会减色。

毕竟，他们已经见过了极致的美丽。那是不会褪色的，不会动摇的，如大树般稳固，如宝石般永恒的美。

连平日里总是昂首挺立、目光锐利的女仆长，那天眼角都变得柔和了。她轻轻吐出的一句话，如叹息般柔美，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边——

「美丽之物，仅凭它本身，就能让心灵明亮起来」

稍作休憩后，两位主角便回房歇息了。（听说是卡缪大人稍稍醉了酒，女仆长还送去了水与些许清淡的食物。）

第四日，人们已是玩乐至尽，带着幸福的倦意。国王陛下与卡缪大人也显露出一丝慵懒的神情。作为主角，自然比任何人都更加辛劳。临近正午的王座大厅，被柔和的日光洒照，静谧而安宁。陛下不经意地打了个呵欠，那动作竟然也传染给了卡缪大人，两人四目相对，轻声窃笑的模样，简直就是幸福的化身。

转眼之间，已经过去一周了。可我心中的余韵仍未散去，胸口总是轻轻鼓动，仿佛要溢满出来。其他女仆们也是一样，有的神情恍惚，有的暗暗叹息……最近，连拖地的手都不自觉懈怠了。正因如此，刚刚还被女仆长狠狠训斥了一番。

——「不，不，这可不行」我这样告诫自己，把心情像冬日的抹布一样紧紧拧起，可下一瞬，思绪又立刻飘远。胸口闷得慌，只能「哈——」地叹出声来。

自那一日——卡缪大人来到城中之后，国王陛下便展露出从未见过的神情。

高高的天花板、长长的走廊里，时时回荡着愉快的笑声。那是欢快的、喜悦的、满溢幸福的声音。

仿佛肃穆的宫殿都因此一下子明亮起来。年轻的国王陛下，他原本就美丽的青春，更加年轻，更加鲜活，仿佛散发出光辉。那闪闪烁烁的光芒，让我心中也不由得雀跃，忍不住嘴角弯起。

正如新绿时节，新生的嫩叶，在风中轻快地摇曳，好似在尽情欢庆自己的青翠。

国王陛下看起来，是那样幸福。

前几日，竟是国王陛下亲自引导，带着卡缪大人在城中四处参观。他在卡缪大人身旁忙碌地绕来绕去，一边说着各种讲解。

「卡缪」

国王陛下那带着玫瑰色的双颊，就这样呼唤着卡缪大人的名字。

而卡缪大人——他的脸颊也泛着相同的红晕，似乎有些害羞，微微垂下眼睑，回应着。有时，还会轻轻伸手碰触国王陛下的肩膀，或者轻轻扯一下他的袖子。

每当如此，国王陛下总会略显吃惊地放慢脚步，羞涩地耸耸肩，脸上带着一抹害羞的笑意。

「卡缪，卡缪」

那情景，有些像安抚嬉闹的小狗，轻轻抚摸它的头——

我一边擦拭楼梯扶手，一边看着，总忍不住嘴角松弛，差点失礼了（毕竟，怎么能把国王陛下比作小狗呢！）

我摇了摇头。但一抬眼环视四周，却见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停下了脚步，也停止了交谈，目光都集中在国王陛下和卡缪大人身上。大家嘴角带笑，眼角柔和，含着微笑静静看着两位。

「卡缪，下一站这里哦，卡缪」

给我的印象是，国王陛下更多时候是轻轻低头示意，而非用言语解释。那不是僵硬的沉默，而是一种柔软的、——温暖的静谧吧。

曾有人说过，国王陛下的一次微微低头，比百次轻浮的肯定更有价值。长长的睫毛轻轻摇晃，承载着深邃的色泽。那双如泉水般清澈的聪慧双眼，仿佛能洞察一切。

「卡缪，卡缪」

正因如此，自从卡缪大人来了之后，国王陛下展现出的模样，让我颇为惊讶，而显然，我并非唯一感到如此的人。当然，这份惊讶，绝对是一种令人喜悦的变化。

「最近的国王陛下，看起来光彩照人，生机勃勃」

「连我也忍不住感到开心呢」

「跟着卡缪大人四处奔走，真是可爱极了」

忧虑、烦恼全都消失不见，那笑容像是要迸发般纯粹而明亮。我终于明白，这大概就是毫无牵挂、充满欢快的笑容吧。

「卡缪，卡缪，你看……」

国王陛下的喜悦像面包慢慢膨胀般一点点扩散，像微微甜香的空气弥漫开来。过去几日的国王陛下，就像被这样的温暖与幸福包围着，柔软而可爱。

所以……我又不由得叹了口气。每当想到这对美丽的新人，我的心便怦怦直跳，同时又有一种轻柔温暖、心满意足的感觉。

我不经意地从楼梯间的窗户望向庭院，正好看见两人的身影。他们边谈笑边悠闲地散着步。树木已经开始微微染上秋色，国王陛下用手指指向什么与卡缪大人说话，后者则带着略显害羞的表情回应。

在明媚的阳光下，卡缪大人的发色更加鲜亮。在斑驳的叶枝之间，他的发色依旧清涼纯净。国王陛下的发在秋阳照射下

闪着金光，带着光环。眼眸比高远的蓝天更深邃，凝视着卡缪大人。两人的左手无名指在阳光下闪烁着如星光般的光芒。

这是美丽而丰饶的季节。

我用拖把当作拐杖，完全忘记了刚才的训斥，悄悄看着他们。窗户沐浴着下午的阳光，把我的围裙和脚下的地毯温暖了。当两人刚好被窗户的耀眼反光遮住时，我猛然坐直身体。果然，从楼梯下传来了如雷般锐利的女仆长训斥声，显然是针对像我一样看得入神的前辈。

那是一个没有月亮、星光明亮的夜晚。我像往常一样，在厨房里整理琐碎的东西和备忘录。昨天刚补充过「来客用」的茶叶，这种日子让我觉得无论来什么，我都能应付。

「咚」——鞋底轻轻敲地的声音响起。女仆应当通过脚步声判断来人，这是女仆长的教导。我至今记不住，还分不清大臣、园丁和门卫的脚步。但这脚步声不同，即使记性不好的我也能立刻觉察到，这是那么特别的声音。

脚步宽阔、悠缓，「咚咚」。接着又是同样悠缓，但步幅较窄、分明的脚步声，「咚、咚」，两者交错并行。

两人完全并肩而行，步调一致，慢慢朝这边靠近。

我轻轻回头。刚回头，国王陛下便俏皮地抬头看我，笑容如同调皮的小孩。

「晚上好」

那笑容不是平时的优雅微笑，而是调皮俏皮的模样。身旁的蓝发美人——卡缪大人，则带着略为困惑又害羞的表情。

「能给我两杯牛奶吗？如果还有蜂蜜，再加一点白兰地就好了」

「哎呀，这样好吗，国王陛下？」

「呵呵呵，悄悄的哦」

国王陛下像在与我共享秘密般看向我。我一边困惑，一边心中却充满了期待与悸动。于是我挺直胸膛，自信地回答：

「当然，没有问题」

两人并肩走来，穿着轻松随意的衣物，但美丽的光彩丝毫未减。我像平常一样——国王陛下来时总会如此——鞠躬致意，同时继续整理剩余的厨房。国王陛下照例说了声「谢谢」。

不同的是，这次不是国王陛下自己，而是在国王陛下的半推半促下，卡缪大人站到了炉前。国王陛下利落地点燃炉火，准备牛奶、蜂蜜和白兰地。卡缪大人有些无奈地看着国王陛下，但很快就能看出他眼中充满了慈爱。

我赶紧做好准备。

「晚安」

「嗯，晚安！」

「嗯，晚安，抱歉啊，谢谢」

那时的国王陛下的明亮，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。卡缪大人被这光芒照得微微低眉，羞涩而可爱，他们两人美得不可方物。

我滑入平时的死角，屏息凝视。在橘色圆灯光下，卡缪大人站在炉前，而国王陛下则在桌旁。

两人似乎在交谈，但声音未传入我耳中。我只能感受到，那是极为甜美的音色，是他们之间私密的低语与轻笑。

等待卡缪大人温热牛奶的国王陛下，就像晚餐前的男孩，将脸侧埋在交叉的手臂里，看着卡缪大人。他那平日挺拔、宽阔的背影微微弯曲，发丝毫无杂乱，令人惊艳。

他微微坐得不太稳，长腿轻轻晃动，孩子气的动作中透着期待与喜悦。脸上泛着粉色，长睫映着烛光，温暖柔和。

忽然，国王陛下的脸倾向另一边，似乎说了些什么。卡缪大人的肩膀微微耸起，轻轻发笑。卡缪大人和国王陛下的耳朵都染上了同样的色彩。

当卡缪大人微微回头时，我也悄悄走出了廊道。

之后的情景，我已经不该再看了。那是两人的时间，只属于他们两个人。我不由得觉得，卡缪大人回头的表情，一定是因为国王陛下而展现的。

我不知不觉间跑了起来。如果女仆长在场，肯定会严厉地责备我。不过幸好，走廊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我顺利地没有遇到任何人，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

我换好衣服，趴在床上。仿佛一下子倒了下去。胸口怦怦直跳，我想大概是因为刚才那一阵不太体面的奔跑吧。

然而——每眨一次眼，那份刚才看到的、充满喜悦与幸福、无比甜美的两人身影，仿佛不曾闪烁，完整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。心怦怦跳，然后又轻飘飘、柔软得像融化一般。温暖而奇妙的感觉，萦绕心间。

仿佛，两人的幸福，也轻轻地住进了我的胸膛里。就像那美好的结婚典礼的日子，但又更柔软、更甜美。像糖——像加入了满满蜂蜜的热牛奶一般。

我深深吐了口气。明天也要加油。国王陛下和卡缪大人，为了守护你们那美好的日子，虽然自惭形秽，但我希望能让你们度过舒适愉快的时光。认真打扫、认真洗衣，这就是我、我们应尽的使命。想到这里，心中涌起了无比的喜悦。

国王陛下那深沉而微带忧伤的表情，大概也已经不再出现了吧。

今晚，我应该能睡得很香。我竟然对明天的早起，也满怀期待。

Menu 8.

蓝发的盗贼、与某个国王

敬启

薰风拂面的时节，谨祝您身体康健、万事如意。

这次给您写信，无非是为了国王陛下之事。

我打算带这位古老而年轻的国度的年轻国王外出七日左右。

若能得到您的允许，将不胜感激；即便未能得到允许，我也将照旧前来。

请放心，我绝不会伤害国王陛下。说到底，谁又有能力对国王陛下做出伤害呢？

至于陛下来的人身安全，我郑重承诺，七日后必将准时送回尤格诺亚城。

日期如封筒所示。

夜风怡人的日子一如既往，希望您在欣赏星光之余，务必注意保暖，避免感冒。衷心祈愿您幸福安康。

敬具

古老贤明的先王 罗殿下
年轻的国王 伊莱文陛下

蓝发的盗贼

附言：今夜为新月之夜，建议增设火把。请注意东门与南窗的安全。

像这样的预告信，前前后后也就这一封。

毕竟是第一次写，完全不知道礼仪为何物。写得装模作样，反而显得夸张而做作。写着写着，我几乎想折断笔无数次。每次回想起这件事，我大概都会觉得害羞得像要挨骂一样吧。

不过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写完后心情很激动。装腔作势、摆出一副隆重的样子——也只能算是这种程度的「罪」。必须以这种方式，明确地发出预告。我觉得，如果说出来就去做，那不公平。

只是这点小事。比起被关进地牢算不上什么大罪。

那是我必须用一生去偿还的。

——偿还、背负，这份觉悟，我已经做好了。

这次偷盗，将是最后一次。最后的最后，我要偷取巨大的宝物。这是我用一生去完成的，前所未有的大事业。好久没做了，可不能失败。绝对不会出差错。

（如果不愿意，就拼尽全力反抗好了。仅此而已。但那家伙一定会乖乖地躺在床上，一动不动，认真而又兴奋地期待着这一切。）

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得仿佛要蹦出来。汗水涌出，指尖都湿润了。但心中却奇妙地被满足感填满，平静而踏实。这比喜悦更深沉，是更丰富的情绪。直到现在我胡乱编织的线索，仿佛终于连成了一条。

现在，什么都能做到。甚至可以偷走一个国家的主宰。因为我觉得——我成为盗贼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

「我是，蓝发的盗贼啊！」

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。没有风，星星清晰而明亮。这一回的偷盗，是迄今为止最简单、最轻松的一次。

「但我……心跳得好快」

*

*

*

*

阳光明媚，是度假的最佳天气。阳光清澈，天空湛蓝，白云悠闲地漂在远方，像羊群一般。没有带来雨的迹象。干爽的风轻抚着逐渐发热的脖颈，令人神清气爽。真是绝佳的冒险好天气。

踩着绿草，发出「咯吱咯吱」的声音。深吸一口气，清新的草香与浓郁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。这样的日子，仿佛可以一直走下去。在树荫下休息，喝清澈的河水，抓鱼烤来吃，采些树上的果子，丝毫不觉得疲惫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可以走到天涯海角。——真是令人怀念的事情。

「生的吗？」

「哈？哪有这种事啊」

嘴上轻松回答着，喉间却感觉唾液黏稠。想用干咳掩饰，但随之吐出的呼吸却越来越深。我的搭档——伊莱文——脸上挂着调皮小子的笑，却用手腕擦拭额头时流露出一丝倦意。

「咯吱」一声踩在草上，空气里弥漫着几乎令人窒息的绿意。抬头望去，天空一片深蓝，延伸到遥远的天边，毫无缝隙。世界仿佛完全被天空覆盖。伊莱文用手臂擦了擦额头的汗，轻轻吐出一口气。

「岁数……吗」
「你这个年纪还说这种话啊」
「三岁差而已啊？」
「三岁差而已，可是——」

伊莱文轻轻应了一声「嗯」，似乎并不觉得这事多重要。但对我来说，这却是件不小的事。二十多岁的伊莱文，和即将跨入三十的我，站在眼前。

「稍微休息一下吧」我说道。

那人坐在树桩上，发出意外的长长一声叹息——不是我，而是伊莱文。我把水壶从肩上取下，递到他手里。水还剩一半，不会完全凉透。我知道伊莱文的水壶已经空了。

「喝点水吗？」
「嗯，谢谢」

伊莱文爽快地倾起水壶，发出「咚」的一声喝了下去。喉结在薄薄的皮肤下降起又回落，男人气息十足。他吐出一口气：「够了？」

「嗯」他点点头。我接过水壶，也照样喝了一口，喉咙从内侧被冰凉包裹，舒适极了。下次看到清澈的溪流，我还想汲上点水。

「最近一直待在家里啊」
「累了吗？」
「嗯。不过，是种很舒服的疲惫」

伊莱文弯下身，手在脚边的青草上游走，顽皮地扯下几片叶子，发出轻轻的「啪」声。那些叶子被他的手掌染上青草的香气，随微风飘散——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玩耍的。

伊莱文伸了个懒腰，仰望树木。顺直的头发随风轻扬，平滑的额头和闭着的眼睛被斑驳的树影覆盖。我喜欢看他这样，喜欢听他深沉的呼吸。阳光穿过树叶洒在他晒黑的皮肤上，圆润地闪着光，我忍不住想去触碰，不由得猛地移开目光。

随后，伊莱文睁开眼。浓密的绿色映在他的眼眸里，每次看到那颜色，我都会悄悄叹息。那是一种酸甜的心痛感。时不时，我无法控制自己，就以特训为名活动身体。睡不着的夜晚，我就抬头看星星。现在想来，无论如何，那都是恋情。赎罪的旅途、拯救世界的旅途，我都爱上了伊莱文。

当时我还很年轻。和伊莱文在一起时，整个世界都显得耀眼夺目。

「啊，好舒服啊……」

伊莱文睁开了闭着的眼睛。那双眼睛，和从前一模一样。肌肤似乎比以前白了一些。

「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每天都冒险了啊」

「嗯」

也难怪。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。

世界变得平静，凶猛的魔物也变得有趣了。没有人再需要因为威胁而惊恐，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。因魔物而改变模样的城镇和村庄要么在努力重建，要么逐渐适应，就这样度过了这十年——「勇者之国・尤格诺亚」也是如此。

「这种感觉，和从前不一样」

「嗯」

我历经各种冒险成为海盗，现在是料理店的「店长」，而曾经拯救世界的勇者，则成为了祖国的国王。年轻的国王在尤格诺亚稳坐宝座，这片土地早已不再是亡国之地。

「我以为你会夸张点，多带我到处看看」
国王眯起眼睛，像在轻声歌唱般看着我。
「我本来也想过啊」
「但你并不讨厌吧？」
「当然不会」

伊莱文轻轻笑了。他的装束轻便得不像一国之主。如果不仔细看，没人会认为他是「尤格诺亚国王」。倒像是旅人——确实有点像。像曾经身为前国王、隐匿身份行走各地的罗爷爷，倒也像四处寻宝的「特奥爷爷」。

坐在树桩上，伊莱文的身影被新绿映成深青色的阴影，他仿佛一直都是这样，自然地、融入环境。实际上，他确实一直如此——我心里暗暗想着。（虽说过去了这么久，那份光彩却未曾褪色，就像珍惜的宝石一样。仰头就能看到的星星，也正是如此。）

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但如果称它为「回忆」，却又显得太耀眼。

夏日的强光穿过他微卷的发丝，映出斑驳的金色。伊莱文的头发在绿意与阳光交错的映照下，闪烁着明亮的光泽。我心中暗想，他连发丝都蕴含着勇者的奇迹。

「你也想去旅行吧」
「嗯」
「不是像以前那种旅行，而是——出发、冒险，哪怕只是玩耍般的旅行」
「嗯」
伊莱文点点头。蓝色的眼睛藏在眼皮下，微微放松的脸颊，带着成熟桃子的柔和色彩。

这是伊莱文三年来第一次真正踏上旅程。

*

*

*

*

伊莱文毫不费力地「被绑架」了。

当我把脚搭在王室窗台上的时候，窗帘已经拉开。屋内没有灯光，窗户顺手而开。夜风涌入房间，青白的窗帘鼓起，在它的背后，伊莱文已经准备万全，随时可以出发了。腰间是那只用得几乎破旧的工具包——啊，就是那只什么都能塞进去、不过取东西总要费点力气的工具包——背上背着旧剑鞘，脚踩结实的皮靴。我抓住了他的手，往外一拉。厚实而结实的手。

我从窗户爬到屋顶，然后顺着我挂的绳子降下。落在庭院里。勤勤恳恳履行职责的警卫兵在旁边走动，而我们悄无声息地绕过了围墙。黑暗中的国王——夜视力极佳——完全没看漏。

街上几乎沉寂，酒馆里的明亮灯光透出欢快的音乐和醉汉的笑声，但照在石板路上，却静悄悄的。我们奔跑着穿过无月的街道。

跑着，跑着，冲进草原。我们几乎是滚着前行，四肢伸展开来，躺在草地上大口喘着气，哈哈大笑。满天都是密密麻麻的星星。肌肤被汗水浸湿，热得发烫。伊莱文卸下腰间的包，我也脱掉了鞋子。大剑和短剑并排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，和草土的气息亲密接触。就像从前一样。

如果使用「鲁拉」，动作会快得多。但在穿过窗户、沿着绳子像老鼠般奔跑、沿夜路疾行的过程中，我已经意识到。早就意识到。这时我吹出的气息，吹得伊莱文的头发微微摆动。他顽皮又疑惑地歪了歪头，用嘴唇触碰我的脸颊。汗水落在我身上。

「我就想这样做」

我把手指埋进伊莱文的发里，双腿缠上他的腰，坦白道。我的手和脚，只想带你离开。拥有比任何泉水都澄澈蓝色双眸的搭档微微眯眼，点了点头。

「我也想这样啊」

我把手叠在他触碰我脸颊的左手，紧紧握住，然后，长长地吻了下去。

伊莱文身上带着汗水的气息，我们一起吃过的果实味道也沾染在草土间。当伊莱文说像动物一样，我答道「确实是动物」，他笑着回应「确实是」。

仰头望去，满天星斗映入眼帘。星光几乎要坠落，取而代之的是伊莱文太阳穴传来的热滴。额头、颈项，都湿透了。我把脸颊、额头紧贴在他身上。热烈而炽烈。我说「好热啊」，舌头立刻被伊莱文温柔地吸吮。

耳边似乎有虫子爬过，痒得我笑出声（在伊莱文的嘴唇上吹出气息，从缝隙里发出滑稽声），伊莱文的手迅速挥开。神情似乎有些不高兴，他也用手指回击，轻轻逗我。

我在纠缠中颤抖，发出迷离的喘息。

「呜、嗯……」

「卡缪……」

大腿和脚底被高草轻触，痒得我像狗一样朝辽阔天空呼气，把双腿紧紧缠在伊莱文腰上。就像从前一样。

*

*

*

*

目的地无所谓。好吧，总归有个方向，但只要是和伊莱文一起旅行过的地方，哪儿都行。只是我们走遍了整个洛特泽塔

西亚，所以无论去哪里，都只是踏着曾经走过的路。真的，哪里都无所谓……但重要的是和伊莱文一起。无论多少年过去，这一点始终不变。即便是在飞天的鲸鱼上，或者是地底，只要有伊莱文，有我在，踏着草地思考，就会把这些想法说出口。仅此而已，别无深意，因为事实就是这样。

「……」

伊莱文的脚步慢了。我回过头，看到他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。我歪着头，他的脸更扭曲得难以捉摸。

「……你这一点，真的一点都没变」

「是吗？」

「嗯」

伊莱文用奇怪的声音点头，然后突然望向远方。那里只有山、云和天空，什么也没有。

近日晒出的太阳色和热意不同的红晕浮在伊莱文的脸颊上。因为热，他把头发绑起，脸庞完全显露。

「这是害羞吗？」

现在才说吗。我心里这样想，可伊莱文只是「嗯」了一声，发出似乎不明确的呻吟或叫声，依旧偏过头去。他沉默的样子，让我也慢慢被感染，沉默地跟着。蓝天、广阔、两人旅——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暗暗高兴，也就默默不语。

「……好开心」

「啊？」

「真的好开心啊，非常开心」

我低声念叨：

「你啊，这点，真的一点都没变！」

我冲向眼前的岩石，伊莱文慌忙跟上。我们都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少年，而是算得上成熟的大人，可我们依旧这样……莫名其妙地心痒难耐。跑着跑着，呼吸急促，心里痒得难受。

我绕到岩石背后藏好自己，伊莱文毫不客气地压在我身上。鞘里的大剑发出沉重的响声，旁边的史莱姆们被吓得四处逃窜。岩石投下的冰凉阴影中，我们纠缠在一起，进行着毫不隐秘的热烈接吻。

*

*

*

*

虽然我事先发出了预告信，但老实说，我还是犹豫不决。照常开店、照常关店之后，我在二楼的房间里慢吞吞地收拾行李——其实也不能算是收拾。慢吞吞地做着，几乎一事无成，准备工作完全没有进展。我随手把打开的旅行袋丢在床上，第二天早晨依旧照常采购食材、开店，却带着暧昧不明的心情。对这种模糊心情，我也感到厌烦，只是无谓地踏步。最后的第一步，始终下不了定决心。

这很简单，但又并不简单。因为，我要倾注自己的全部。它有这种价值，不这样做，又怎能平衡？没有回头路。

一天看似很长，可忙碌起来却一下就过去了。在拖泥带水中，「预告日」慢慢逼近。

那天，生意很好。库存也被卖得一干二净。看着逐渐清空的厨房，我心里想，或许，一切都可以了。有什么东西，似乎一下子落到了心底。

作为「店长」的生活很愉快。我理解了正当劳动的重要性。所以，这很好。我已经做得够多了。结果，我喜欢上了这个国家。

打包行李，很快就能结束。只要带上少量行李和心爱的短剑就够了。缺少的东西，以后随时都能补充。

夜晚，我沿着路奔跑。没有月亮，凉爽的风吹过。这是最适合行窃的夜晚。

*

*

*

*

带着「国王陛下」去露营虽有些不太方便，但让他住旅馆又觉得不合适。不过，用现有材料煮出的炖菜，尤格诺亚国王喝得津津有味，声音和表情都显得非常开心。

「真像个通缉犯呢」

这位国王喜欢露营——过去如此，现在亦然。

「与其说是被绑架，不如说是逃亡旅行」

伊莱文边笑边说出这句话，我当然不能听之任之，强烈反驳：

「这是绑架！我把你偷走了。我是盗贼，而你，是宝物」

*

*

*

*

我不能退让。这是我最后的骄傲。即使宝物再合作也不能例外。宝物乖巧地、却并不太认真地喉咙发出轻响，「好呀」

地答道。我板着脸做出不悦的样子，然后给他斟了满满一杯热腾腾的饮料。国王陛下小心翼翼地吹凉，吸了一口又一口。大口吃着，咀嚼着。也许在餐桌礼仪上并不算优雅，但却是十分健康、让人垂涎的进食方式。细细咀嚼，品味其中，然后吞下。看着他，怎么也看不够。

「啊，第二杯也好好喝」

「那就好」

「嘿。我也喜欢店里的饭，但露营时喝卡缪煮的炖菜，我最喜欢」

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在庄重的场合里吃高档精致料理的你固然可爱，但我更喜欢你在店里吃饭的样子，更喜欢你在露营中吃我做的饭时满足的样子。

「……」

*

*

*

*

通缉犯？实际上，我们确实是通缉犯。毕竟，一个被从城堡带走的国王，以及那个从城堡偷走国王的盗贼——即便如此，那又怎样？对我而言，这一切都有意义。

「我也想喝锅里的牛奶」

「好呀」

「我想听卡缪讲星星的故事」

「你可真是个要求多的国王陛下呢」

「再多陪陪我吧，卡缪」

带着戏谑神情的国王没有笑。神秘的表情和孩子气的声音触碰着我的手指，让人心里一阵暖意。

「就这么爱撒娇啊，搭档」

「撒娇不行吗？」

我还没回答，就把他的头圈在手臂里。他的头发，清爽而温暖。

「不行吗？」

「不，也不是不行」

伊莱文把头靠在我肩上，短短地笑了一下，然后轻轻哼了一声鼻音。他那张脸太柔软，不适合做作地装腔作势。

「原来是这种心情啊」，我说道，伊莱文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「我想撒娇。我想对卡缪，撒好多好多娇」

我们裹着毛毯，仰望星空，喝着热牛奶。星星间连成线，伴随其上的神话故事。伊莱文静静听我讲着。树木轻轻摇曳，附近的河水流淌，夜晚的氛围温润而生动。星光明亮，某处泉水发出轻柔的潺潺声。微微有些凉意，毛毯、热牛奶和肌肤接触的温度恰到好处。那是我们在营地度过的夜晚。

在女神像的慈悲下，在草木的夜风和篝火的烟香里入睡。就像从地牢刚逃出来时一样依偎着入睡。薄薄的毛毯，两个人分担体温，也足够了。

令人怀念——怀念那段人生中，旅途总是让人觉得亲切。那是一段特别的时光。

在旅途中，我们思考了许多事情。决定了许多重要的事。关于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，下一站该去的地方。无事发生时该做的准备、该说的话、该不说的话、拯救世界的事……

伊莱文几乎只喝炖菜和热牛奶，旅途中我们的身体仿佛也由炖菜、果汁和热牛奶组成。他说很开心和我一起露营。他说很开心和我一起旅行。

*

*

*

*

世界和平之后，我和玛雅一起，踏上了环游洛特泽塔西亚的旅程。那段旅程结束后，玛雅进入了「徽章女子学园」，我和伊莱文开始了寻找宝物的旅程。自从遇见伊莱文以后，一直都是这样——这是一段一点也不无聊的旅程。尽管世界应当已经和平，尽管我们已经走遍了各种地方，但旅途依旧充满奇遇。也有时候能得到珍稀的宝物，也有时候费尽心力打开的宝箱里，却只是一堆平淡无奇的东西。不过，那样也很有趣。前勇者的冒险日记丝毫没有变得单薄。

我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。有时还能发现地图上没有标注的村落。虽然这是寻找宝物的旅程，但也是环游世界的旅程。不是作为通缉犯，也不是作为勇者，只是自由地漫游各地。见识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生活。

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。虽然舒适的旅馆床很棒，但我们更喜欢露营。我喜欢在头顶的星空下入睡，而伊莱文喜欢听木头在风中摇晃发出的沙沙声。那天，伊莱文吃了我做的炖菜吃得 very 香。饱餐之后，他看着流动的云和闪烁的星光，把刚得到的牛奶加热，再滴入蜂蜜和廉价白兰地，一点一点地品尝。那是一个月亮圆满而洁白，光芒耀眼的夜晚。

伊莱文说他想成为尤格诺亚的国王，就是在那个时候。他说这话时，眼神坚毅，像是「无论谁说什么，都不动摇的倔强目光」。虽然温和，却绝不会动摇——我非常喜欢伊莱文的这一面。

「我的故乡是伊希村」

伊莱文目光凝视着篝火，橙色的火光在他眼中摇曳，显得格外美丽。——「这么多国家、城市、村庄，每个人都在生活……在那些地方，我感觉到了一种存在已久、随着生活延续下来的东西。人和物、房屋都是，但不止这些。我说不清楚，是土壤、河流、土地，都深深渗透、积淀下去的东西。就像树根一样。虽然难以表达，但……我能感受到」

伊莱文的话语缓慢而诚恳，但正因为这样，我觉得这些都是真的——是他自己感受到、思考过、珍惜的东西。

「于是，我开始思考，我出生的地方。虽然记忆不多，但对我来说一定很重要吧。这是我的根所在吧」

我想到了那封古旧而美丽的信。那是一颗在十六年漂泊后终于能够安息的灵魂。

「如果我确实有根，那么关于那个地方，如果我能为它做些什么，我想尝试一下。完全不去了解的话，太可惜了。悲伤？孤单？……或许现在还不能明确为这种感觉命名，但总之，我想做些什么。为了我的另一个故乡」

对默默闭口的伊莱文，我缓缓点了点头。

「……还真像你啊」

听到我的话，伊莱文看向我。原本望向远方的眼睛，瞬间全都对准我。那一瞬间，他的脸扭曲得像要哭出来，我揉着他的头，亲了他的脸颊无数次。

「……已经决定了吗？」

我早有这种预感。在旅途中萌芽的那个预感，伊莱文自己抓住了它，温暖它，观察它，培养它，理解它，思考它，最终做出了决定——并且清楚地用语言告诉了我。我觉得自己对伊莱文的爱无法抑制。也爱他那种耐心面对自己的坚毅。我轻轻抚摸他的头，说：「我喜欢你」。

「我也是，我也非常喜欢你，卡缪」

就这样，我们的旅程结束了。伊莱文开始认真帮罗爷爷工作，而我则出海。即便在船上，也收到了尤格诺亚新国王即位的消息。那是五年前的事了。

*

*

*

*

旅途的一切都很顺利。

关于尤格诺亚国王被绑架的传闻，一点风声都没有。没有人把伊莱文的肖像贴到墙上，也没有人分发我的通缉传单。

我们在一个城镇停下来补给食物，五月的阳光明媚，街头充满了生机。戴着兜帽的伊莱文被称作「旅行者」，带着一丝怀疑和不信任，却又保持着礼貌和疏离——也就是说，他完全像个旅人。

抱着一半「试试」心态住下的旅馆，虽然狭小，但对于连续露营的身体来说，是种享受。旅馆老板只看了我们一眼，没多说什么，露出接待用的笑容收下了房费。进入房间后，伊莱文摘下兜帽，抱着肚子小声笑着，好像一个做了大成功恶作剧的孩子。看着我，我也被逗得哈哈大笑，他不讲究礼仪地在床上滚来滚去。

「好开心啊」

他的脸上写满了快乐和愉悦。我本想说：「稍微冷静点啊，控制一下自己之类的——」哪怕只是随口的提醒，可我却发不出一声叹息，只能默默坐在他旁边。伊莱文扭动着身子，慢慢靠近，把那颗柔软的头放在我的大腿上。「卡缪，你也很开心吧？」

他像小动物般仰头看我，我无奈地苦笑着，「嗯，开心」。

温和、稳重、却又调皮的伊莱文，显然把这段旅程当作一次「外游」了。

对此，我并没有生气。因为他积极而平和地回应了我的「小计划」，这才成就了这段愉快的旅程。——温和的小捣蛋鬼。

实际上——我已经思考了无数次，还是会不厌其烦地想。

其实，如果一开始就说：「来一场短途旅行吧」，就足够了。实际上，伊莱文会乖乖等着我，罗爷爷也肯定会全盘同意。他会说：「去一周好好放松吧」，然后愉快地送走伊莱文。即使不用冠上「绑架」这个名号，也会和现在一样。我们不是通缉犯，也没有追兵。和平的二人之旅，美妙的假期。于是最终，这一切都是我的自我满足，大义名分。

「卡缪」

我被拉了一下手臂。

「嗯……？对不起」

明明你就在身边，我却在发呆。好吧，但那也是因为你。

我找借口，亲了伊莱文——身体微微弯曲，轻触他的额头，又轻触他的嘴唇。只是轻轻一吻。因为我，他眉间微微皱起的细纹慢慢舒展，眉尾也回到原位。

「嗯，我原谅你了」

「嘿，这不是挺像个国王了嘛」

「呵呵，那就好」

伊莱文紧紧搂住我的腰。膝枕不软，脖子可能会酸，但他还是拼命把脸贴向我。

「——晚饭，怎么办呢？」

深色的夕阳透进房间，伊莱文的发丝吸收了这抹光，仿佛整个头发都成了晚霞。我捏起那束发丝，从指缝间洒落，就像触碰到太阳的光线一样（光如果有形状，大概就是这样的，柔顺而温暖，耀眼而美丽）。

「在外面吃可不行，我晚点去买东西回来」

伊莱文本可能会犹豫，但他却高兴地说：「那就这样吧」。

他似乎很高兴能够住在旅店里。也许，被交代「守在旅店」也能让他觉得有趣。他轻轻扭动身体，抬起头看着我。

「嘿，那到时候，我会等你的」

伊莱文的蓝眼睛映着窗外燃烧般的晚霞。

「我会等的。等着你哦」

我答道：「嗯」。

*

*

*

*

当我拒绝伊莱文的求婚时，玛雅狠狠地训了我一顿。

「哈！？你在想什么啊，笨蛋大哥！完全搞不懂你在干嘛！」

她的气势简直像要喷出火来，喉咙发出粗暴的咕噜声，仿佛随时要咬人一样。

「呃、那个……对、对不起……？」

「开什么玩笑！向我道歉干嘛！笨蛋！」

我的耳膜都像要被震破一样。我捂住耳朵，歪着头，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生气。对我这么迟钝的人，玛雅显然更加恼火，在眉间留下深深的皱纹。

……好吧，如果我和伊莱文结婚，玛雅就是王室亲戚，也就是大富婆。失去了这个机会，她当然会生气——可是，我却不能用这种语气揶揄她。玛雅是真的生气。

当然，我也知道，她生气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这个。即使我开玩笑说，她也不会想要那样的事情，我很清楚。

「你喜欢伊莱文，对吧？」

被妹妹这么直接地问，我退缩了一下。

略微后退的瞬间，玛雅挑起眉毛，目光锐利如刀地盯着我：

「那家伙也喜欢你吧！你们……做过吧！」

「玛、玛雅！！！」

她说得太露骨，我慌了。真不想被妹妹说出这种事。尽管不想让她说出口，但——确实……确实是这样的……对啊。——从他以「勇者」的身份环游世界时起——特别是两人一起旅行的时候。自从伊莱文去了尤格诺亚之后，我们就久未碰面——对，刻意保持距离。因为他……就是这样。

「……」

当然，我从没跟玛雅说过这些（她当然不会想知道哥哥的性生活）。但我大概太明显了，脸上和态度上都写着。即便小心翼翼，也没能完全掩饰。

沉默，就是肯定。

我自己都能感受到脸颊发热，这更加印证了事实。玛雅的表情，彻底的嫌弃、厌恶——完全可以理解。

我认命了。现在说这些也晚了。

「一直喜欢啊，真的，非常喜欢……」

「那就——」

「但是，那个……很多事情……」

「啊？有很多事情？你这个蠢大哥！」

「——喂，你不用说那么多脏话吧！」

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，但玛雅没有退缩。

她那和我一样的蓝眼睛，燃烧起来，直直地盯着我，仿佛要发火、迸出火花般，满是直率的恼怒。她盯着我，好像在说：我真是个废物。

「反正啊，你就是因为喜欢，所以故意保持距离吧！？哈！真是受够了这种玩意！麻烦死了！啊啊——国王陛下向你求婚了啊。你早就下定决心、真心爱上他了吧！赶紧去幸福吧！混蛋大哥！」

玛雅一口气说完后，整个人显得筋疲力尽，脸色痛苦。她垂下像雷云般的眼睛，心灰意冷，显得无可奈何。

「……啊啊」

我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至今为止，我那些不怎么光彩的行为、无法在王室立足的家教、缺乏学识、粗俗不文雅——这些都不是重点。它们最终只是借口。

所以玛雅生气了。没有顾忌，没有犹豫，这已经不在那个层面了。事实摆在面前，她让我下定决心。玛雅完全是为了我而生气。

我反而松了口气。苦涩，辛辣，又带刺，却异常地甜蜜。脸颊放松下来。

玛雅的抱怨是对的。对我和伊莱文来说，是最合适的抱怨。

「我知道的」

我苦笑着点头，也许看起来相当可怜。

一点都不帅气，反而令人叹息。像我这样的哥哥，一定让妹妹无奈至极。但我没有耍帅的余地，只能承认自己。能这样认命，也算是成长了一点。

「我自认我太别扭、是个麻烦的人」

「明明知道还这样，真是没办法，可怜的国王陛下」。我对伊莱文表示同情——这句话，确实给了我一记重击，简直是致命一击。

真是的，完全不对劲。因为喜欢上了这样一个人，我才不得不经历这些本不该有的麻烦。他是国王，是勇者。头发柔顺，眼睛清澈湛蓝，温柔又热情。性格温和，偶尔让人捉摸不透，但表情常常出卖他，粗枝大叶又有些鲁莽，可这些地方反而成了他的魅力。笑起来，简直可爱到不行。要是有人拒绝他的求婚，那一定是个大傻瓜，完全不对劲。

「……我也让你担心了吧」

「别转移话题」

「我真的是受到了重击，才想转移话题的」

我耸耸肩，玛雅也跟着耸肩，深深地吐了一口气，两人动作一致。

玛雅彻底无语了。虽然无语，但她眼里原本像闪电般燃烧的怒火已经平息。那眼神在说：「真是没办法啊」。

我想说「对不起」，替这个可怜的哥哥向她道歉。但我知道玛雅不想被道歉，我也不需要被原谅……因为，这一切都无法改变。所以我把心意化作一句话：「谢谢你——」

「哈？」

「——不过，我会好好幸福的」

其实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谦虚或低调。我是个贪心的人，宝物一旦认定就不离手，想要的东西绝不轻易放过。

「所以啊，你……」

我把手放在她比以前高了许多的头顶上。玛雅已经长大成人了。不完全顺从，有些笨拙，但会为担心大哥而替「大哥的搭档」生气，她已经成熟了——从小就是这样的人。聪明又温柔，所以我也给她添了许多麻烦和担忧。

我毫不犹豫地揉着她的头发，那是我最爱的海色的头发。兄妹在一起，真好，这是我所珍惜的颜色。

「别担心啊」

「啊！？喂，别揉啦，笨蛋！」

「呵，啊哈哈」

「别笑！真是的，头发乱了啦！真烦人！」

别当我小孩子！对女士做这种事干嘛！玛雅气呼呼地反抗，我反而笑得更开心。她是位女士呢。我老实地松开手，揉了揉

快要模糊的视线。真是的，不知不觉，她已经长大成熟了。这几年，时间过得真快。玛雅也是，伊莱文也是。

「真是……最差劲了」

玛雅咂嘴，像个不太像淑女的小动作，把并不乱的头发夸张地梳理整齐。她说，如果在女学园里这样做，简直是闹翻天。我回答：「只对你做这事」时，她吐出一口带讽刺的气，嘴角却抿出一丝微妙的笑意。

「哼——总之，走吧」

玛雅双臂交叉，重新凝视我。毒气已经散去，恢复了平日的眼神。

「别老让我着急，我只希望大哥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那就足够了」

*

*

*

*

「我知道了」

我清楚地记得伊莱文说这句话时，露出的那个无奈的苦笑。

雨水把他打湿，像只小狗一样。我几乎想要抱住他，轻抚他的背，贴上我的脸，想在额头落下一个吻——只是想而已。我觉得，我没有那个权利。

「……我本以为自己能成功呢。大概，几率也就一半吧」

「呵呵……有点紧张了」

伊莱文轻轻松开了力气，在地上坐了下来。翘起双腿盘坐，他穿的不是庄重的王袍，而是那套略显破旧、结实、适合旅行的朴素衣服。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背有些弯，流动的长发遮住了表情，难以看清他的心情。

从神明岩俯瞰的景色，今天也依旧美丽。

「我有件事想说，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」

伊莱文说这句话时的声音和表情，让我大概猜到了「话」的内容。

果然，在信中约定的停泊地，伊莱文在等我。听到我抱怨国王陛下怎么会待在这种地方，他半信半疑地抓住了我的手腕。平日里，他不善将感情写在脸上，可在这种时刻，扑克脸显得有些不适。真是可惜啊，但也正因为这样，才更显他可爱。我顺着他的指尖，乘着「鲁拉」，降落在伊希村。交缠着的手指，反常地冰凉且渗着汗。

「我们好久没一起爬上这里了呢」

「自从我出海之后，还是第一次吧」

「卡缪，你几乎从不下陆地。我回信也费了好大功夫」

「我不是告诉你停泊港了吗？」

「那也只住几天啊」

这样聊着，伊莱文的肩膀依旧僵硬，光滑的面颊上透出抑制不住的紧张。我也感受到这种紧张，默契地沉默下来。听着伊莱文的呼吸，我们穿过翠绿的洞窟，攀上岩石，我在脑海里思索着如何回应。

伊莱文说：希望我能和他结婚。

在神明岩顶端，他从腰包里拿出一只小盒子，郑重地说道：
「请和我结婚吧」

简直就像童话里的王子。

那时，我的表情如何，我自己也说不清。伊莱文那双映着蓝天的眼睛，因挣扎而微微颤动，比我的回答更先流露了情感。

「——对不起」

我们都是成年人，不是因为不能决定，而是那时我摇头的原因，不再是过去的事情。不是年龄，也不是时间的差异。我明白，这其中没有所谓复杂的「大人的理由」，归根结底很简单。想解决，一切都能解决。

伊莱文喜欢我，深爱我，这是无可置疑的。他的心意从不像旅途前一时兴起的冲动。我知道他已不再是孩子，他明白自己的立场和身份。

即便如此，伊莱文仍站在那一端，跨越一切，只剩下最直接的勇气和决定。他毫无借口、无法争辩，准备好了一切，把那枚戒指递向我。

燃烧般锐利，比月亮和星辰更闪耀，比任何宝石都坚硬。比他递给我的宝石更稳固——那是他的决心。面对这份决心，还有谁能说「你考虑清楚再做吧」？

「……」

我只能摇头。

「……现在的我，不适合与你在一起」

「那是卡缪的心情问题吗？」

「是的，我的心情问题」

「原来如此啊」

伊莱文轻描淡写地说，带着一点无奈，但不再有湿漉漉小狗般的悲伤，只是平静的惆怅。

他仰望无垠的蓝天。我们曾骑上凯托斯的背，飞向天空，也潜入海底——从天际到海底，我们走遍了整个洛特泽塔西亚。我几乎想说，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做到的。

我在伊莱文旁坐下，不打算收回刚才的回答。

面对早已决心的伊莱文，我显得轻浮不堪。他乘着「鲁拉」带我飞来这里，我能想什么呢？我简直像个「Lv1」的新手。这样的我，怎么可能与装备「+3」的他并肩？完全不适合。

时间不够——可怜、冷漠，真糟糕。但这是事实。我想要时间——可那不是伊莱文的时间。

「伊莱文」

「嗯？」

「能给我一些时间吗？」

「嗯」

「我想考虑一下……关于你，也关于我们的事」

这是残酷的任性，是傲慢。拖延时间，意味着占用了伊莱文宝贵的青春。他才二十三，正值花样年华。

甚至，我心里想——或许他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找到更合适、完美的王妃，也没关系。

但是——伊莱文不会那样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他也不会在盛年时独自等我，从海上回到陆地，不会把一个海盗出身的男人纳入王室，不会向我求婚。

（他一定为此苦恼过无数次，用他的耐心认真考虑我们未来的每一步。正视这一切，也必须经历同样的迷茫与挣扎。）

现在的我，这样的我，不行。

伊莱文用闪亮的眼睛看着我。即使我让他感到无奈、困惑或恼火，他也毫不厌烦。

「你会为我好好考虑吗？」

理所当然。

「你也曾为我考虑过很多吧」

我说这话时，伊莱文有些害羞，脸颊和鼻尖染上微红，嘴角轻轻弯起。可爱而美丽，让我几乎想现在就抱住他。

「我，好开心」

伊莱文轻松地说着，但他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

「可是，那是——」

你是国王，而这是我的任性，是我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原因，你在本不必等待的时间里等着我——明明有那么多话想说，却全都停在舌尖。柔软、细腻、光滑的东西堵住了我的嘴唇。

那轻轻的触碰很快结束，但足以夺走我想说的各种话。连闭眼的时间都没有。我正面对着伊莱文那双大大的蓝色眼睛，而眼里，清楚地映出了我自己。

这时，如果我再迟疑，我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抱怨也好、道歉也好，任何话都无法表达过去的事情。我被伊莱文美丽的沉默所吞没。就像深林覆盖的雪，吸走了所有声音。只有伊莱文的呼吸和轻微的动作在世界中发出声音。

「我喜欢你」

我最喜欢你了，我爱你。

太狡猾了。被吻了，被他那样的表情、那样的声音说出这样的话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在我头脑思考之前，嘴唇已经动了，缓慢、滚动般地回应。

我们的视线交缠。被交缠的目光让伊莱文稍稍迟疑，因此我心底、身体深处，那些我藏起的东西不自觉地涌了出来。如

果说谎的话，那真正的心声就会随着嘴唇化作声音流出。即便是我拒绝了伊莱文的求婚，我的舌尖、我的嘴巴也会违抗我的意志。

「我啊，我也最喜欢你了，我爱你」

我闭上了眼睛，仿佛眼睑灼烧般疼痛。伊莱文的手掌、手指触碰到我：颈项、眼睑、脸颊。仅仅是这触碰，就让我几乎迷失。

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」

他的声音深沉而甜美，让我不得不相信，他已经洞悉了我内心深处的一切。我不自觉地咬紧的下唇，被伊莱文的拇指轻轻松开。他耐心地引导我，慢慢消解我舌尖的紧张与疼痛，用牙齿与舌尖配合，仔细地、反复地，让我的慌乱一点点融化，伴随着唾液一起被吞咽。

「伊莱文……」

「我好高兴，卡缪……」

我只能发出深深的叹息。伊莱文——伊莱文也深深地吐了一口气。

「——虽然我的求婚被拒绝了，但我知道你真的很喜欢我」我不由得点了点头。

无论如何，我都爱你。我别无选择。无论是婚姻、伴侣关系，或者其他形式的亲密关系，我只要你。否则，我只能独自留在这里。你不可能选择别人，对吧？我知道。

正因如此，我变得贪心而强烈。我无法容忍你向别人求婚，无法忍受你与别人分享喜悦。即使你年轻、美丽、如盛开的花朵，我的心也会因嫉妒而几乎碎裂。即便你是国王，我也无法接受你不属于我。我只希望，你属于我。

我决定了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要坚持自己的选择，走下去。心脏在胸腔里怦怦跳动，激烈而强烈。

在伊莱文柔软的手指触碰下，我抬起因激动而颤抖的眼皮，感受着他的唇、睫毛、指尖带来的触感，整个人像被光芒笼罩般，几乎要融化。

因为一直闭着眼睛，眼前一片刺眼，绿色和白色的光在翻涌。啊，现在的我，看不到你的样子，不是害怕被你讨厌，而是因为我和你在一起不合适，映在你眼里的自己让我感到痛苦、羞涩，还有些害怕（明明我是成年人，比伊莱文大三岁）。

「卡缪」

「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喜欢你。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想看你的表情，想看你的眼睛。我想沉浸在你的虹膜里」

「我知道了」

「……啊啊」

我慢慢抬起眼睛，看向眼前充满整个视野的伊莱文。

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伊莱文认真而深沉地点头。他那双直视而闪耀的眼睛里映出了我自己。

那光，就像覆盖整个世界的天空的颜色。无边无际的壮阔海洋，驱散黑暗、充满祈祷和希望的耀眼光芒。这光并不是因为他是勇者的转世，也不是因为被大树选中，也不是因为他是国王。而是因为伊莱文，就是伊莱文本人。这光照耀着我，让我不断获得救赎。那些曾经的黑暗渐渐远去，那些曾经冻结的东西像水流般缓缓流走。从过去到现在，从不相信奇迹和命运，到内心其实想要相信、想要依靠的那段时光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
「所以，我可以等吗？」

伊莱文的表情柔和了。他的自由奔放，比天真更不受拘束。就像我们曾经赤脚在草地上奔跑的时候，像我们曾纵身跃入清澈泉水欢笑玩耍的时候。他压低声音，好像在立下重要的约定。

「我想等」

伊莱文的双手触碰到我的双手，手指交缠，紧紧握住。额头相抵，鼻尖轻轻碰触。

「无论答案是『是』还是『不是』，——我都想等你，为我思考、决定，并给我答复」

在摇曳的蓝色光芒中，我仿佛在其中游泳。带着傻气的表情，连眨眼都舍不得。忽然，伊莱文的睫毛轻轻颤动，细小的毛尖都被阳光染成金色。

「然后呢，我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国王」

「伊莱文——」

「我要成为那样出色的国王，让你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求婚」

像罗老爷子、像父亲亚温那样。所以，在那之前，你也要守住我。

「你、——真的、认真吗……」

我的喉咙热得紧绷，喉结一带带着咸味。咽下一口，痛感更甚。伊莱文沉稳地点头，说着「真的」，然后笑了。啊，为什么他能如此温柔、沉稳？已经够了，你已经是出色的国王了。再多的承诺，反而让人害怕。

「啊啊，真是……」

你这样的地方，让我一次又一次被拯救。被拯救，但又无法只保持纯洁的心情。比起合十双手祈祷，我更想真实地感受：用手、用身体触碰，了解你的体温，了解你的形状。我渴望你，心痛而苦涩，正因为这种痛苦、苦涩，我才觉得可爱，觉得可爰到无法自己。

「我最喜欢你了」

伊莱文眯起眼睛，眉尾下垂，害羞地动了动身体，脸颊染红，咯咯笑着。他用鼻子轻轻哼了一声，把鼻尖也染成了脸颊的颜色。

「我也最喜欢你」

戒指我还是收下了。

虽然今天发生的事，我绝不会忘记，但我想把在这里发生的一切，原封不动地，以同样的重量抱在心里。不想把它变成单纯的回忆，而是要保持它鲜明、苦涩的模样，渗透进身体，去感受，留在身边。

中央镶嵌的那块宝石，是某次他和我一起旅行时找到的。一路上寻找到了不少宝藏，几乎都没有留在身边的，伊莱文却难得一次想要这个。「因为这是卡缪的颜色」那时他这么说过，但在我眼里，它更像是属于他的颜色。伊莱文一直保存到今天，然后把它们制成了一对戒指。一枚，他递到我面前。另一枚，是刚刚才有些害羞地从包里拿出来的。比放在我掌心的那枚形状略微鼓起一些。伊莱文把它套进自己的左手无名指。穿过粗壮的指关节后，那枚指环紧紧贴合在根部，就好像一直都在那儿一样自然，让人心头安稳。

那另一枚，我却没能亲手戴到手指上。于是他当场找来一条链子，把那枚大小正合适的戒指穿了进去。等我接过来挂在脖子上，它正好落在锁骨和胸口之间。每次呼吸，都能感受到它随之而来的重量。——这样一来，就不会弄丢了。

伊莱文看着我，脸上忽然亮了起来，可很快又沉下去，变得有些为难的神情。我耸了耸肩。嘛，也对。

「……果然不适合我吧。这么漂亮的东西，我可不配戴啊」

伊莱文猛地摇头。柔顺的发丝扑在他脸上。

「不是！不是的！非常适合！和我想的一样，太高兴了……所以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或者说……」

刚才那位像勇者、像国王一般的男人，已经不见了。眼前的，只是个手忙脚乱、笨拙的青年。脸一会儿涨红，一会儿发白，嘴里只剩下「呃、嗯」的声音。他在口中反复揉搓着尚未成形的词句，而我等待着它们最终成形。——勇者这样的一面，我实在太喜欢了。

最终，他吐出口的话却出乎意料，让我不由得发出走调的声音。

「——我想把你拴在我身边……」

「诶？」

「刚刚才明白，这东西就是这样的啊……」

为了不让自由的你离开，为了把你和我绑在一起，才会让你把它挂在颈间。这样就像枷锁，像重石，像锚……勇者是这么说的。

仿佛睫毛尖炸开了火花，心脏怦怦直跳。伊莱文微垂着眉，眼中满是不安。我只想连同那抹颜色一起吞下去。

——这种好东西，不适合我。我不擅长这种华丽、堂皇的东西……可是，无论怎么说，这都是……啊，真是，多么美好的东西。

——重石，锚。那才好。我的心一点点被填满，快要溢出来。那是勇者的左手，是印刻着勇者纹章的手。与那左手无名指相连的，是我脖颈上的这条链子。是啊，我一直都被你拴在身边，只会围着你打转。

「——真是太棒了」

我伸手触摸胸前摇晃的那枚戒指。指尖描摹着光滑的圆弧。内侧刻着细微的凹凸痕迹，并不华丽，却以朴素优美的文字，刻着勇者和我的名字。宝石折射出的蓝光，随着动作一闪一闪，把我的指尖染得通透。这样好的东西，用他的左手把我捕捉住的，正是那个勇者啊。

怎么办，心头涌上的，竟是甜得发腻的滋味。

「卡缪，那个……」

「嗯？啊，我是不是，一脸蠢笑了？」

听见伊莱文吞吞吐吐的声音，我赶紧揉揉脸。糟糕，刚才光顾着高兴，竟然笑得傻里傻气。他看着我，似乎还想说什么。

「放心吧，能让我这样开心的，只有你」

我最讨厌被束缚、被控制，可这次不同。因为这条链子太松了，松得让我自由。这是勇者在相信我。

「而且，你其实不讨厌这种东西吧？」

我伸手勾住链子，轻轻一拉。胸口前绷出一个松弛的圈。无论如何，这链子都不会伤到我。

它绝不是单纯的装饰。末端闪烁的光芒，无论怎么看，都是特别的。那是倾注心血的象征，是无法否认的「证明」。清清楚楚告诉世界，有一个人，用最强烈的心意渴求着我。

伊莱文满脸通红，把背缩得像团起来，用双手捂住脸。就像当年折磨他的那场诅咒一样。扑通一声，他整个人都被染得鲜艳。嘴里呻吟着，却还是点头说「嗯」。

「是啊，我就是喜欢你。我不想让任何人夺走你。你受欢迎，我讨厌。别人向你抛媚眼，我讨厌。别人围着你尖叫，我也讨厌。真的很想直接宣告——『这个人是我的！』让全世界都知道！」

说到这里，伊莱文突然惊叫一声，背弯得更厉害。

「哎呀，这可够劲儿的」

「够劲儿也好，什么都好，这都是真的！卡缪这个笨蛋！我明明努力在装帅！」

看着彻底闹别扭的国王背影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——「明明装帅」，这是什么话啊。伊莱文嘟嘟囔囔着，可我一句也没听清。结果只让我笑得更厉害。

「真是的，都是因为你喜欢上了我啊」

「就是啊，偏偏喜欢上你，才会变成这样，啊啊……」

嫉妒心强、爱吃醋的国王陛下，只在我面前显露。想到这一点，我就更加心醉。就像这条「项圈」，也只有我才配戴。

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把我绑住吧，抓住吧。这么美丽、甜蜜的项圈，这样的宝物，我从没见过。全世界都没有。它是我的，只属于我的」

「我的宝藏，又多了一件」

曾经一无所有的我，如今却一点点被这些重要的东西填满。玛雅。勇者。旅途的回忆。所有这些美丽、耀眼的存在，一点点堆积起来，塑造了现在的我。回头看，也许过去满是糟糕的

事、犯下的错，但现在的我，并不讨厌。虽然有过那么多烂事、也做过不少坏事，可我还是觉得这样挺好。只是，还差最后一点。那不是来自勇者的，而是来自我自己。因为我收到了太多、太多好的东西。

我想成为一个，能配得上你的人。哪怕做不到，哪怕依然是个破破烂烂、不体面的人，也要有勇气，站在你身边抬起头。

勇者依旧满脸通红，却用那双眼睛笔直望着我。让我脸上的笑意怎么都收不回来。你就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巨大宝藏。为了这个宝藏，我必须鼓起盗贼的勇气。

「——三年」

我踮起脚。——可仅仅踮脚已经不够，我环住你的脖子，把你猛地拉近，额头重重地抵上你的唇。

「三年之后，再让我来找你」

这是我当时，许下的期限。

从现在往回数，正好三年前的故事——

两个人一同走过许多地方。去看那些一直惦记的地方。这样度过了五天，第六天，终于来到最后的目的地。那是十年前还未被画上地图的地方，如今却成了「勇者的故乡」这一观光名所而热闹起来的神秘村庄。（村子里已经有了定番的吉祥物「姆巴巴」玩偶，还有一些原创小商品，都是村人们亲手制作的。）即便如此，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开发（村长时常跃跃欲试，但他的点子总是太过离谱，于是大家都会否决），村子的自然与景观被完好地保留下来，伊希村至今依旧健康安宁。

勇者似乎每月会用鲁拉咒文来这里住上一两次，村人们热情又宽厚，却并没有过度的礼遇。只是，当发现我和他一起来时，大家都大吃一惊。

「我回来了，妈妈！」

「欢迎回来，伊莱文。……咦，旁边的是卡缪先生！？」

「是的。不好意思，突然打扰……」

佩露拉大吃一惊。可当看到我们身上满是旅途留下的尘土与泥污，仿佛在说「我们俩刚旅行归来」的模样时，她只轻叹一声「哎呀真是的」，却眼角含笑，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「好久不见呢，卡缪先生。三年没见了吧？你看起来精神很好」

「佩露拉伯母也没什么变化，太好了」

「呵呵，多亏大家照顾，我过得很好」

与三年前相比，佩露拉眼角的皱纹略微显眼了一些，但肌肤依旧细致光洁，鼻梁与双颊在光下闪闪发亮。正如她自己所说，她看起来依旧精神饱满。

「来，快进屋。今晚要留下过夜吧？我今晚会去村长家，你们两个就尽情使用这里吧」

「唉……可是，伊莱文他好不容易回来了……」

「没关系的，反正他很快还会再回来」

「当然啦！我可是为了母亲的炖菜才回来的！」

「真是的，这孩子啊，就算当了国王，也还是最喜欢炖菜」

三人一同喝了佩露拉泡的茶。那茶没有任何特别，却让人从身体深处安心。即使用同样的茶叶，用同样的方法，也泡不出这个味道。佩露拉说「我只是泡茶而已啊」，可那其实很难做到。自从自己开店之后，我才深刻明白——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看不见，它比任何食材、调料都能充实胃与心。

闲话几句后，当我们坐立不安想要起身，佩露拉没有阻止，还准确地说出了我们的去处。两个人一起来到这里，不就是那个意思吗？她意味深长地笑着说。我们只能点头。（在佩露拉面前，我们总会变成小孩子。明明早已是大人了，却总是藏不住心事。她的手心给人温暖的安慰，她的胸怀充满无尽的爱，让人忍不住想全部交托。啊，这就是「母亲」吧。每次见到佩露拉，我都会这样想。温柔、稳固，带着一丝甜美的气息，让人无法设防。）

「路上小心。天黑之前要回来啊！」

三年前，也是这样。

登上神明岩的途中，两人都一言不发。

好不容易因为佩露拉而缓和下来的气氛，又完全回到原点。

伊莱文的肩膀绷得紧紧的。光滑的脸颊上，也渗出了无法掩饰的僵硬。

从今天早上，我说「能不能去伊希村一趟」时起，就已经有这种征兆了。

对于那个目的地，不可能没有触动。伊莱文郑重地点头。

吟唱露拉时的声音，也微微颤抖。

显得不自然的，不只是伊莱文。倒不如说，是我的紧张传染给了伊莱文。

听着伊莱文的呼吸声，我们穿过绿意丛生的洞窟，攀上岩壁，用手臂拭去渗出的汗水。吞咽唾液，不只是因为喉咙干渴。

山顶依旧是绝景。
天空蔚蓝，远方的大海闪耀光芒。
能清楚感受到，这世界是那样辽阔、美丽。

——洛特泽塔西亚。勇者所拯救的世界。

走近突出的岩崖时，双腿几乎要发软。仿佛会被那无底的瀑布潭吸进去。

就像那座悬崖。
从那里，一切开始。勇者的奇迹。我的命运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又吐出。

「伊莱文」
呼唤声变得僵硬。我抚过喉咙，在其下，握住那摇曳着的东西。

那是三年前的那一天，在这里从伊莱文手里托付而来的。
至今为止，一直让我活下去、支撑我、鞭策我的东西。

我吸气、呼气。紧张得要命。
连同这份紧张在内，都是重要的东西。
从今往后，也会一直背负着。今天、以及此刻将要说出口的话语，必定一生难忘。

回头看时，伊莱文的表情比我还糟糕。

「嘿嘿。已经……察觉到了吧？」
伊莱文深深地点头。
我们特意来到这个地方，可不是为了闲逛。一定有理由。
而在现在的我们之间，这个理由只会有一个。

「让你久等了，对不起」
伊莱文摇摇头。

「——我，虽然寂寞，但很开心。啊，这个人啊，是真的喜欢我的吧。是在认真地，为我考虑着吧」

「嗯」

眼前，是无边的天空。

其下朦胧的群山与村屋屋顶。延绵不绝的海洋。

我，喜欢这个洛特泽塔西亚。这个由我们、由勇者拯救下来的世界。

我将手指勾住那条链子，猛地一拉。

「这是，对你求婚的回答」

啪嗒——轻快的声音与触感。链子就这样轻易断裂，从我的颈间滑落，化为一缕银色。带着光芒，缓缓坠入那片深蓝之底。

已经不需要了。项圈，已经不需要了。

我转过身，直面而立。伊莱文眨也不眨地看着我。

「手，伸出来」

我伸出左臂。

这东西我每天都戴着，可上面不会有一点污渍或斑点。毕竟，每晚都在细心擦拭。比起短剑、比起盗贼的工具，我更加热心，连小小的沟槽都被磨得锃亮。那内侧的、你的名字，不知摸索过多少次，已经记不清了。

伊莱文小心翼翼地伸出双手。在我掌心下方，像是舀水一般托着。

「这个——」

我张开手指。那枚东西，径直、笔直地，落入伊莱文的双手中。

「请把它，套在我的手指上」

每天擦拭它的时候，我都在想着你。焦急，痛苦，却又幸福的时光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又吐出。就像当年，从那悬崖跃下的瞬间。
吸气。为了接下来的话语。

「我接受，你的求婚。请让我和你结婚吧，伊莱文」

那家店，不过是让我能住在尤格诺亚的一个借口罢了。

我一直在不停地旅行。要在同一个地方定居下来，这种事，自从在那个风穴里生活的时期以后，就再没有过。仔细想想，我自己都觉得好笑，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漂泊之人。

所以啊——就算我对伊莱文的求婚说了「我愿意」，可那意味着，要在某个地方——在「城里」定居下来。

我想，我大概还是不行。不是伊莱文的问题，而是我自己。

要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，我根本无法适应，更别提那还是一座堂堂的城堡。我从没觉得那种地方适合我。要是把睡在草地和泥土上的次数，和睡在床上的次数对比一下，恐怕都分不清哪边更多。

我就是那样的人。

如果哪一天，真的撑不下去、坚持不下去了，到头来我果然还是不行……那时候，我没法负责。光靠着「喜欢」这种心情就兴奋得飘飘然、乱欢腾的年纪，我已经过了。

但是，真正开始经营那家店之后，意外地发现，这其实并不坏。

老老实实地工作，其实挺开心的。那是我以往的人生里没有的东西，既新鲜，又让人高兴，甚至觉得很充实。

有工作。能工作。有了工作，就能吃饭。能吃饭，就能活到明天。当筋疲力尽地裹进毛毯时，心里存在的，不再是不安或饥饿，而是确实的安稳与满足。那是一种「明天还能活下去」的希望。

我想，人就是这样活下去的吧。

善良勤劳的人们聚在一起，就组成了街，组成了国。人们都在生活。那真是无比，甚至让人觉得遥不可及的珍贵。每天过得安宁，可每个人也都有各自的烦恼，会苦恼，会沮丧，会失败，但依然会把眼前能做的事，一点一点完成。就这样继续下去，一点点累积着，构成了「人生」。

我想起了那个统领并维系这些人生活的人。

住在城里最大、最堂堂正正的地方，背负着期待、羡慕与憧憬，操纵着「国家」这头庞然大物的舵盘，那个人——我的搭档。

如果换作是我，我肯定不会当国王。怎么可能忍受得了。真是抱歉，我绝对干不了。别说是那么多人的生活，光是想想，就让我头晕。脑子都快烧坏了。那种耐性，我没有，也背负不起。

所以，当伊莱文作出那个决定的时候，我并不惊讶。甚至可以说，是理所当然。我心里甚至有种「啊，果然会这么做啊」的认同感。

如果是伊莱文，那确实能做到。

可是，觉得「他能做到」这种想法，本身就显得过于无情。毕竟他已经拯救过世界了。

在那之后，他还要背负到哪里去？还要承担多少？

我的人生，我的命运，如今能走到这一步，全是因为伊莱文。

正因为伊莱文在身边，正因为他的存在，我才能把自己的过去，视作「值得的」。

因为伊莱文真心爱我，真心怜惜我，真心珍重我——所以我才能这样。

「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世界而担起国王的责任，那么那样的你，我也想去思念、去深爱。住在那个国家里，经营那家店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」

我喜欢这个世界。我喜欢伊莱文。

所以，无论以什么形式，我都想待在他身边。只要是我能做到的，我都想去做。

合不合适、像不像样、是不是我的风格、到底适不适合——已经不是那样的问题了。

「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。我是凭自己的意志，想这么做。想住在尤格诺亚。想待在伊莱文身边。我，就是这样想的」

伊莱文不知为何，突然「扑通」一声瘫坐了下去。手里还紧紧捧着我交给他的戒指，就像力气一下子被抽光了一样，整个人在那儿垮了下来。

我慌忙靠过去，手放到他背上，才发现他浑身被汗湿透。

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！？」

「我、我还以为被拒绝了……」

「哈？」

「我以为你是在说不行……」

「……喂喂，你认真的吗？」

这六天的相处氛围，怎么会让他觉得我是要拒绝呢？

伊莱文低下头，不知要点头还是摇头，晃晃悠悠，好像站都站不稳。

「不……我还以为你是最后留个回忆什么的……」

「戒指都交给你了还会这样想？」

「我还以为……是退回来了……」

「哈……啧，你这反应也太迟钝了吧，搭档」

我用指关节在他那旋涡般亮闪闪的发旋上「咚」地敲了一下。勇者大人喊了一声「好痛」，可其实根本不痛。

哼了一声后，他慢慢抬起脸。

「——啊、呃……那、那店呢？」

「关掉。我会待在你身边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关键在于『和伊莱文一起』。重要的是我在你身边，你在我身边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啊」

无论怎样思考，你身边的位置，始终是我唯一的归属。

在伊莱文身边看见的世界，无一不耀眼得闪闪发光。

伊莱文的发丝飞舞，手臂动作，睫毛的颤动，甚至他目光所注视的地方，我都会忍不住追随。

我想触碰。我想靠近。我想吻他。甚至，想要比那更进一步。

「我喜欢你，伊莱文」

没办法，控制不了。我就是喜欢伊莱文。

可光是心里想，已经不够了。

光是祝愿他的幸福，我已经满足不了。

我想和他看到同样的风景。想对他有用。想和他结婚。

「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，不管什么，我都会做。所以，请让我待在你身边」

我现在依然在恋慕着伊莱文。

——不，比起恋慕，那是一种更加贪婪的感情。

我想，我一辈子都会这样。那种既不美丽，也不小巧，而是黏稠、麻烦、卑劣，像岩浆一样的情感，我决定不再把它锁进宝箱里。

我已经忍不住了。明明我努力想着他的幸福，明明在脑子里清楚知道「理想的未来」，可我还是做不到。

因为我就是喜欢伊莱文。

而且伊莱文也喜欢我。

明明成了国王，还要对我求婚。那代表着他对我的喜欢，深到无底。

那样的话，就只能下定决心。只能往前走。

「我决定了，我要待在你身边」

我也总算下定了决心。虽然花了三年。

「所以，把你偷走了。今后也会继续偷盗」

我终于做好了觉悟。下定了决心。把我今后整个人生全部赌上，去「偷」走伊莱文这个人。

「美丽又可爱的王妃，我也要偷走。将来一定非常可爱的继承人，罗爷爷引以为傲的曾孙的笑脸，我也全部要偷走」

我一直在觊觎。十年里，一直渴望。没有一天不想要。
我一直想把他变成「我的」。

「你的全部，我都要偷走。可以吗？」

伊莱文那表情，真是傻乎乎的。我见过他各种各样的表情，但这一次绝对是最呆的。眼睛圆溜溜，嘴半张着。

勇者大人、国王陛下，居然露出这种表情。怎么可能给国民们看啊，哪还有半点威严。

不过算了。反正这张脸，只有我能看到。而且今后我都会待在他身边。

「喂，回答呢？」

伊莱文太过发呆，磨蹭得要命，我忍不住催了一句，随后又有点小反省。

不过嘛，慢吞吞的伊莱文，和有点急躁的我，正好互补吧。

一直以来就是这样过来的，以后也会这样走下去。

「我、才是……」

伊莱文的鼻子红通通地响了一声：「呜——」，接着又连着抽噎，最后用手臂胡乱擦拭。那呆滞的表情，渐渐皱成一团。

「请你待在我身边」，声音都含糊不清了。

睁大的眼睛水汪汪的，就像泉水一样。透明的泪珠圆滚滚地膨胀，接着噼里啪啦掉落。好像他的眼睛都要融化掉似的。

「请一直待在我身边，一直陪着我」

又一颗硕大的泪珠砸落，地上形成小小的圆形水洼。

「伊莱文……」

他再眨眼时，泪水就从睫毛的缝隙溢出，顺着脸颊流下。

那一幕，美得不可思议。

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、成百次、上千次，甚至无数次想着——我喜欢你。我最喜欢你了。

「呜……呜呜……」

我抱紧他的背，抚摸着头发。
当伊莱文呜咽带抽泣时，我吻上了他的唇。
颤抖着，痒痒的，带着咸味，也带着甘甜。
我用指尖抚过他漂亮的眉毛。描摹他的眼皮，那里湿热一片。

「谢谢你」

「卡缪，卡缪……」

「让你等太久了，对不起」

伊莱文拼命摇头。好像还想说什么，可呼吸和话语都被呜咽和抽噎取代了。

「谢谢你愿意等我。伊莱文，我爱你」

我说完这句话，眨眼的瞬间，视野忽然旋转，只剩下蓝天，还有天边轻轻摇曳的光。我的背被双臂牢牢环住。被死死抱紧。

「卡缪！」

那力道大得惊人，而且还是勇者的全力，我几乎喘不过气。因为太难受，我也用力抱紧他。紧到生疼。

「我最喜欢你！ 我爱你！」

「我也最喜欢你，爱你——这不是当然的吗！」

我们在耳边大声喊着，鼓膜都震得发麻。紧紧相拥，平衡根本维持不了，一起倒下去，翻滚着。骨头相贴，发出咯吱声。

我把脸从伊莱文结实的胸口抬起来，和他的脸颊撞到一起。

鼻尖相触，那就只能顺势下去了。

「嗯……唔……」

呼吸急促。声音低哑。几乎是在互相啃噬。牙齿相碰，但根本无所谓。比喝水更粗暴、更急切，几乎不顾换气，贪婪地吸吮、纠缠——然后。

「——哇！？」

「——呀！？」

耳边传来清脆的声音。

紧接着，脑袋像是瞬间脱力，我们两个猛地坐了起来，手却紧紧扣在一起。慌慌张张往后退时，脚尖差点踩空，石子掉进了湛蓝的瀑布潭。

我们对视。再低头看看脚边。再一次抬头对视。

然后，终于，忍不住——哈哈大笑起来。

「噗哈哈，啊哈哈哈——！」

「呵呵呵，啊哈，哈哈哈——！」

我们仰面躺下，手脚摊开。深深呼吸。仿佛能吸进整个蓝天。唉——真是的，算了算了……咦，多亏了被吓了一跳，抽噎停下来了，哦，那可真是太好了……

「哈——」

这片蔚蓝的天空仿佛无边无际，连云的那头都能飞过去。实际上，只要想，就能飞向任何地方。我们知道方法，也能去实现。

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，做任何事情，甚至结婚。想到这里，我从心底涌出无法抑制的喜悦、快乐和愉快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躺在旁边的伊莱文也一样，笑了。手掌紧握着，呼吸、心跳、体温和汗水交织在一起，清晰地感受到对方。就在身边，真实地感受到伊莱文。

我想，这就是生活。我们两个人，就这样随着心脏的跳动，活下去。

「嘿……」

鼻尖有点刺痛，为了掩饰，我用空着的右手揉了揉，然后坐了起来。伊莱文抬头看着我。那位美丽的国王光亮的头发，无拘无束地散落在草地和泥土上。

「快，把戒指戴上吧」

伊莱文的眼中，白天也仿佛流星划过。伊莱文也坐了起来，伸出左手。我的戒指紧握在他的手中。

「卡缪，」

我们面对面，把紧握的手抬到胸口高度。伊莱文的手指放松，从下方托住我的手掌，表情变得庄重。

这里不是神圣的教堂，也不是庄严的城堡。伊莱文的发丝里混着草屑，屁股下是泥土，脚踩的是磨旧的结实鞋子。衣服

染上了尘土和泥巴，是旅行的衣服。看到这一切，我很开心。我喜欢这样的伊莱文，也喜欢我们曾经的样子。

「我发誓，终生爱你」

「呜哇，你说什么呢，怪肉麻的」

我扭动身体，伊莱文一边抱怨「认真一点不行嘛」，一边咯咯笑。心里既高兴又发痒，脸红得慌，心里又忐忑又雀跃，但一点也不坏。

我清了清喉咙，端正姿势，直视伊莱文。

「我也发誓。伊莱文，我发誓终生爱你」

伊莱文将细细的戒指套到我左手的无名指上，滑过两个关节，最后稳稳落在根部。

戒指惊人地合适，既不松也不紧，没有任何不适或烦恼感。就像一直属于我一般，自然地落在手上。它闪了闪，像是在自豪又安心地展示着自己，就像伊莱文的左手一样。

终于，我真正用上了它。

「——不过嘛，得等到店铺完全收摊后才能戴上」

我伸出左臂，对着阳光。血色透过手掌，显得微微红润。无名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透出色泽，映在我身上。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

「呵呵……啊，真——美啊……」

真的，美极了。仿佛可以一直看下去。手指轻轻移动，光线在戒面上滑过，折射出七彩光芒。深处的蓝色仿佛融化，柔

和而又浓密。这颜色，我曾见过——白鲸背上飞翔的天空，海底王国，拯救世界那天抬头仰望的天空，旅行中的回忆，还有唯一的妹妹。

「是我的」

伊莱文啊，我的宝物。就在身旁注视我的那双闪亮的眼睛，一直渴望的东西。

「全都是我的」

伊莱文点头，用低沉舒适的声音答道：「对」。

「都是你的。戒指，还有我，全部都是你的」

我们不约而同地贴近脸颊，鼻尖相触，轻轻肩膀颤动，随后静静闭上眼睛。

「好开心」

回想起来，这就是誓约之吻。虽然次数太多，时间太久，但这是卡缪作为盗贼的最后一次「偷盗」。

很久以前梦想得到全世界的宝物……虽未实现，但最终，盗贼卡缪得到了史无前例、独一无二的宝物。可以说，就是为了这个宝物，我成了盗贼。

过去糟糕的生活，没有一件是浪费的。不如说……在遇见你之后，我的人生才算没有徒劳。

「我的愿望，实现了」

「愿望？」

「我希望能和卡缪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愿望」

「喂喂，你说什么呢，以后会更幸福的吧？就我们俩」

「呵呵，对啊！」

于是我们回家。爬下神明岩，回到村里，要向佩露拉伯母报告。还有村里的大家，以及老特奥。我们兴奋得满身泥土，可能会让他们吃惊。今晚想吃佩露拉伯母做的炖菜，如果让她特意做一锅，那就太棒了。还要给玛雅写信。写什么呢？和伊莱文一起想好了再写。今晚，和伊莱文一起躺在床上，虽然狭小拥挤，但没关系。能睡。

我们牵着手，戒指在无名指上闪着只属于我们的色彩。

「我虽然粗鲁，但以后也请多多关照了，搭档！」

——这就是勇者和他的搭档的故事。

他们从此，

过上了永远幸福的生活。

那么，那家店后来怎样了呢？

那家店依旧在原来的地方。店名小得仿佛在光里融化，依旧原样。只是因为没有「店长」，不再经营餐饮。

今日的尤格诺亚依然美丽。宁静而富饶。曾经年轻气盛的躁动潜藏起来，如今披上了大国悠然自得的气息。像深深扎根的大树。街道建成，房屋排列，人们聚集，文化萌芽。有人偶尔来访，如果能共同努力、彼此提升，那是件好事。几年前，店里便开始聚集志向艺术的人们，开起了画室。

有人从小巷跑来，画画、漫步、夜晚小酌、放松。每天有人定期到访，也有人偶尔出现。「能有这样的地方真好」，他们说。大家自发打扫、整理，店旁的花，每周一两次照料一番，成为习惯。带来的面包被年轻的胃袋迅速消灭。店里「推荐的花」一摆放，就能给沉闷的空气和思绪带来一丝治愈。

每月数次举办展览。有人观赏作品，有人购买，也有人怀念这个地方，形形色色。

不久，这些人们将出一本画集。并非盛大的画册，而是志愿者收集的几乎像是爱好的作品。从年轻时期的作品到获奖作，良莠参半，但每件都有深刻回忆。当然，「肉与鱼的野味炖菜」也会收录。那个来自乡村的鲁莽青年的一切，命运，都从这里开始。

忽然，听到小巷里传来脚步声，他脸颊红如苹果，兴奋而忙碌地推开门……

「先生！」

「差不多该开始了」

我从椅子上站起身。自早晨以来一直压抑着的激动和焦躁，终于到了释放的时候。就在这时，号角声响彻高空。

我走出画室，穿过小巷，靠近广场，那里已经成了喧闹的海洋。此时，妻子走到我身边，她的神情也同样激动。

「真开心啊」

「嗯，真的很开心」

每个人都像是为自己而高兴一般，满心喜悦。

经历风雨侵蚀，更显美丽质感的石质阳台上，两位主角并肩走来。喧闹瞬间平息，四周响起轻轻的叹息声。我的妻子身旁，年轻人们目不转睛，沉浸在美景之中。

今天是节日，辉煌而美丽的庆典日。

出现的两人，正如他们共同度过的岁月一般，紧紧依偎在一起，像少年般害羞，脸上染上了红晕。

那双眼睛里，映照着比任何天空都更为清澈的光辉，清澈的蓝色闪烁着两道光芒。

仿佛有人在歌唱，为他们守护。这份守护接连不断地延续着。

突如响起的掌声，扩散到高远的天空。

今天是节日，辉煌而美丽的庆典日——
尤格诺亚国王的结婚纪念日。

Fin.

译者/picOFFee

花了两天时间译完，没怎么润色，因为太期待结局。
也因为语言水平和理解有限，在多处做了意译和增译；
刻意保留了一点翻译腔，希望尽可能表现人物的性格、情感。
*才疏学浅，如果与原文意思有太大出入，请谅解。
读完心里很温暖，像喝了店长的热牛奶，
那股热情、感动，久久不能散去。
店员的代入感也很强。无论是梦想，乡愁，还是人们的善意。
如果店长幸福的话，我会比他先落泪（笑）。
——表达不出太多的感想实在抱歉，我的心暂时无法平静。
不过，我认为正如《MAKAFUKA》中的一句歌词所说：

「どこに行くか」より
比起「要去往何方」
「誰といふか」が今日の景色を決めてゆくから
「和谁在一起」才是决定今天景色的关键

对于跨越定居的恐惧、接受了求婚、
和国王陛下住在王城的店长来说，
一定也是一样的心情。

之后还有两页史料，暂时没有精力翻译，先将原文贴在下面。

(图源为自购，原文有 web 揭载，翻译仅供个人交流学习使用，不作商用，禁止无授权转载，请支持原作者。)

在复兴后的尤格诺亚
开料理店的
卡缪的故事

在遇见你之后，我的人生
才算没有徒劳。

◆あるユグノア史研究者による覺書の記録 〔全集 書簡・手記より抜粹〕

ユグノア史を語る上で、それ以前の時代から大きく断絶された、「間に覆われし十六年」と、その後再び歴史が紡がれ始めた再生期を無視することは出来ない。

再生期は、まさに輝きと癪の時代である。一度は朽ちたユグノアが、再び大國としてロトゼタシアに深く根を張ったのは、イレブン王の盡力の賜といえる。

王は争いを好まず、穏やかで豊かな治世を行つた。各国との關係も良好であつた。定期的に開催されていた大国会議は、終始和やかな雰囲氣であつたことが

シャル女王の手記にて窺える(「クレイモラン女王・シャルの功績」)。この時代の大国会議が、現在の国際会議の雛形となつた。またサマディー国の馬レース出場記録に、イレブン王の名が残つてゐるなせ、交流も盛んであつた(「サマディー馬レース記録」)。

◆ ◆ ◆

「カミュ」は現在も研究者の興味を惹いてならない。イレブン王を支え、共にユグノアを再生させた功績は大きいが、残されている肖像画はごく僅かであり、

その経歴は未だ明らかでなく謎が多い。

ただ「ユグノア王・イレブンの日記」から
は、彼に對するイレブン王の信頼と愛
情の深さが窺え、二人の仲睦まじいエピ
ソードは、この国にて今日まで廣く親し
まれてゐる通りである。



芸術が花開くのはこれより後の時代で
あるが、アトリエ“運命”はこの時代の
ものだ。新ユグノア期最古のものである
この場所は、料理店として建設されたも
のを轉用したことが分かつてゐる。後に
通稱“路地裏のサロン”として愛される
場所だ。当時の素朴かつ生き生きとした

スケツチが、在りし日の姿を現在に傳え
る。（国立美術館・別棟資料館にて展示）
後に訪れる「ユグノア芸術開花期」へ
の布石と言うにはささやかな存在である
が、しかしそのささやかな種が、やがて
後世へと續く芽吹きの一つにはなつたと
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。

先日、ある家屋の屋根裏部屋から、青
年期のイレブン王それから「カミュ」と
思われる人物のスケツチが発見された。
保存状態は芳しくないが、統治時代のご
く初期のものと推測される。当時の国民
からの支持の厚さを示す發見であつた。

復興後ユグノアで料理店してたカミュくんの話



令和二年十月四日

アンペア／ひるい（へぬばこ）

pixivID:1895920

印刷所 BRO'S

選択式アンケートフォームです。よろしければ→

原作・版権元・実際の事件や事象とは一切関係ござ
いません。

無断転送や複製はお止め下さい。ネットオークショ
ンへの出品等、一般の方の目に付く可能性のある行為
もお止め下さいますよう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。

この度はお手に取って頂き誠に有難う御座いました。
至らない点も多くあるかと思われますが、少しでも楽
しんで頂けたら幸いです。主カミュとロトゼタシアが
いつまでも平和で健やかでありますように。



力 料理 復讐
三 2 店 後
く シ て づ
つ し て づ
語 口 や
立 ふ や
て て

いオレの人生、無駄なことなんて、
いつもなかつたんだ。